



READERS

读者®

■ 地球上的王家庄 ■ 父亲南怀瑾 ■ 回娘家 ■ 中国古代的定都哲学



ISSN 1005-1805



24>



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读者》

2015·2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605 期 十二月下

不靠此维生

●明前茶

在成都的送仙桥古玩市场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谭代明的工作室占据着小小一隅。她每天下午1点钟之后便守在这里，坚守着“瓷胎竹编”这种古老技艺。简单说来，她需要在小巧的瓷茶具上，用邛崃山上的慈竹竹丝，编织起一个有花纹的竹丝罩子，紧密贴合茶具，就好像瓷器的骨架上长出的皮肤与血肉一样，从而让天府之国过日子的细腻韵味，转化到茶壶、公道杯和茶杯上，使人一握便知幽凉肌理。

去见谭阿姨，惊讶于一个中年女性的耐心可以磨砺成这样：不但可以将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竹丝均匀编织于胎器之上，而且不用一滴胶水，完全靠竹丝互相穿插产生的张力，让竹丝铺就的细腻花纹从

白瓷胎上长出，两者互为肉中骨、骨中肉。更让我惊讶的是，她那种从容静穆的气度——每次从100斤慈竹中耐心抽出8两竹丝。

谭阿姨解释，当年传艺师傅的绝活，唯有她完美地传承下来：“因为我并不以此为唯一的谋生手段。为了维持生活，降低要求去走量，这是大忌。我宁可做点别的营生来养活我的手艺。我开过茶馆，开过面馆，卖过汤圆，看上去时间少了，我却得以跳开一段距离，静静思量，我还可能编结出怎样的竹编、怎样的美。”

撇去谋生的潮水，能露出峥嵘的，才是你离不了的挚爱。 *

(阿门摘自《今晚报》2015年10月7日)



《春天》雷尼·马格利特绘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霞
编辑 贾真 孙烈举
蔡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颉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焦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24期

文苑

【卷首语】	1 / 不靠此维生	明前茶
【文苑】	4 /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13 / 神秘的雕刻家	简媜
	33 / 春潭	罗伯特·弗罗斯特
	36 / 短歌集	钟立风
	42 / 与人分享的爱情	王菁野
	66 / 松明照亮的夜晚	周华诚

原创精品

【原创精品】	68 / 更衣记	曾少令
人物		
【人物】	16 / 父亲南怀瑾	南一鹏
名人轶事	7 / 取与之间	陆其国
	15 / 郑振铎炒股	龙振昱

社会

【杂谈随感】	24 / 我们能从不幸里学到什么	冉云飞
	56 / 关于“上厕所”的那点事儿	高晓松
	64 / 被知识拯救的生命	吴晓波
	70 / 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	阿伦·拉奥 皮埃罗·斯加鲁菲

话题

【话题】	44 / 中国孩子的教养危机	卢璐
------	----------------	----

社会之窗

【社会之窗】	62 / 尊重人性，制度才有意义	雾满拦江
--------	------------------	------

人生

【人世间】	10 / 母亲的园子	颜歌
	40 / 回娘家	蔡怡
【人生之旅】	8 / 谜一样的人生	袁枚
	26 / 可我还是想做个好人	抽风手戴老湿
	58 / 寻找薇薇安	假装在纽约

两代之间

【两代之间】	14 / 大小姐	侯文咏
--------	----------	-----

20 / 因为爸妈只有你

杨熹文

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	53 / 你在哪里	蔡澜
--------	-----------	----

54 / 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正经婵儿

生活

【心理人生】	22 / 一流的客人	子沫
	37 / 加薪	艾瑞里

理财

【理财】	65 / 理财来自金星，投资来自火星	崔鹏
------	--------------------	----



首届国家期刊奖



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



第三、四届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读者》微信 [duzheweixin](#)《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生活

【经营之道】 18 / 只卖一本书 流念珠

【乐活】 60 / 机场里的小旅行 邓娟

【生活之友】 23 / 人生赢家的“十项全能” 游识猷

61 / 哪儿有阴影，哪儿就有Wi-Fi 宝谷

文明

【在海外】 32 / 在丹麦聆听“叶特尔法则” 高荣伟

43 / 七种颜色的伦敦火车站 头发乱了

【他山石】 46 / 悲剧带来的惊喜结局 罗惠月

【科海览胜】 57 / 冥王星知多少 谢勋

【历史一页】 30 / 一封信的力量 习骅

【文化茶座】 34 / 欧洲的王室为何能存续千百年 俞天任

50 / 中国古代的定都哲学 押沙龙

悦读

【幽默小品】 52 /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里柯克

【言论】 19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8 / 如果去掉手机…… Eric Pickersgill

【话与画】 48 / 人生的意义 Parag Salvi

点滴

【意林】 55 / 空船 蔡志忠

55 / 以人为鉴 王鼎钧

55 / 同一个原因 安东尼·德·梅勒

55 / 我不教他谁教他 保罗·科埃略

【点滴】 9 / 真正让人受辱的，只有德行 马德

13 / 微书摘

25 / 新词

47 / 谦逊之道 亦舒

63 / 最动人的沉默 辉姑娘

67 / 智禁手杖 夏生荷

69 / 追求爱与美 李银河

互动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2)

艺术

【封面】 听风(摄影作品)



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只，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识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在原地待上一分钟。我数过一次，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成了一百零二只。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子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的只数。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

子。我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宽阔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长满了水韭菜。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

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在黑咕隆咚的夜色中和那些远方的星星待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片星空。看到关键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感，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宇宙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父亲还从县城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把它贴在堂屋的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在世界地图上一览无遗。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它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外弧线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完地图，我们就一起离开了我家。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年龄段很自然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开始讨论。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这个地方？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第二，这一点是王爱国提出来的，他说：“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

呢？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已经开始担忧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深切的关注。当然，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心情才格外沉重。还是王爱国首先打破沉默，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害怕的问题。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夜里，一脚下去，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那个深渊无疑是一个无底洞，这就是说，我们掉下去之后，既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一直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恐惧，无边的恐惧，无止境的恐惧。因为恐惧，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国的话立即受到了质疑。王爱贫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尽头并不是在陆地，而是在海洋，我们是不会走到那里去的。”王爱贫补充说：“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

王爱贫言之有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形势相当严峻，可以说危在旦夕。是啊，如果我们坐的是船呢？永远坠落的将不只是我们，还得加上一条小舢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几个岁数

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说实话，我们已经不敢再听了。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王爱贫没有正面反击王爱国，而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这是不可能的。”王爱国说：“为什么不可能？”王爱贫笑了笑，说：“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请问，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并没有插上翅膀，并没有咆哮而去，安静得像口井。我们看到了希望，安下心来。我们坚信，有水在，就有我们在。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了世界，我们都一起看着王爱贫，心中充满爱戴与尊敬。他为这个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我还是有疑问——在大西洋的边缘，满世界的水怎么就没有淌走呢？究竟是什么力量维护了大西洋？我突然想起世界地图。可以肯定，世界最初的形状一定还是正正方方的，大西洋的边沿原来肯定是直线。地图上的巨大外弧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是被海水撑的：像一张弓，弯过来了，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崩溃的危险。然而，它终究没有崩溃。这是一种奇异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不敢承认的力量。然而，是一种存在的力量。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大西洋的边沿一旦决口了，海水会像天上的流星一样，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水都是手拉手的，它们只认识缺口，满世界的水都会被缺口吸光，我们王家庄鲤鱼河的水也会奔涌而去。到那时，神秘的河床无疑会袒露在我们的面前，河床上到处都是水草、鱼虾、



蟹、河蚌、黄鳝、船、鸭子，也许我们家的码头上还会出现我去年掉进河里的五分钱硬币。可是，五分钱能把满世界的水重新买回来吗？

用不了两天，这个世界就臭气熏天了。我傻在那里，我的心像夏夜里的宇宙，一颗星就是一个窟窿。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感，找到答案。

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满天的星光交相辉映，全世界只剩下我和父亲。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没有了反光，手电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里，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我对着父亲的方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它们全力以赴地吃，全力以赴地喝，完全不理睬我内心的担忧。乌金荡的水把天上的阳光反射回来了，照耀在我的身上。我承认我有点恐惧，因为我在水里，在船上。我非常担心乌金荡的水流起来，我担心它们

向着远方不要命地奔流。对于水，我是知道的，它们一旦流动起来，眨眼的工夫就会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黄鳝，你怎么用力都抓不住它。最后，你只能看着它们远去，两手空空。

一切都是世界地图闹的。可是我不打算抱怨世界地图什么。即使没有那张该死的地图，世界该是什么样一定还是什么样。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我甚至恨起了我的父亲，人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你不问不管，却去操宇宙的那份心做什么？

然而，危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诱惑力的。它使我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想象。我的思绪沿着乌金荡的水面疯狂地向前逼近，风驰电掣，一直来到了大西洋。大西洋很大，比乌金荡和大纵湖还要大，突然，海水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笔直地俯冲下去。这时候你当然渴望变成一只鸟，你沿着大西洋的剖面，也就是世界的边缘垂直而下，你看见了带鱼、梭子蟹、海豚、剑吻鲨、乌贼、海鳗……它们在大西洋的深处很自得地沉浮。它们游弋在世界的边缘，企图冲出去。可是，世界的边缘挡住了它们，冲进来的鱼“当”的一下，被反弹回来了，就像教室里的麻雀被玻璃反弹回去一样。基于此，我发现，世界的边缘一定是被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固定住的。这种物质像玻璃一样透明，一样密不透风。可以肯定，这种物质是冰，是冰挡住了海水的出路，是冰保持了世界的稳固格局。

我拿起竹篙，一把拍在了水面上。水面上“啪”的一声，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窜，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

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满怀斗志，满怀激情，就是找不到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我是第二天下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第二生产队失去了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两位社员没有把我交给父亲，而是直接把我交给了队长。队长伸出一只手，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并给所有的人点烟。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父亲的手很白，冰凉。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我倒地之后，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天明摘自明天出版社《最佳中国少年文学读本》一书，李晓林图)



取与之间

● 陆其国

提起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爱国学生领袖，人们多记得傅斯年、罗家伦等，知晓段书诒的则不多。这也难怪，前者当年或扛举大旗，或呼口号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万众瞩目，后来又都成为著名学者：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罗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皆为一方才俊。反观段书诒，用罗家伦的话说，“‘五四’那天，书诒虽然参加，却不是主动的分子”。况且段既不注重考学位，也不著书立说。尤其是他英年早逝，留下的人生故事也有限。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知段书诒者，莫若傅斯年、罗家伦也。

“书诒是天下才。”这是傅斯年对段书诒的评价。罗家伦说：“书诒决非干（枯）燥无味的人，而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们服他，不只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还因为他的真挚热忱，何况他有高超绝俗的人格，有这种伟大人格的人，是不会对不起事、对不住人的！”当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捕，眼见“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概、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不久后，段书诒也因此“由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扩大了‘五四’的号召”。

不过傅斯年、罗家伦最钦佩段书诒的，还是后者在“取与之间”所凸显的亮点。罗家伦说，五四运动使他们名声在外，后来“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再图报国”。之后他们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赴欧美留学。段书诒学成回国，即投身于国民革命工作，直至北伐成功。后来“他（段书诒）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正当抗战时期，这机关的节省和效率，可以做各机关的模范，是大家所公认的”。比如编制明明可进120人，段书诒

只用60多人。有人质问，他回答：“老百姓太苦了。”言下之意，缩编省钱，把钱用来为老百姓办事。据罗家伦回忆，段书诒有两次出任某部部长的机会，都被段坚决辞谢。家伦问其原因，段书诒说：“干政治就得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上班。”在罗家伦眼里，这就是段书诒在取与之间所凸显的铮铮风骨。说起段在取与之间的一丝不苟，罗家伦还回忆起段书诒在1947年春夏之交，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段因积劳成疾，住进中央医院，他本可以住高级病房，但他只肯住三等病房。罗家伦出于对挚友的关爱，准备了一点钱送到段家，请他夫人给他买些营养品，并叮嘱她千万别告诉段。结果，“他（段）贤德的夫人坚辞不收，经我以我和书诒三十年的友谊来压迫她，她（把钱）留下来了。不想，她告诉了书诒，书诒又固执地要她退回”。最后，他夫人还是把钱送还给罗家伦。罗家伦感慨道：“书诒对我们生死之交的朋友，取与之间，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而一旦当段知道有“穷朋友”经济困难，只要有能力，他常常慷慨地接济他们。更令人闻之动容的是，1948年12月，段书诒于昏迷中被救醒，知道医生给他用了氧气，而那时氧气多要外汇购买，他便吃力地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

什么可取，什么该与——诚如罗家伦指出的，真正懂得取与之间原则的人，是伟大的。

（孤山夜雨摘自《新民晚报》
2015年10月15日，李晨图）





20多年前，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研究生的袁艾程为完成论文《人类的忏悔心理》，突发奇想，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则小广告，征集临终遗言。没想到有一天竟收到一封意外的来信……

亲爱的广告刊登人：

你好。不管你是何许人也，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必须事先声明：我是个多年不和任何人交往的人，除了自己的宠物，也已经不习惯和别人说话了。我的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依我的脾气和习惯，我从不会把自己的生活与任何人分享。我生前只想悄无声息地活着，死后更想安静地消失。

但是你的小广告竟然让我有了不同的想法，这可真是个奇迹。我就要离开居住了80多年的地球了，我想，矜持和固执已见于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意义重大了。此刻，我只是一个相貌平庸甚至丑陋的老妇人。你说得不错，一个人临死之前很可能有话想说，但又不能说，我也不例外。让我放心的是，你那匿名的建议不会让人知道我到底是谁，除了无效的猜测。让它成为一个谜，正是我所希望的。

这封信是我口述，由我的女佣，也是我终生的朋友吉丽尔为我打字完成的。在即将离开人世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我对自己荒废的一生很不满意，它不值一提。我这一生做了两个无法挽回的错误选择，它们成了折磨我后半生每一天的致命遗憾，这也是我在最当红的时候选择息影和隐居的原因。

我犯的第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为名利所蛊惑。我没有听从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的请求，结果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他过早离世。我用后半生远离一切名利和过苦行僧般的生活来惩罚自己。我恨一切问我息影原因的人，我怎么能允许自己在这个比我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上被如此利用去娱乐他人呢？这也是我后来拒绝与所有人来往的原因。过去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有人不解我为什么会毫无留恋地

离开银幕，说我是白白浪费了举世无双的魅力和美丽（我真希望他们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而这些都是别人的想法，与我无关。这也正说明，没有一个人是了解我的。对我来说，爱的丧失重于一切；与其相比，一切辉煌、名声和财富都只是尘土。我唯一爱过的人过早逝去之后，我的世界已经从内部坍塌，太深的悔恨和愧疚让我决定终身不嫁，了此一生。息影前，我就已经知道，我今生不可能再对任何人产生爱情，即使有，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地会以失败告终。

我前半生犯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就是忘记了自身的本性，竟然同意去演喜剧。我从小只熟悉孤独，幸福总会让我恐惧，我也从来没有习惯过它，我注定是为演悲剧而生的。但是我后来违背了本性，所以遭遇惨败。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轻率和虚妄。人无法抗拒命运。别人能做的事，我去做就是受罪，就是致命的陷阱。

我是个极度敏感和渴求尊严的人，而这两个致命的选择让我感到深深的懊悔，所以我只能用隐居来抵挡任何可能的外来伤害，这也是我惩罚自己的方式。

我隐居纽约几十年，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看见我。我很少与人来往，也从不接电话，只想安静地度过

余生。幸运的是，我的女佣吉丽尔和鹦鹉谢尔盖陪伴了我后半生的每一天。但更多的时间我爱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那里是我绝对的私人世界。

我们总会在黄昏时去不远的中央公园散步。吉丽尔会帮我变换墨镜和头巾的颜色，以免被人认出。但有一次吉丽尔病了，我只能一个人外出散步，有个记者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拍了好几张照片。两天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它们，大标题令人触目惊心。照片里那个头发被风吹得凌乱的老女人皮肤松弛、身体干瘦，与人们记忆中那张曾被描述为“达到人类进化极致的脸”相比，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可那张衰老的脸却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快



谜一样的人生

●袁艾程

真正让人受辱的，只有德行

●马 德

三国时，有个人叫袁涣。有次吕布让他写信骂刘备，袁涣不骂。吕布再三强迫他，他还是不骂。吕布急了，拿着兵器威胁袁涣说：“你要是不骂，我就杀了你。”

这句恐吓的话，《三国志》里是这么写的：“为之则生，不为则死。”在这样的威逼面前，袁涣还是不骂，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神色。

对此，袁涣是这么解释的：“这个世界上，真正可以让人受辱的，只有德行。德行不足，才使人感到羞耻，我还

没听说过骂人可以让人受辱的呢。更何况，如果刘备是个君子，他不会感到耻辱；如果刘备是个小人，他非但不感到耻辱，还会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你。”

当然了，真正把吕布说服的还是最后这句话：“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意思是，今天我伺候你的时候骂刘备，明天我要是去伺候刘备时回骂你，你觉得这样好吗？袁涣这招效果明显，以至“布惭而止”。

（芊 芊摘）



感，那是对自己复仇的快感。像我这样一个内心少有幸福感的人，只在乎生活里懂我、爱我的人，而当世界上唯一懂我、爱我的人离开了，我的生活和容貌就没任何意义了——我还会在乎什么吗？

我冥顽守旧，不能接受现代人做的很多事。我每天读书、散步、抽烟、回忆、思考，随心所欲地幻想、睡觉，也做各种琐碎而俗不可耐的事，比如买烟、采购食品、给鹦鹉喂食。我过去的积蓄使我隐居后不必太为衣食犯愁，但也与奢侈不沾边。好在我从小就习惯了贫穷，对物质要求不高。如果说我的隐居生活和修道院里的生活很相似，真的并不为过。我每天散步必穿的那件深灰色风衣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物件，下摆早已磨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它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从未想过要换掉它。

两个星期前，在吉丽尔为我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她就因为肺炎住院，再也没有回来，她竟然先我而去了！谁能告诉我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吗？绝对没有了。

好了，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些，把它们说出来让我轻松了不少。不过，最后我很想抱歉地问一句，你真的相信我的生活里有吉丽尔这个人吗？不，

我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女佣，吉丽尔只存在于我的幻想里。事实是，我完完全全是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到了今天。但我又一直幻想能有这样一个人陪伴我——这很矛盾，是不是？我很小就喜欢独自坐在窗前，在脑海中把眼睛看见的一切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变成美丽而神秘的存在。吉丽尔就是我，我就是吉丽尔。

我倦了，很庆幸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希望我死后能在另一个世界见到我的爱人和那些真正在乎我的人。上帝的作用就是给人以幻想的空间，并让人因此得到安慰。在他面前，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始终是一个自卑、敏感、极度怕羞的丑小鸭，一个小时就喜欢独处，并无边无际地疯狂幻想的孤独小女孩。现在，那个小女孩该回去了。

别了，我不想再继续逗留的人间。

没错，写信人就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瑞典冰山美人葛丽泰·嘉宝，她曾是好莱坞谜一般的存在，直到临终也尽力保持她的神秘，这封匿名的珍贵来信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告别信。

（梁衍军摘自新星出版社《不说，就真来不及了》一书）





吴秋实和母亲邱娅在家中合练一曲

母亲的园子

● 颜歌

医生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现在没什么办法医治，也不能吃药。”那是1994年，秋实7岁，刚刚上小学，邱娅带着他从华西医院走出来，马路上人声鼎沸。

邱娅知道，从那一天起，秋实不再是小神童或者小歌星了——他确凿无误地成了一个特殊的孩子，而她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更不一般的母亲。

二十多年过去了，邱娅回想起儿子秋实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前的那几年，感觉已经遥远得像一个梦：是的，他们是那么疲劳而迷茫；是的，他们是那样担心秋实是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的，他们不惜一切地想要让秋实成为一个“规范的孩子”——好在，他们还能随时听到秋实的歌声。

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一听到音乐声，邱娅总能想起年幼的秋实鼓着小脸唱歌的样子。不管是多难的歌，秋实听一听就会了，张开嘴就能唱出来，吐字清楚、声音洪亮。

“他很乖，很会唱歌，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啊。”她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去问医生。

那一年，秋实才上小学，这本来草木风华的世界对他而言却变得格外狰狞。老师们说：“这个孩子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吧，留在这拖后腿，全班的平均成绩都要降一降，我们怎么交差啊？”其他的孩子更是把他当成了受气包，下课了或放学以后，蜂拥跟在他后面，笑他、骂他，甚至扔东西打他。

邱娅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不能把秋实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把他送到那去，跟养个小动物有什么区别？他是人，虽然特殊一点，却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坚信这一点。

她和丈夫到学校去，一次次跟老师沟通，解释秋实的情况，并做出各种保证。终于，秋实留在了普通的小学里，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一起学习。

那一年，为了给秋实治病，邱娅请了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他弹琴。他们惊喜地发现，秋实坐到钢琴前面，抬起头来，就像回到了童年。他随着音乐，跟着节奏，移动着双手，像天才一般。

“这孩子弹琴太有天分了！”音乐老师赞叹道。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生活里，终于闪现出一点亮光。

“不管怎样，都要让秋实好好学琴。”邱娅做了决定。

就这样，秋实过上了双重的生活：在学校里，他是个孤独迟钝的学生，坐在课堂上，站在操场边，像个永远无法融入集体的局外人；在家，坐到钢琴前面，他成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宠儿，他欢笑着，弹奏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当然了，不管在哪里，都有母亲为他护航。学校的功课母亲和他一起学，一遍遍，一次次，翻过来倒过去地教他——他往往只能硬记下来，换一个说法，又不会了。但是没关系，母亲说我们再来，总是可以学会的。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也有跌跌撞撞的时候。那些写在书上、记在纸上的乐理知识真像天书一样，于是邱娅自己先看、先理解，嚼烂了、理顺了，再一点点“喂”给



秋实。

这样的日子说起来似乎艰难，但每次邱娅回想起来总要忍不住露出微笑：因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既是母子，又是师生，更是战友。秋实从小学一点点读下来，竟然读到了毕业；弹琴就进步得更快了，学了4年，就考到了钢琴九级。

2001年，秋实小学毕业，邱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他去四川省音乐学校考钢琴专业。秋实坐在教室里，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学校的老师又惊又喜，反过来责怪邱娅：“这么优秀的孩子，你们家长怎么还说他有问题呢？这孩子太好了！我们一定要！”

邱娅笑着不说话，她心里既欣慰，又苦涩。14岁的秋实，长得高大结实，弹起钢琴来浑身就像在发光。只有邱娅才知道，秋实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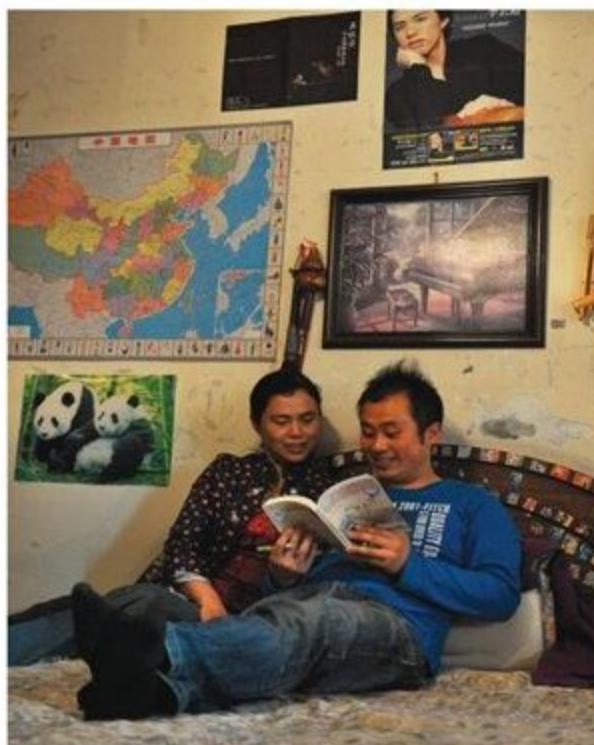
三

但是秋实必须走出去，不能成为一个被关在家里的人。邱娅太清楚这一点了。外面的世界就像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有太多的陷阱，邱娅只能走在前面，一步步、一寸寸，前思后想，都替秋实考虑好。

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千万不能左看右看，也不能随便盯着人家看，更不能有不好的肢体动作，怎么开门，怎么坐，怎么让别人过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却成了秋实必须攻克的难题。甚至包括上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事情，邱娅都要一遍遍仔仔细细地提醒儿子，有时候甚至严厉

到不近情理。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秋实也就是十几岁，有一天跟她出去逛街，中途想上厕所。母子俩走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公厕，秋实也是着急了，看也不看就一头冲进去，结果走错了厕所。卫生间里的几个女人一阵尖叫，秋实也被吓得退了出来，她自己更是脑子里嗡地一下，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巴掌打得秋实整个人都晃了晃，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路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惊地看着他们。



吴秋实每天都要给母亲邱娅讲故事。由于理解能力有限，秋实阅读的几乎都是小学四五年的书籍

邱娅知道其他人不可能理解，但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用尽全力去打秋实这一巴掌，他只有痛，才能记住，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么多年来，邱娅已经习惯了充当着他的眼睛、适应着他的世界，思考着常人不会思考的问题。

从小到大，秋实都是被欺负的对象，到了艺校中专班变本加

厉。

班上有个特别调皮的女生，被叫作“大姐大”。有一天，“大姐大”伙同班上的一群人把秋实按在地上，拿着剪刀把秋实的头发“嚓嚓嚓”剪得乱七八糟。

班主任又气又怒，打电话把邱娅叫到了学校，不住地道歉，并把“大姐大”带到她面前，让她随便处置。

当时，秋实也在办公室里。邱娅永远都无法忘记他那时的样子：他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头皮上青一块、白一块，像“文革”时候的阴阳头。她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在颤抖，老师在旁边说：“你看你看……太对不起了，你说要怎么办吧！这个学生，停课、处分、开除，都没问题！”

“大姐大”吓坏了，脸上全是眼泪，一句话都不敢说。就在这个时候，邱娅听到儿子说：“算了吧，她也不是故意的……”满屋子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秋实抬起头来，脸上却是笑眯眯的，他慢慢地说：“没事，不要罚她，她又不是故意的。”

那一天，邱娅不但原谅了那个剪掉儿子头发的女生，她还发现了秋实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涅槃重生：他笑着，变得那么豁达。那一瞬间，她真的感觉到了秋实这孩子的“特殊”，他的确是个不一般的儿子，他的心里有太多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方。

多少年来，邱娅忍着、看着、思考着、照顾着、教育着，一次次一遍遍，只希望秋实能学会坚强、容忍，在这个世界上过尽量普通的生活。



四

虽然在读书上学的路上磕磕绊绊，但在音乐的世界里，秋实却受到了上天的宠爱。秋实的琴声感动了同学和老师，也感动了很多其他的人。他去参加比赛，全国少年儿童艺术节、中日韩国国际少儿艺术展示大赛、全国首届特殊艺术大赛……获奖无数。

秋实的名声随着他的音乐传了出去：他不但琴技卓越，并且还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少年。全国上下各路媒体蜂拥而至，采访、表演、录节目，让母子俩应接不暇。

那些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的人，被秋实的琴声打动的人，纷纷打来电话或登门拜访，希望能帮助这一家人。西南民族大学破格录取了秋实作为进修生。更有演艺公司的人表示，愿意包装秋实，请他去演出，帮他出名，甚至赚大钱。

邱娅不为所动。她想得很清楚：别人可以被你的故事感动一次、两次，但第三次呢？在电视上，她看到过太多身患残疾又有天分的孩子，每一次，人们都给予他们掌声、热泪，甚至捐款，但之后再无下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用“自闭症钢琴家”的故事来包装秋实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们不愿意去赚取别人的同情。”她平静地说。

秋实很争气。在民大读书的同时，就争取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一位热情的老师联系了邱娅，请她一定考虑带秋实去加拿大念音乐专业。“所有费用全免，而且，国外这边艺术氛围更浓，还有专门针对

自闭症患者的治疗机构。”这位老师在电话里说。这一次，邱娅真的动心了。她认认真真想了十几天，并且和家人、朋友、领导商量，让她更加感动的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她，并且热心地给她提供各种帮助：帮她筹集路费，给她找到了一个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单位允许她办理停薪留职。

邱娅的心跳了起来。只要她愿意和秋实去加拿大，陪他学音乐，陪他演出，照料他，支持他，或许，秋实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音乐家……



吴秋实给听众带去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沉浸在深情的乐曲之中

邱娅想了很多遍，终于还是对大洋彼岸的老师说了“不”。在海的那边，或许秋实真的可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真的会出名，赚到很多钱。但这些，最终会消耗掉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本来就薄弱的生活能力更加无法得到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症会不断加剧，而他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废人，那时，名气有什么用？钱又有什么用？“我更愿意

秋实成为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劳动，过着普通的生活，快乐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她顿了顿，“知足者常乐。”

五

现在，一周有三天，秋实都在华阳的一所幼儿园工作。每一天，小朋友们都是在音乐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而秋实，就是这些孩子的音乐老师；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乐队，每周固定地和乐队一起排练、演出；他还是海星合唱团的一名钢琴师……秋实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而邱娅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参与到自闭症协会的公益事业中。为了让更多自闭症患者的家庭见到曙光，她组织活动、举办家长培训和讲座。除了儿子秋实，她心里还记挂着别的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情况和困难，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秋实真是很幸运，”邱娅感慨，“走到现在这样，真是不容易，我们一家人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和关心。我常常对秋实说，要记得人家对我们的好，要感恩，要尽量地去回报这些人，回报社会。”

二十几年里，邱娅一家人悲痛过、犹豫过，甚至绝望过，但是一点点、一天天地，秋实在母亲的园子里终于成长为一棵大树。他伸展着枝丫，绿意蓬勃，终于也可以把自己得到的温暖、关怀，还有爱，奉献给那些更小的、更需要关心的孩子。

（赵颖摘自《四川文学》2015年第7期，本刊有删节，肖雨杨摄）

想不透自己为何喜欢花花草草，更想不透为何爱那些落花枯叶。如果含苞的花朵象征青春，那么地上泥里的花叶，即是老年，像人生。我也许是喜欢这一点灵犀相通。

在我的书页里常夹着叶子，它们不是枯了就是被虫蛀了，没有一片是完好的。而我深爱着它们，爱那一份饱尝风霜摧折却尽力维持的生之尊严。岁月的轮痕太快也太深，叶片的筋骨在被啃噬之后依旧以它最原始的图案展露，始终没有放弃去拼凑那仅存的可怜的脉络，仍旧忠实地守护大地母亲赐予它的身躯发肤，守护它的生命。虽是残缺，但这残缺是它最令人感动的美。

谁是那神秘的雕刻家，竟用万物的身体，一次又一次，练习一个草写的“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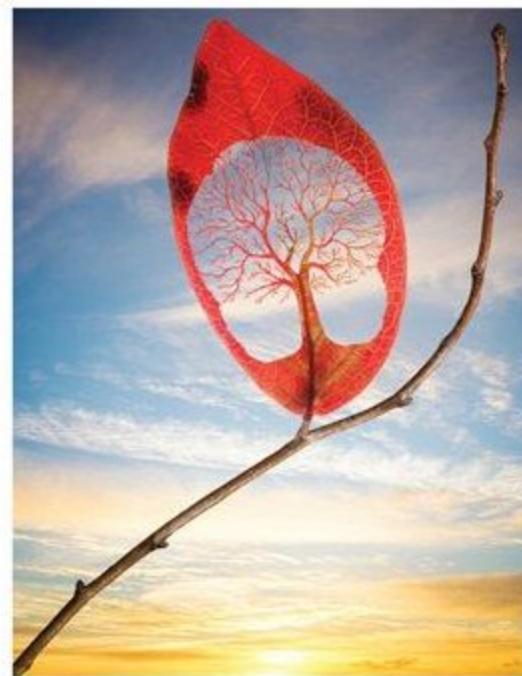
生命可以有不同的姿态，但同样是航行于真理之海。万物各有其迷人的韵律，而终究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演算一个相同的定

人就是这样，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就算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

——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

在世人中间不愿渴死的人，必须学会从一切杯子里痛饮；在世人中间要保持清洁的人，必须懂得用脏水也可以洗身。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神秘的雕刻家

●简 娴

理。每张证明的纸上，都写着同样的答案：一个最初和一个最后的坐标点，都是线段。

只不过有人两三笔便推出了结果，而有人硬是不肯歇止，希望算成射线。

我尊敬那些不死心的人，他们敢于去争。敢在日常生活中吵些鸡毛蒜皮的不算什么，敢和生命讨价还价的才了不起。

就像我所珍爱的叶片，每当面对它时，我仿佛听到在某个冷秋，那叶子用每一寸绿肉去与季节争吵，甚至与冬天商量，到最后，那刽子手只好暗中动手，把叶的肉体强啃成一个句点，那是死的标志。

而叶也有傲骨，还以残骸拼它的名字。我始终晓得它隶属于哪棵树，那是它的生之尊严。

当我惊觉自己被莫名的绳子捆得死紧，几乎逼我要画了押时，我才想起那片残缺的叶子。如果这么容易便把自己交出去，我如何对得起生命？

于是，谁是那神秘的雕刻家已不重要，当他满头大汗，还在我的身上舞着笨拙的钝刀时，我已再生。

（丁香清幽摘自重庆出版社《烟波蓝》一书，东方IC供图）

微书摘

我们性格里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永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林黛玉带着不妥协的坚持死去，薛宝钗因懂得圆融跟现世妥协而活下来。我们在内有自我的坚持，在外又能与人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间平衡，真是大智慧。

——蒋勋《蒋勋细说红楼梦》

不要在庄重、博学的人当中说卑鄙、轻浮的事，也不要在无

知的人当中谈论非常艰涩的问题，更不要说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与胜过自己或与自己相仿的人交谈时，话不要过多。如果有两个人在一起争辩，不要随便加入其中一方。不要固执己见，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站到多数人一边。

——华盛顿《言谈举止之道》

这便是爱情：大概是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李碧华《胭脂扣》



这年头，很多人都羡慕出生在有钱家庭里的人。不过就算出身名门，也有缺钱的时候。以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出身于上市企业家庭的朋友告诉我的。

从小上学我就有司机接送，平时读书有家庭教师，学钢琴、学英文、学游泳、学书法都有家教，家里还有各式各样帮佣的人。我本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有钱”使得我和其他同学格格不入，明明别人走路上学，我们家司机非得开着又笨又大的奔驰车接送我。每次离校门口远的，我就吵着要下车。司机拿我没办法，让我下车之后他仍然站在那里，直到我走进校门才肯离开。

每次我向母亲抗议，她就说：“这也是为你好啊，谁不晓得你家里有钱？绑匪不绑架你，绑架谁？”我渐渐长大，愈来愈不喜欢这样的背景。有一次，我

口无遮拦地说：“你开口闭口就是钱，难道除了钱，你就看不到别的了吗？”母亲更生气了，骂我说：“你凭什么讲这种话呢？你这个大小姐学英文、学钢琴、学游泳、学书法、买衣服、坐车……哪一样不用钱？”我回嘴

再给我零用钱，让我尝尝没有钱的滋味。

我受不了，跑去找父亲要钱。没想到父亲没给我钱，反而劝我向母亲道歉。我当然不肯道歉，于是动脑筋，开始自己打工赚钱。

我最先是做钢琴家教，收了几个国小学生，每天在家里教琴。教了不到一个月，学生通通被母亲赶走了。

我抗议：“这也是我的家，你凭什么赶走我的学生？”“笑死人了，你们赵家在台湾有那么大的事业，你却在家里收学生打工赚钱，这事情传出去，你叫你爸爸脸往哪里搁？”我噘了噘嘴，心想：你不让我在家里教，我到外面去教就是了。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当家教的机会，瞒着家人，每个礼拜二晚上，到学生家里去教钢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告诉学生家长我在大学念书，自己打工赚学费。教了两

大小姐

●侯文咏

道：“你说我是大小姐？你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当大小姐？我有选择权吗？钱钱钱钱钱，你只会说钱……我恨钱！”母亲更生气了，睁大了眼睛说：“你再说一遍！”

“我——恨——钱！”我果断地又说了一遍。

那次冲突之后，母亲决定不





郑振铎炒股

◎龙振星

1942年6月，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使得中国政局动荡，经济也遭受重创。由于物质匮乏，满目疮痍的中国物价逐日飞涨。如何赚钱维持生计，成了国人心中的头等大事。

处于象牙塔中的文人，也感知到了这种“生之艰”。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妻子高君箴，有次买菜回家，发现忘了买丈夫最爱吃的莲藕，待到转回市场时，价格已经翻了一倍。那晚有朋友造访，谈及当时的形势，郑振铎对朋友说：“太可怕了，今后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朋友对他说：“我听说最近股票市场正在兴起，有很多人买

股票赚了钱。”

郑振铎闻言，详细向朋友打听了相关事宜，觉得这是一个生财之道。其时，因战事的影响，好多报社稿费低，且经常因故停刊。依赖稿费过日子的郑振铎考虑来考虑去，最终痛下决心试一试投资股票。在征求家人的意见时，他对妻子说：“我先购买一些股票，试试效果如何。”

初入股市的那几天，郑振铎频繁奔波于银行与股市之间，原本就清瘦的他，不几日，就更显憔悴。

有一天，郑振铎在路上碰到好友老舍，老舍见他这副模样，关切地问他：“听说你近来炒

个多月，我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得意洋洋。没想到，有一天我教琴时，学生家长的朋友正好来了，家长带着她的朋友走进琴室参观。

“我来介绍一下。”

听到家长的声音，我立刻转身。一看到学生家长的朋友，我的心脏差点儿跳出来。没想到所谓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母亲！

“这是赵小姐，”学生家长指着我说，“赵小姐还在读大学，

虽然家境不是很好，可是人很上进，她半工半读……”我缓缓起身，看到母亲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我可以感觉到她简直快被气昏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确说过“打工赚学费”，可是“我的家境不好”绝对是学生家长添油加醋的。我低下头，准备好挨骂或者接受任何最坏的可能。

等学生家长介绍完之后，出乎意料的，我听到母亲客气地说：“赵小姐，你好。”我抬起头

股，怎样了？”

郑振铎听后，幽幽一叹：“我每天都去股票交易市场，看到股票价格上上下下，心里的变化如天气一般忐忑不安。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一件事情，为此甚至茶饭不思。所以，我决定，到此为止吧。”

老舍听后，同情地看着郑振铎，说：“每天那么疲于奔命，这样的行为无非是为了利益，股市浮沉，人心随之，太可怕了。”

第二天，郑振铎来到投票交易市场，股票又大跌。他咬咬牙，卖掉了手中最后一只名叫“新光”的股票。算下来，单单这只股票，他就净亏了16万余元。

回到家里，本来亏得很惨的郑振铎却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后，他拿起自己最喜欢的书本，又开始沉浸于文字的世界。“书可荡涤尘心，更有助于修养。”当晚，从残酷的股市中折戟而归的一代文学家，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也许，这就是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领悟吧。

（麦子摘自《羊城晚报》
2015年6月24日）

看着母亲，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是赵太太。”学生家长又介绍母亲，“真巧，你们都姓赵。”接着我竟然说：“赵太太，你好。”我的母亲先伸出了手。“幸会。”她说。“幸会。”我也跟着回答。

我发誓，这辈子从没觉得那么荒谬过。然后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开始热络地握手。

（六月的雨摘自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一书，李曼图）



父亲 南怀瑾

● 南一鹏



父亲一生都在忙碌。他不是废寝忘食般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相反，他有一套特定的用餐时间和习惯，而且多年以来一贯如此。父亲在大学堂时依然和从前一样，每天都不吃早餐，午餐只吃少许自家厨房炒的、略放些盐的花生米。每天晚上七点半则是父亲的“人民公社”几乎固定不变的用餐时间。其实，他真正吃的就只有这一餐。每到用餐的时候，宾客们就会自觉来到餐厅。会客的餐桌大，座位多，不用催促，也不必等待，客人来晚了加把凳子就可以了。父亲的客人很多，经常有从世界各地回来探望他的学生，所以，父亲的餐桌上总是宾朋满座。父亲当年在台湾就已经开起了“人民公社”餐桌，到华盛顿、香港也都是如此，现在把它搬到了太湖畔，用餐人数还是那么多，氛围还是那么轻松愉悦。

在香港，父亲因地制宜，考虑周详，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圆形

餐桌。圆桌上杯盘齐整，荤素搭配合理。桌子周围坐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父亲主要是吃素，但并不要求客人也吃素，相反，他非常尊重别人的选择。荤素自由选择，大家自由自在，不会因为吃饭问题产生不必要的尴尬。两个桌子有时都不够，身边的学生和香港本地的学生，就会看情况让出主桌位置，这样的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在香港的时候，一般出家人都不会和大家共食，但到了吴江，因为餐厅大，出家人就可以与众人同厅用餐，只是他们从来不上父亲的主桌，依旧保持出家和在家的分际。平时用餐，都是采取自助形式，菜色也偏素食，只有晚餐会保持盘菜形式，而且因为父亲饮食口味偏重，故而常常是四川厨师主厨。父亲招待客人的餐桌上，菜肴丰盛，加起来有十几种，但是他总是只挑几样稍微品尝一下，他主要还是吃主食——两碗红薯小米粥。学生和

朋友从各地带来的地方特色小菜，他也会少量尝几口。父亲用餐量少，但是他会不停地招呼大家添菜加饭，唯恐大家因拘束而没有吃饱。晚餐时间大约四十分钟，大家边吃边谈，偶有客人迟到，可以随时加入进来。大家吃得满意，父亲就会显得很高兴，如果有谁没有吃好，父亲就会视为己过，颇为自责。不过，一般情况下，在这种轻松热闹的环境中，大家都吃得很好。

太湖大学堂的晚餐基本上都是下午六点开始。父亲非常准时，不喜欢任何人迟到，除非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在直通七都镇的高速公路修好之前，去大学堂是一件苦差事——驾驶员不熟悉路就很容易在农村的乡间小道中迷路。我那时去太湖大学堂都依赖别人开车，靠他人指路，好几次带朋友去探望父亲时，外地的司机总是迷路，本地的友人也对那些曲折交错的小路不熟，所以我带朋友去几乎都会迟到，而父



亲总是在等我们，每次我的心里都既难过又感动。父亲总是让我坐他右手边的座位，在桌上也一定会向来宾介绍我。有趣的是，没有人看得懂我们父子间的互动，我也自然是保持微笑缄默的时候居多。

在饭桌上，大家除了向父亲请教一些问题外，还经常天南地北地聊一些轻松的闲话。有一次，大家说到了“英雄”这个话题，在座之人有不少血气方刚的盛年男子，讨论得自然热烈了些。父亲也为这种气氛所感染，加入了讨论的行列：“我为什么不想当英雄呢？那是因为我看了川剧之后才明白了什么叫英雄。”于是父亲顺势便谈起了川剧，还即兴用一口“川腔”唱起了七十余年前他在四川时听过的川剧段子。

父亲说，川剧充分体现了四川人的风趣幽默和他们的人生观。接着他便讲起了一次看戏的经历。那次演的是山大王。第一个山大王刚一登场亮相，便唱了一段开场白：

独坐深山闷悠悠，
两眼盯着帽儿头。
若要孤家愁眉展，
除非是——

唱到这里，父亲微微一顿，随即又眉飞色舞地接道：“除非是——豆花拌酱油。”然后他解释说“帽儿头”是指一碗盛得冒尖的白米饭，接着又说：“怎么才能让我愁眉展，只需一碗豆花拌酱油就行了。”

接下来第二位山大王出场了，脸谱勾得甚是威风。父亲学着他的腔调唱了起来：

小子的力量大如天，
纸糊的灯笼打得穿。

开箱的豆腐打得烂， 打不烂的——

父亲又卖了个关子：“打不烂的是什么呢？你们可能猜不到。”随即父亲猛然起身，双手握拳，右拳举过头顶，左拳横于胸前，很入戏地唱道：“打不烂的——除非是豆腐干。”唱到这里，他又是一阵大笑：“我算是悟到了四川人的幽默哲学观，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虽称帝称王，但他原始的人生意义，还是为了吃饭，所以伟大的本领和成就，不过是‘纸糊的灯笼打得穿’而已。”想来父亲一生对于名利的云淡风轻，定然也是受了四川人这种怡然自得的闲散之趣的影响吧！

饭后，工作人员撤去菜肴盘盏，摆上各色水果、点心和糖果，再给每个人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这就开始进入餐后的茶叙时间了。对许多人来说，晚餐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但是对父亲而言，晚餐结束正标志着他忙碌一天的开始。

大家松散地围坐在圆桌旁边，边喝茶，边谈论世界各地的新闻和趣闻，气氛轻松愉悦。如果有新到的客人，父亲一般会请他们讲讲当地的风俗人情。父亲从来都不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专家型学者，相反，他十分随和，而且随时愿意当任何人的忠实听众。在大家纷纷谈论当天或异地新鲜事的时候，父亲就会点燃一根香烟，慢慢吸着，而带微笑地倾听客人侃侃而谈，有时会冷不丁地插两句话，逗得在座的客人哈哈大笑。父亲也会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十分爽朗，极富感染力，餐厅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溢着笑声，气氛温馨而祥和。茶叙

时间大家聊的多是些奇闻趣事，但是绝大部分访客是不会满足于此的。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为的是听父亲讲授禅宗或者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如果父亲愿意讲课，那么茶叙往往会在九点之后就结束。当然也有不讲课的时候，茶叙便会持续到十点半左右。一般来这里就餐和听课的人都知道父亲的这一习惯，所以，每到此时，客人们就会陆续告辞。送走客人，父亲便开始工作、学习和写作。

夜深人静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对父亲来说，却正是忙碌的时候。处理完一天积攒的信件之后，他便开始读书，直至黎明，常常一夜就读完几本书。父亲珍藏了几十万册古今中外的图书，但是他求知若渴，常常苦于无书可读。于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常去书店买些新书，或者从各种报刊上剪下一些科技新知识和各类资讯，送给父亲阅读。因为知道父亲爱书，所以来访的客人也会带些自己的新作或最近出版的著作送给他。这是父亲最喜欢的礼物，他几乎都会照单全收。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父亲才放下手头的工作，打坐休息。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很少以睡眠的方式进行休息。中午十二点前后，父亲休息结束，之后又忙于各项事务，直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又回到自己的会客厅，与来自各地的客人见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忙而不乱。

有一次晚餐，有几位客人是父亲的老朋友。用餐时，父亲不停地调侃老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餐桌上一个喜欢佛学的朋友对父亲非常尊重，开口便说：



日本东京银座底层的店铺租金，贵到吓人。若有商家在这里租店面做生意，必定要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营业时必定将商品摆得琳琅满目。有一家书店的老板偏不这么做。他花了巨额资金开了一家书店，可每个星期店里只摆放一本书售卖。

书店直接以老板的名字“森冈”命名。当初森冈租到这家只有几平方米、空间极为狭窄的店面时，家人和朋友劝他经营一些有特色的、高利润的商品。森冈却执意要开一家书店，并且决定每周只精挑细选一本自己认为最好看、适合大众阅读的书放在柜台上售卖。

森冈做这个决定，与他之前的职业——导游，有很大的关系。做导游带队时，森冈有个很深的感触。每次在热闹的大街购物，十之八九的游客在开头时都是挑挑拣拣、犹豫不决，往往是手上拿着一件商品，眼里又盯着另一件商品。当森冈提醒“购物时间即将结束”时，大家就会匆忙选择几样商品，然后付款购买。而事后，总有人抱怨买的东西不喜欢。森冈知道，游客购物时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商品太多、太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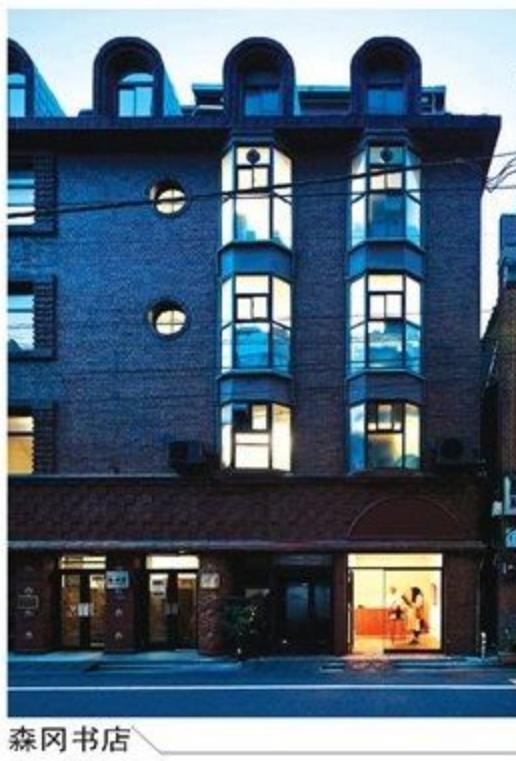
“您是一代宗师……”父亲不等他往下说，就笑道：“什么一代宗师，是一代终死。”父亲说话带有浓重的温州口音，在场的很多朋友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又一字一顿地说：“是终将的终，死亡的死，哈哈，还不明白，吃茶去！”

父亲一生所为，没有因为地点、年纪、生活环境而有所不同。他习惯每夜静坐、看书，每

“当可挑选的对象太多时，你就会出现‘选择困难症’。试问，当你从头到尾都在纠结‘我该买哪本书’的时候，你怎么还会去关注某本你或许已经看中的书的内容是否精彩？”策划开书店时，森冈这样对家人和朋友说。正因如此，他果断决定每周只卖一本书。

只卖一本书

◎流念珠



森冈书店

日接待、应对，都是用时无心，无心正用。

最近一再听到有人说父亲一生辛苦，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对于那些凡事都依财物来衡量生活的人而言，他们活得战战兢兢，不但看自己是用钱来衡量，看所有人也都是如此，于是，就算有好机会、好缘分也看不出来，终将会漏失。孔门七十二贤，属颜回最贤。其贤处就是

一个每周只卖一本书的书店，能吸引顾客的眼球吗？还别说，附近的许多消费者不但光临了，还每光临一次必买一本摆出的书。原来，森冈除了经营“全店只有一本书”这个特色外，还在书店墙壁挂上不少艺术画作、艺术饰品等。顾客每次光临森冈书店，不用挑选，直接拿书，然后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下静静阅读一番。一般情况下，阅读者少则几分钟，多则半个小时就会迷上书中的内容，然后直接购买走人。

这样经营一段时间之后，被摆上森冈书店的书籍必会成为当周的畅销书。许多出版商得知后纷纷找到森冈推荐他们刚出版的好书。这样一来，森冈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许多很好的新书，然后推荐给读者。

森冈书店开业至今不满一年，却早已盈利。

书店可以帮读者排除一切干扰，让人们每周只关注一本书吗？

当初，森冈带着这个疑问开了书店。如今，这个疑问已经成为他书店的经营理念。

（李中一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10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何苦之有？父亲亦如是！父亲万缘放下，哪里还会有辛苦可言？每次去探望父亲时，晚上用餐，我都坐在父亲右手边。每当听到有人说父亲辛苦，我都会转头看看父亲，他的那一抹微笑，岂有知音可解！

（阿门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父亲南怀瑾》一书）

钱可以再赚，衣服下架就没有了。

——女人开启“剁手模式”时这样安慰自己

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有人说像狗被拴着一样。

——对这个说法，网友纳兰无羁不赞同：狗被拴着，肯定会极力挣扎。而我，稍微晃动一下眼睛就会瞄一下插座

连了我们家的 Wi-Fi，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饭友猛禽说，记得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伯母亲切地对我说了这句让我很感动的话。这似乎暗示着一种全新代际伦理的到来：有 Wi-Fi，一切好说，没 Wi-Fi……

不存在该结婚的年龄，只存在该结婚的感情。

——网友

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肉长在不该长的部位。

——女人生命中的两大悲剧，排名不分先后

7 年入围，一直陪跑。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堪称史上“最悲壮”的诺贝尔文学奖入围者，媒体、网友调侃村上已经成了每年诺奖揭晓前的固定节目

男人欣赏名表，因为他知道时间的价值；女人收藏珠宝，因为她懂得时间沉淀下来的奢华。

——男人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增值，女人则在乎保值



我连汇率现在是多少都不知道。

——一位中国游客说。8月中旬以来，人民币突然开始贬值，目前其对美元的汇率已跌至四年来的最低点，许多人担心出手阔绰的中国出境旅客将就此止步不前，但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别随便嫌一个女生幼稚，她要是不喜欢你，比你妈都成熟。

——网友

中国人说孩子聪明，一是早熟，也就是会抖机灵，抖机灵的孩子，未必有出息，因为可能不诚实。二是简单的记忆力，如背唐诗、圆周率等，这是体力劳动，没意义。真正聪明的孩子，家长们一般都发现不了。

——经济学家王福重在评论中国家长如何评价聪明时说

人的本能是追逐从他身边飞走的东西，却逃避追逐他的东西。

——伏尔泰

不要低估一家企业释放的社

会风险！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尾气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风暴。有德国媒体说，大众要是垮了，德国就垮了；而德国要是垮了，欧洲也就垮了

中国专家们又要抓紧编辑出版面试宝典了。

——中国高分考生超越美国学生，迫使美高中淡化中考成绩加强面试。网友精彩跟帖

如果这个时代一片安静的话，我肯定要倡导动起来。就像我二十多岁会渴望年老、现在渴望年轻一样，人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你只要不愿意被裹挟，就一定会有办法，因此不能一边被裹挟着，一边怨时代。

——白岩松在新书《白说》的发布会上表示，越是在一个稍微动乱点的时代，静才越有价值

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是让我沉浸在自己的激情中，为自己深爱的东西而奋斗——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个梯子，慢慢往上爬，接近偶像们的水平。

——史蒂夫·纳什

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地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

——弗洛伊德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尼采

(司志政、韩玉乐、余长生、若子、汪杰、余娟、月月鸟、雪茹等摘)

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觉得不该坚持梦想的时刻，是在出国后的第三年——我第一次回家小住的时候，因为有事要去朋友所在的城市，我才在家停留了几天便没心没肺地拿着行李上路了。那天早晨，我送妈到公司班车车站，再转身去找自己的公交站，到马路对面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转头看，看见站在马路另一头的妈妈，整个人呆呆地望着我的方向。这个年近五十的女人，肩膀耸动，鼻尖通红，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流满了整张脸。她看着即将离开的女儿，竟伤心地哭成了孩子。

这是我离家三年后第一次回家，作为爸妈唯一的儿子，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可我总是能为不回家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理由：“学校假期好短啊，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很好，不想因为回国就辞掉！”“回国几周这边的房租还要照交，多不划算啊！”

爸妈口中那个“在银行上班、和爸妈住在一起、快要结婚了、未婚夫是个老实人”的小红或是小丽，我没一丁点儿兴趣去打听。我是个江湖青年，满脑子都是闯荡四方的豪情壮志，我向往瑞士的雪山和伦敦的建筑，憧憬

埃菲尔铁塔和撒哈拉沙漠，我甚至在墙上的地图上标出南极的方位，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到达……爸妈有时期盼地问：“孩子，什么时候回家呀？”我便心虚地回答：“就快了，就快了。”我就这样敷衍了他们三年，我的爸妈也为这等待了三年。

我不在的日子里，微信就是我和爸妈之间的纽带，我和爸妈的交流，全隔着小小的手机屏幕。这一端，我在早晨起床时，看见妈为我精心布置的房间；在课间休息时，看到爸为阳台的盆景做了个小鸟巢；晚上去打工的路上，收到花园里枸杞结果的照片；又在无数个入梦前的深夜，收到爸妈隔着时差的“晚安”。我从未错过他们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可是爸妈的另一端，却没有这样频繁响起的提示音，我说：“妈，我和同学吃饭呢，一会再说！”“爸，我累了，改天聊。”于是，他们只能从我的只言片语里，尽力地拼凑我生活的全貌。

我童年时就曾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远走他乡，因为爸妈从未停止过争吵。我成年之后，爸妈的性格随年龄增长变得温厚，妈不再歇斯底里地指责爸，而爸也不再喝到不省人事。但是在大学毕业后住在家中的那段时间里，我又感觉到了亲情的束缚：我晚归不得超过七点钟，不然爸妈就会疯狂地打我的手机；我不能十一点以后睡觉，妈会一遍遍敲响我房门，叮嘱我“快睡吧，孩子”；我也不可能略过任何一餐，爸会受挫似的自言自语：“这不是我姑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吗？怎么连筷子都不动一下。”

台湾作家蒋勋说：“尽管我

因为爸妈只有你

●杨熹文





和我的妈妈很亲，但母爱有的时候真是暴力，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爱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是多大的负担。”这是在那段时间内，我对爸妈的看法：爱意过浓，束缚太多，接近暴力。

所以当我远行时，我就像一只挣脱了牢笼的鸟，迅速地飞向广阔的天空，以至于常常忽略了爸妈发来的近况。我记不起妈去广场跳舞，后来因为老师要统一着装，她就不去了，甘愿在家打扫我的房间；我也忘记了爸推掉了酒局，只愿意在家侍弄花园，或者一遍遍看我的艺术照。爸妈的生活无聊而空洞，我不在家这一事实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曾经每日为我准备三餐，看我吃到肚皮圆胀的日子，在阳台上目送我上学去的背影一点点缩小的日子，每个学期末在火车站等待我乘坐的列车到达的日子……岁月将它们统统剥夺了去。

爸爸朋友的孩子和我一同在新西兰生活，回国的时候去我家做客。她后来跟我说：“你妈妈握着我的手，反复摩挲着，什么都没说，眼泪就流下来了。”过年时，我的亲戚在QQ上发来消息：“大家吃着饭、喝着酒，突然有人说起了你，你爸捂着脸就哭了起来。”那时候，我心里那个远行的孩子才肯真正停下来，迫不及待地向家的方向奔跑，眼泪飞溅。

直到我回家后，才一点点意识到爸妈经历的煎熬。除去那个我妈哭到让我想放弃梦想的时刻，还有爸每天都变着花样准备的晚餐，妈失眠了几年的老毛病突然间不治而愈，爱聚会的爸总是翘了班回家，甚至有一天我和妈走在路上，一向节俭到极致的

她竟然肯在路边乞丐的碗里放上几块钱。她一路哼着歌，我的心里却只听见酸楚。

我第一次体会到独生子女父母的孤独，是在国外酒吧打工的时候。酒吧里有一些赌博机（在新西兰赌博合法），有些中国老年人因语言不通，无处可去，就经常来这里消磨时间——拿几枚硬币玩大半天。我有时和他们聊天，他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儿女。

一位伯伯说，他二十几年前和老伴来新西兰定居，在这里生育了一个女儿，那时夫妻俩辛苦经营着一家中餐馆，无暇照顾孩子，结果长大后的女儿完全融入了西方文化，不会说、也不想说一句中文。老伯有一次拿了一些英文资料，不好意思地问我，可不可以教他一些简单的词语。后来又拿出一张画满符号的纸，他说自己想买个iPad跟上女儿的时代，这些符号全部照抄女儿的iPad页面，希望我能告诉他这些奇奇怪怪的字符都代表什么。

我尽力回答老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小心翼翼地用最直白的语言解释。因为我看到老伯，就想起了我的爸妈，我希望他们在遇到不懂的问题时，身边也有一个愿意帮助他们的人，而我更希望，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就在他们的身边。

我和朋友讨论过独生子女的问题，他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集万千孤独于一身。”我点头同意，却不禁想起，我们的父母才是最孤独也最缺乏安全感的人。对于已经不再年轻的父母，大概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就像是龙应台在《目送》中写的：“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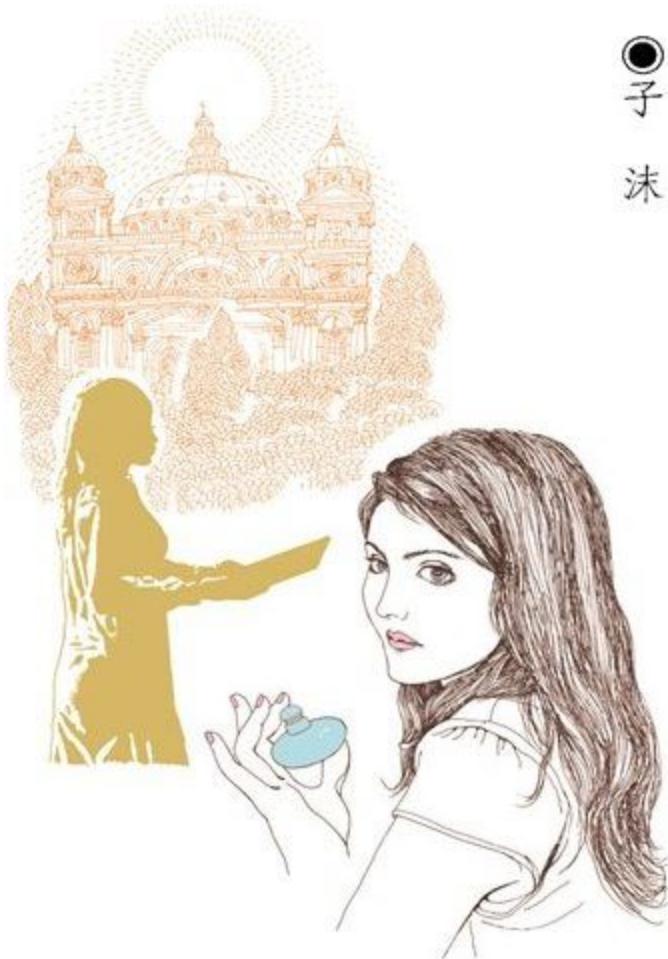
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子下。”

有一次看见知乎上讨论，独生子女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有人回答：“不敢死，不敢远嫁，特别想赚钱，因为他们只有我。”我不知道别的独生子女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这句话戳中了我的心。

几年前我决定出国，和朋友吃了告别餐，他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想跑得那么远？对我来说，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对这样的声音完全不屑，抓起桌上的啤酒喝了一大口。后来远行，经历了身边朋友为了家庭而中断学业，也听见越来越多的声音在问我：“我也想和你一样远行，可是舍不得爸妈，该怎么选择？”家人或是梦想，这似乎是摆在年轻人面前最艰难的选择题。我一直不是个合格的女儿，缺席了爸妈生命中很多重要的时刻，没资格给想要远行的年轻人提供什么建议。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向往自由，一定要去世界的什么地方看一看，那请不要让这次远行成为逃离。世界上还有一种远行，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归——你可以远行，但要保证身体健康，每周打一次电话，教会爸妈使用微信，有事没事把生活照发给他们，少抱怨，别报忧，告诉他们，你自己照顾得挺好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你虽然还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正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每一分努力都慢慢换来了收获。你常常希望每一天有一百个小时，因为生活总是忙碌不停，可是爸妈需要你的时候，再忙你都会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 子沫 一流的客人



台湾作家林文月曾提到和女儿去托斯卡纳旅行的经历。女儿学过金工——跟首饰设计相关，她们去当地一家有年头的老店看首饰。刚开始店主客气而冷漠，只是跟在母女俩后面，一言未发。女儿是专业人士，而林女士的审美眼光亦不俗。在这些精品设计品前，她们两眼发光，窃窃私语：白金婚戒的戒面由于经过特殊处理，光线折射后有些微动感，换个角度，又可以看到含蓄之美，工艺让人叹为观止。她们还发现一只小银盒，是典型的托斯卡纳乡野风格。林女士闲时喜欢用铅笔作画，知道要将这种景物与建筑，既要表现得轻松而准确，又要避免呆板匠气，最不容易。她们很喜欢这些设计，仰头盯着看了半天，评论了半天……那位店主不知何时走到了她

们身后，取下了那只盒子，说：“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之一。”言下之意是“你们的眼光不错”。

林女士与女儿轮流在盒子上摩挲，发自内心地惊叹：“真了不起。”那位店主开始得意了：“你们知道吗？其实最难得的是天空部分，即便这青天和云朵也是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深通文学艺术的林女士深知这一点，而这时懂专业的女儿用英语跟店主说：“我知道做盒子最难处在这里。”她打开盒盖，那属于天空部分的另一面。这时，林女士发现店主和她们进店时判若两人，双颊泛红，目光炯炯。她明显来了兴致，又拿出镇店宝物——古老的粉盒和香烟盒，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述其前世今生，文明的失传、古老手艺的流失，简直是一堂美学课。后来，大概是谈高兴了，店主取出一本精装的有关设计品渊源的书，女儿非常喜欢却又显出了失望之情：因为这本书已不再版了，买不到。那位店主看到她喜欢又失望的表情，说：“这里还有一套未拆封的，非卖品，送给你吧。”一份喜爱收获另一份喜爱。如此贵重的书，人家说送就送。

后来，更戏剧性的画面出现了。大概也是被对方深深打动了，林女士从皮包里取出珍藏的一款祖传鼻烟壶，玲珑剔透，女儿对店主说：“希望不要吓到你。这里面珍藏着一些我父亲的骨灰，他两年前过世了。”林女士接着说：“这只鼻烟壶是精美的中国艺术品，三百年前的，是我先生的藏品之一。出门带着，就像跟他一起旅行。”店主仔细接过，上上下下地欣赏，啧啧称奇。最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真是一饱眼福，我希望你先生也满意我们店里的东西。”

真是令人难忘的一次购物经历。买的人和卖的人如此懂得对方，彼此激发，互相感动，早已超越了物品本身。

(田文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杜凤宝图)

我回新西兰的时候，爸妈到机场送我，在我走进安检前的最后一刻，回过头和爸妈挥手告别。我从爸妈那忍住泪水的目光中读到了一份不舍，但似乎又看见了另一层含义：孩子你好好奋斗，早日实现梦想，到时候再安心回家，我们会一直在路上等着你。

我的父母是中国父母中最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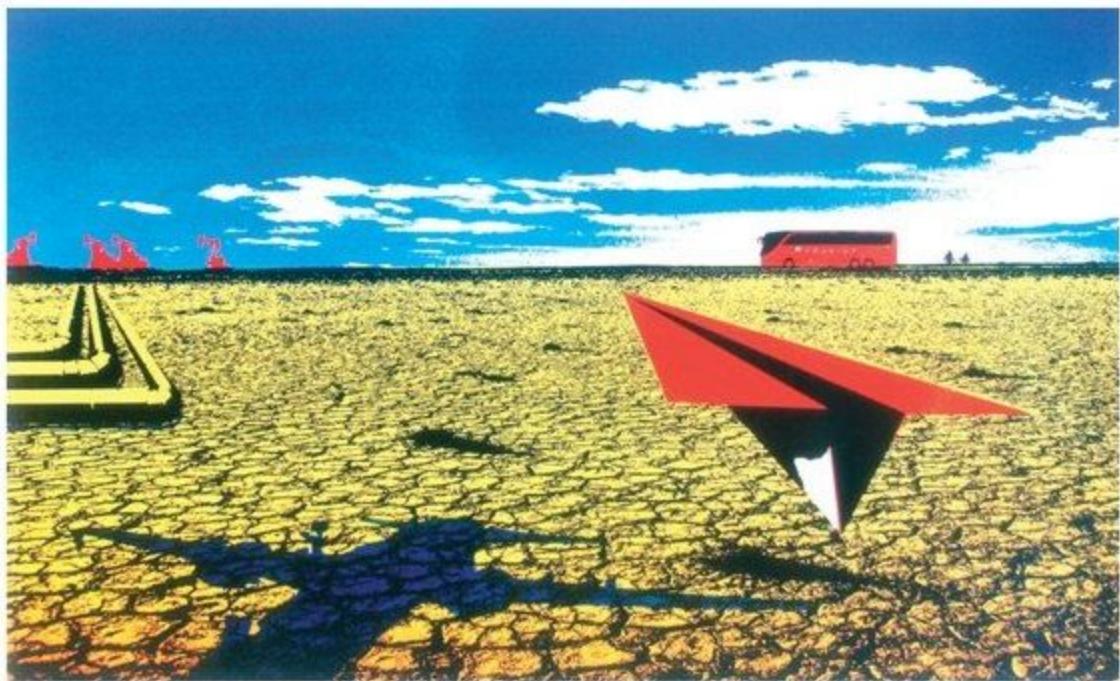
通的代表，他们把最好的人生给了我，再用剩下的人生来守候我。我至今还在为梦想一刻不停地奋斗着，希望早一天带爸妈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也希望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去满足爸妈年轻时因为我而放弃的梦想。我想告诉所有正犹豫着或者已经在路上的年轻人，如果选择远行，请风雨

兼程，好好奋斗吧。可无论何时，都请记得一直在等待你回家的爸妈，因为二十岁的你拥有整个世界，而他们除了你，什么都没有。

(小野摘自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刘程民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人生赢家的“十项全能”

●游识猷

1938年，时任哈佛大学卫生系主任的阿列·博克教授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打算追踪一批人，从青少年到人生终结，从而得出，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必须具备“十项全能”：标准中有2条跟收入有关，4条与身心健康有关，4条与亲密关系及社会支持有关。必须80岁后仍身体健康、心智清明（没活到80岁的自然不算赢家）；60岁至75岁间与孩子关系紧密；65岁至75岁间除了妻子儿女外仍有其他社会关系（亲友熟人）；60岁至85岁间拥有良好的婚姻关系；收入水平居于前25%。

这就是“格兰特研究”。1939年到1944年间，研究人员选择了268名正在哈佛就读的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入选者都在19岁上下，全部是家境良好的美国籍白人男性，身心健康、仪表堂堂。这批人经历了“二

战”、经济萧条、经济复苏、金融海啸，他们结婚、离婚、升职、当选、失败、东山再起、一蹶不振，有人顺利退休安度晚年，有人自毁健康早早夭亡。最终，这268人里确实涌现出不少成功人士，甚至包括一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不过，他的研究档案早就被政府单独拿走，预计到2040年才可能解密。

从其余267份人生档案中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男子气概”没用；智商超过110就不再影响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高低影响不大；性格内向外向无所谓；不是非得有特别高超的社交能力；家族里有酗酒史和抑郁史也不是问题。

真正能帮你迈向繁盛人生的是如下因素：不酗酒、不吸烟，锻炼充足，保持健康，童年被爱，共情能力高，青年时能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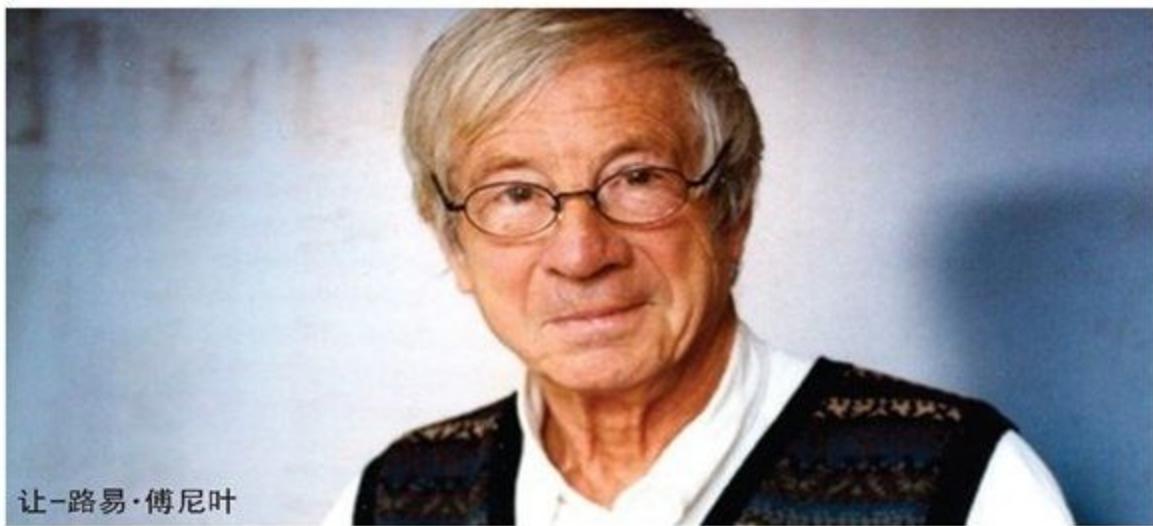
如下数据可能会让你大吃一

惊：与母亲关系亲密者，一年平均多挣8.7万美元；跟兄弟姐妹相亲相爱者，一年平均多挣5.1万美元；在“亲密关系”这一项上得分最高的58个人，平均年薪是24.3万美元；得分最低的31人，平均年薪少于10.2万美元；能在30岁前找到“真爱”——无论爱情、友情还是亲情，就能大大增加你“人生繁盛”的概率。

主持这项研究整整32年的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说，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人的“应对机制”。活在爱中的人，面对挫折时，可能会选择拿自己开个玩笑，和朋友一起运动流汗宣泄，接受家人的抚慰和鼓励……这些应对方式，能帮人迅速进入健康振奋的良性循环。反之，缺爱的人，遇到挫折时往往得不到援手，需要独自疗伤，而酗酒吸烟等常见的“自我疗伤方式”，则是早逝的主要诱因。

好消息是，不论你几岁，都有机会“在爱里获得重生”。哈佛那批人中，化名卡米尔的入选者直到35岁才从医护人员那里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关爱——当时他因肺结核住院14个月。此后，卡米尔从自杀未遂的神经症患者，变成尽职尽责的医生、丈夫和父亲，他的病人、下属和家人都衷心地爱他。最终，他在82岁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许多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向他告别致意。虽然他的开场并非最佳，但收尾时却丰盛繁茂。

（汪杰摘自《新一代》2015年第10期，图选自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中国工业版画三年展》一书，刘港图）



让·路易·傅尼叶

我们能从不幸里学到什么

●冉云飞

这两天得闲整理书籍，翻到早已购买但尚未读的法国作家让·路易·傅尼叶的《爸爸，我们去哪儿？》，随手翻看便不忍卒读。

傅尼叶有两个比大江光（大江健三郎之子）严重得多的智障儿，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只有小儿子能说一句“爸爸，我们去哪儿”这样的话。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偏偏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一方面说明孩子有到处游玩的天性，另一方面也给包括他父母在内的成年人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天问一般的难题。

这个难题对包括傅尼叶在内的人类造成的困扰几乎是永恒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更不会有标准答案或唯一答案。人类为何追求答案乃至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呢？那是因为人类在追寻生存意义的过程中，害怕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置感，那种无所依附的失重感使人类处于无可逃匿的恐惧中。这个书名，显然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般轻松——或许这些人只不过

是被傅尼叶书里轻松而调侃的文字所迷惑——而是蕴含着巨大的焦虑感，暗藏着难以释怀的伤痛。

傅尼叶叙述中不乏轻松幽默的文字，使得不会深究文字后面意义的人觉得，这只是个故事，傅尼叶也故意制造出这样的假象。没有遭遇这样的灾难与不幸的人，如果还缺少同理心，很难体会其中的悲伤。这对傅尼叶来说岂止是两个残酷的事故，简直就是命运之神拿他一生的幸福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对傅尼叶来讲，即便两个儿子都去世了（事实上第二个还在世），其伤痛也不可能完全平复。

我有两个朋友，都曾生下了智障儿，那种生活的无助感，让我不忍直视。见而时，安慰与否都在依违两难的微妙境地之中，因为真正的伤痛只有他们独自面对，他人的帮助毕竟是渺茫的。最终他们两人的家庭也因此解散，至于孩子的后来，也就不忍闻问了。傅尼叶夫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生了两个智障儿子后，他们还敢生第三胎，终于证

实了自己并非生活中的倒霉蛋，因为第三个是正常而美丽的女儿。虽然他们最终也离异了，但直面现实的勇气自然比我那两个朋友包括我本人都要强大得多。

这样看来，傅尼叶直面现实，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将他两个儿子的生活记录下来的努力，就尤其令人感佩。傅尼叶几乎历数孩子给他带来的“好处”：无须买书、无须关心他的学业，也不用为其求职焦虑等，“更不用担心他们将来能干些什么，因为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将来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干不了，这实在是悲惨到像判了死刑一样的结局，以至于傅尼叶偶然发现小儿子也会撒谎了，都会非常高兴。只有毫无退路的人，才会因发现一根稻草而欢欣鼓舞，撒谎这种人类常用但又被猛烈批评的行为，原来还有这样的“妙用”，倒是有点出人意料。

傅尼叶不愧是小说家，是能把事故转化成故事的高手。比如他写小儿子托马的手不听使唤，但由于目之所及，所以常与手“对话”。他说有时托马与她

社交破产

社交破产指因为社交媒体而不堪重负，只好关闭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的状态。自从社交媒体流行以来，感觉朋友遍天下。微博、微信、推特、脸书、Instagram上面的联系人越来越多，面对看不完的好友消息，会让人

(手)窃窃私语，有时吵翻了，“也许他在指责她什么都不会做”“她连怎么抚摸猫咪都不会”。其实托马与手的关系，置换换成傅尼叶与托马的关系，就不只是一个幽默的故事，而是现实的写照了。这样“与众不同”的代价虽然巨大，也只能承受下来，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我的孩子们和谁都不一样。我如此喜欢与众不同，这一次，我应该满意了吧。”这种“满意”道尽了无奈和酸楚。

说起来，爱好像是人类天生就该拥有的能力，事实上并非如此，爱的能力需要在后天习得，仅仅依靠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负面情绪大量蔓延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类对负面情绪的抵抗由来已久，那是因为恐惧、悲伤、不幸、倒霉、压抑、愤懑等，带给我们太多痛苦的回忆。不幸的

新词



觉得疲惫不堪，难以继。未回的邮件、必须回复的短信、越积越多的脸书消息、那些不断发出

是，没有人能对快乐与挣扎进行刀劈斧削的切割，并且用经济学的方法形成有效而清晰的市场分工，就像有上帝就有魔鬼撒旦一样，正负面情绪往往配对出现，使人生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充满撕裂的混合双打。

很多人赞赏傅尼叶字里行间的幽默，在我看来，那是被文字的表象所迷惑。我认为他骨子里对生活热爱与悲凉兼具，但掩饰不住悲凉对他精神及现实生活的侵蚀。你读着傅尼叶的文字，真是觉得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他的理解，其实你已处于漫游状态，而且由于你的情感不在服务区之内，早已无法与其联通了。

我承认他的幽默，但我更看到他无法排遣的难过。愁苦之时写欢愉之事，使愁苦倍增。值得庆幸的是，裹以幽默之辞，其表达不幸之力倍增。那些把伤痛写

提示音的小小红色通知和提醒图标……我们总是欠着谁至少一个回复。不过这些需要回复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当你发现自己有成百上千个“好友”时，维持这些“好友”关系可能让你觉得是个负担，或许是时候宣布“社交破产”了。

得直接而悲惨的人，固然能赢得人们一掬同情之泪，但滥情而不节制，几乎会为真正的写作者与高明的读者所拒绝，或许这是傅尼叶要如此表达的内在缘由。你如果说他的幽默是绝对的，像一些根本不得要领的佛教徒说他看破红尘——对这些所谓的看透者，我常常想起加缪的终极哲学命题：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自杀——我不用别的恶意来揣度你，是由你局外人的身份所决定的。两个智障儿子对不相干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可以花半天就可读完的故事，而对傅尼叶来讲是个无法完全排除的终身事故。

但是他并不想给读者带来痛苦的迫不得已。他有时搞笑得非常妥帖：

在街上，遇到有人要我资助残障儿时，我都会拒绝。

我不敢说自己也有两个智障儿子，怕他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会面带微笑，用轻松的语气告诉他们：“我已经给过钱了。”

他当然可以完全不管别人如何看，直说自己家中有两个智障儿，自己也需要帮助。但他自尊自救，在意别人的情绪，不愿使自己因悲伤失度而不得体。

(夕梦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微信号 ipress)



可我还是想做个好人

● 抽风手戴老湿

以前去法大的研院上课，因为路途遥远，专门找了司机师傅，类似于包车，每天早上7点，他准时在宿舍楼后面的栅栏门候着。我上车看书，他专心开车，谁都不说话。

师傅姓廖，名一平，37岁，个子不高，两肩微塌，眉毛很浓，但眼睛挺小，嘴唇厚，下巴宽阔，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老实巴交的男人。当然，从面相上看，也属于不善交际的那类人。

驾驶座的左侧，摆着一张相片，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很可惜，我们完全没聊过有关他家庭的话题。

“来啦？”他冲我点头。“嗯！”我便低头钻进车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从2012年的年初直到2013年，我们俩像北京城内绝大多数擦

肩而过的路人，来去匆匆，只有金钱的关系。

后来，我们有一次对话。

那天我和朋友在蓟门桥喝多了，晚上11点，拦不到车，朋友家住得近，先走一步，留我一人在荒郊野地，茫然不知归路。无奈之下，我试着打了廖师傅的电话。

电话通了，我问廖师傅还在跑活儿吗，能不能接一下我。

廖师傅沉默了几秒钟，问我哪儿。我报上方位，廖师傅“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20分钟后，廖师傅的车停在我的跟前，他就是这么个人，话少但实诚。

他搀着我，把我架到副驾驶座上，又把车窗打开。我的脑袋顶着车门，晕晕乎乎地想睡觉，但又像孕妇起了妊娠反应，老是想吐。正当我眼皮打架、迷迷瞪瞪之际，廖师傅突然开

口说道：“别睡，一睡就吐得更厉害。”

“咱们聊聊，说说话，你也精神点儿。”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强撑着睁开眼，窗外的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

“小戴，你买车了吗？”他问我。

“还没。”我强打精神说，“号都没摇着，且等呢！”

廖师傅点点头，说：“没买也好，就北京这路况，买多好的车都得堵路上。而且这年头，买车事儿多，哪怕没事儿，都有人给你找事儿。”

我听了廖师傅的话，觉得他是想说点儿什么，于是接着问：“这话什么意思？”

“碰瓷儿！方法多着呢！”廖师傅提高声音说道，“比如拿一个行李箱，悄悄摆在你车尾，等你一开车，箱子倒地，然后立刻有人跑出来，说你把他箱子碰倒



了，里面装的是文物，乾隆年间的花瓶，至少要赔30万！”

“或者是你倒车的时候，一个老太太，专门挨着你车边走，你要是停着不动还好，要是接着开，她立马倒地，说是你撞的。要是去医院验伤，准保是骨折。这些人呐，都是专门找好的，真的有病才往你车上靠。”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些讹人的也都是老百姓，怎么老想着骗老百姓的钱呢？”廖一平低声说。

我想起另一位师傅的说辞，于是解释道：“底层人欺负底层人，这事儿才是中国人最拿手的。”

“是！是这个理儿。”廖一平点点头，不再说话。

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北京的夜晚，11点的街道依然霓虹闪烁，那些敞着门的店铺，喝得头昏脑涨的食客，穿着性感的姑娘，忽闪着警灯的警车，像蚂蚁一样涌向四面八方的人们——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前呼啸而过。

“4月份的时候，我拉了个人。”廖一平突然开口说道。远的车灯照在他的脸上。

“那人出车祸了，躺在地上，肇事司机跑了。他老婆招手，让我拉。”

“说实话，我不想拉。身上都是血，再加上我怕惹麻烦，你知道的……”廖一平有些烦闷地吐出一口气，问我有没有烟。

我给他点上一支。

“后来呢？”我问。

“到了医院，扯皮，说是我撞的。”

“我赔了他3万。”廖一平拿手指轻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烟

灰轻轻落下，染白了他的头发。“×他妈！”廖一平轻声骂道。他的声音很轻，可是我依然能听出来隐藏在语言之下的恼怒和愤恨。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我静静地靠在车椅上，看着廖师傅。他原本浓密的眉毛，此时像墨团一样，拧在一起，双眉之间现出川字形，两颊因为情绪激动而染上了一层如同醉酒的红色。

“我老婆说我是大傻帽。”

“我也觉得自己是。”他说。

车缓缓停下，红灯。廖师傅握着方向盘，低声说：“想杀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想杀人。看谁不顺眼，就撞死他！”

“那一阵儿老想着这个，天天心里跟烧了一团火似的。”

“5月17号，我还记得日子，往劲松派出所走的那条道。一个人骑摩托车逆行，直接冲着我来了。当时我就握着方向盘，脚挨着油门。我真的想撞死他！真的！”廖一平深吸一口烟，“怎么总是你们违反交通规则啊！怎么总是你们欺负别人啊！我感觉整辆车都发烫了，马达嗡嗡地响！踩！撞死他！”

我看着廖一平，烟雾弥漫在车厢里，带着杀意。

红灯灭，绿灯行。出租车又缓缓开了起来。

“我给了自己一巴掌，特狠的那种，把自己嘴巴都抽出血了。”廖师傅眯着眼睛说。

他把烟头扔出窗外，指着放在驾驶座左边的照片说：“我想了一下他们，那脚油门儿，还是没踩下去。”

出租车靠路边停了下来，再往前路不好开，我得自己走过

去。混在体内的酒精都随着汗流了出来，廖师傅说得平淡，我却听得惊心动魄。

他把车厢灯打开，埋着头给我找零钱。“你说这年头，做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他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别做好人，好人都活不长。”廖一平低着头说。

我推开车门，缓缓往学校走，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我的身后，廖一平开着车慢慢地退去，像是要把自己隐藏在黑暗里。

但过了一分钟，我的耳边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我扭头一瞧，竟然是廖一平开着出租车过来了。我停下，他的车也停下。

他摇下车窗，看着我，好几次，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张开却又闭住。他用鼻子吸着气，像要鼓足气儿似的，太阳穴的青筋突突地跳动着。

他浓浓的眉毛伸展着，像笔直向前的公路，细小的眼睛睁开，如同闪烁的车灯。他狠狠捶了一下方向盘，大声说道：“可是我还是想做个好人。”说完，廖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关上车窗，掉头走了。

矗立在街道两边的大厦，好像都映照着光亮，将他前行的道路照耀得无比光明。那辆不知开了多久的破出租车终于驶离了我的视线，然而马达声却久久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在这座城市里，有狡猾的、利己的、堕落的、自私的人，与此同时也有心怀梦想的、善良的、平凡的、向前的、努力讨生活的骆驼祥子。

（林冬冬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不想讨好全世界》一书，李发友图）



如果去掉手机……

◎ [美] Eric Pickersgill

美国摄影师 Eric Pickersgill 的一组作品《Remove》，他去掉了照片里人们手中的手机等电子设备。照片里的人看起来都好像孤单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习
骅

一封信的 力量

1943年8月31日，日本军人田岛寿嗣用雅致的古汉语和娟秀的中国书法，给他的中国对手写了一封信。由于完全符合孙子传授的智慧，他对自己的汉学功力十分满意。现在，他正品着浓浓的普洱茶，静等对手下跪。

作为大日本帝国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即天皇任命的腾冲最高军政长官，田岛这一年寝食难安，军事和行政举步维艰。要不是当地一个老秀才捣乱，情况会

完全不同。田岛有时想，若非战争，凭他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底子，两个读书人一定聊得来。

1942年5月，日军越过中缅边界，剑指滇西。控制腾冲才能控制滇西和整个云南，然后才能控制长江上游，直取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最终灭掉中国。

高黎贡山区一路坑深崖悬，马都不愿走；怒江两岸悬崖陡峭，下面惊涛激流，深不可测。在这易守难攻的绝地，本该有一

场恶仗。然而，滇西最高长官龙绳武——“云南王”龙云的公子，及时收到他爸签署的调令。龙绳武征调所有能打仗的士兵护送，用快马驮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大烟土，绝尘而去。腾冲县县长邱天培一看领导走了，武装也没了，紧急召开县务委员会会议，红着脸提议从长计议、赶紧撤退。大家不是反对就是不吭声，邱天培竟携家眷深夜开溜，还带走了腾冲县政府的印信。

田岛对中国官员望风而逃的行为毫不奇怪，如果不了解这点国情，日本怎会拿鸡蛋碰石头。

但他的自信没有持续几天，突然站出一条汉子——老秀才张问德。其实这汉子已经62岁，瘦瘦小小，白发苍苍，弱不禁风，但他的一招一式都让滇西这座死火山开始复活。

张问德参加过国民革命，当过龙云的秘书、腾冲县参议会议长、两个县的县长。他厌倦了腐败烦冗的官场，刚刚开始眼不见心不烦的退休生活。战火逼近，凭他的家底和社会地位，他完全有条件像其他人一样一跑了之。但他如高大的高黎贡山，纹丝不动，动则有方——他要重新当“官”。

他招来几位志同道合的士绅到山里，比如曾任国会议员的刘楚湘，共同策划：县政府跑了，我们就是县政府！于是，几位老先生“擅自”成立了腾冲县临时县务委员会，由张问德牵头，扛起抗日大旗。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提高合法性和号召力，新县长首先做的，是派几名五大三粗的青年，踏破铁鞋，硬把“飞毛腿”县长揪了回来，逼



着他交出县府铜印，履行交接手续。当由张问德签署、盖了鲜红印章的县政府通告贴到古老的腾冲街头时，百姓们又惊又喜：国家还在，政府还在！

想不到这老头竟六渡怒江，八过高黎贡山，忍着满身伤病，干得风生水起。一是任命乡镇长，举办行政培训班，迅速搭建了基层政权框架；二是恢复发行《腾越日报》，扩大宣传，凝聚人心；三是开办战时国民学校，为中华民族保留复兴火种；四是筹集生活物资，尽力解决民生问题；五是组织民众参军、参战，出粮、出钱、出力援助军队；六是抓捕汉奸，格杀勿论。县政府抗战声势越来越大，民众斗争越来越活跃，最后田岛的队伍只能缩在县城，不敢轻易出来。

田岛不得不重新打量他的对手。他知道，对于张问德这类中国士大夫，说不服压不服，必须找到他的命门。

田岛以“诚恳”的语气写道：我发现腾冲这地方物阜民丰，风俗善良淳厚，绝对是西南第一乐园啊。可是由于贵我双方长期拉锯，弄得群众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我实在看不下去。不如咱俩见而商量个办法，如果坐视不管，老百姓怎么办呀？田岛还赌咒发誓说，我保证你的安全，我说话算数，你不必担心。

田岛何等精明。这封信只能有三种处理办法，不管张问德选择哪一个，田岛都稳赚不赔：同意见而等于归顺，鸟无头不飞，腾冲的抗日风潮很快就会终结；严词拒绝，老百姓肯定怪罪张问德挑头闹事，自己当英雄，害了大家；拒不回信，人民就会指责父母官不爱民，还是胆小鬼。

张问德轻蔑地看了看田岛射来的“毒箭”，马上秉笔悬腕，笔走龙蛇，一篇只有870个汉字的《答田岛书》——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历史上震撼人心的旷世檄文横空出世。

他首先直捣田岛命门：就是因为日本公然入侵，腾冲才失去昨日美好。不要说我是腾冲县县长，任何中国人都不会与侵略者做交易，死了这条心吧！接着，他用确切的统计数字，愤怒控诉了日寇在腾冲烧杀淫掠的事实。

然后，张问德向侵略者发起反攻。他说，你不是要解除腾冲人民的痛苦吗？不是要见而吗？很简单，马上带着你的队伍滚回日本，腾冲人民将会医治创伤，重建家园。一旦战犯受到审判，中日睦邻友好，我将亲自飞赴东京与你见面，一起祈祷上苍宽恕侵略者反人类的罪行。

最后，中国县长正告日本占领军首领：只要你敢说“不”，那么，为了人类的尊严和正义，我和我的人民知道该怎么做，你肯定不再认为腾冲人民善良淳厚！

据说，光是这封信的落款，就让我苦难同胞涕泗横流：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

田岛像迎头挨了一闷棍，痛感对手的老辣。此时他还不知道，那个瘦老头轻飘飘的两页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跟两年之后在他的国家爆炸的核弹不相伯仲。

当《答田岛书》全文登上全国各大报刊头条后，昆明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一时无人不知张问德，无人不谈张问德。在祖国沦陷边地之一隅，竟藏着一位

文武兼具的豪杰，他屹立在高黎贡之巅为自由怒吼的伟岸形象，深深烙在全国人民心底，让命悬一线的中华民族鼓足了赴死的勇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田岛无意间为张问德发射重炮搭了架子，长了敌人的志气，上司一怒之下把他给撤了。头脑灵光的伪县长钟镜秋，正背靠大树经商发横财，现在赶紧来找张问德，要求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1944年9月14日，张问德给田岛回信仅仅过去一年又两天，我远征军全歼腾冲守敌，古城带着殊荣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她是抗战时期中国500多座沦陷县城中，第一个光复的！

张问德本想就此谢幕，但是有件事他必须要做。

腾冲光复后，许多汉奸买通政府军。于是，关起来的被放了，躲躲藏藏的则摇身一变，大摇大摆当了官。在是否处死钟镜秋的问题上，兼任军法官的张问德受到了同胞的孤立。

张问德仍然那样坚定。他果断将朋比为奸的乡长悉数撤职，不动声色地签署了判决书，钟镜秋等10名罪大恶极的卖国贼在广大群众的欢呼声中毙命。末了，张问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句穿透时空的告别辞：“老夫碌碌无轻重，只要国家正义伸！”

自此，直至1957年驾鹤西去，这个对腾冲有再造之功、激励过全国军民、受到上到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极大尊崇的英雄，从未再提往事。每当有人发出慨叹，他总是微笑着，淡淡回答同一句话：“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

（依晨摘自《江淮文摘》
2015年第9期，李晨图）



在丹麦聆听“叶特尔法则”

●高荣伟

年初，女儿移民至丹麦，因此，我常有机会到丹麦走动。在丹麦，我常常听人提到“叶特尔法则”。

“什么是‘叶特尔法则’？”去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馆参观时，我不禁好奇地问馆长索恩。

索恩笑了笑，说：“‘叶特尔法则’是丹麦民族的灵魂，也是北欧人崇尚的一种不成文的平等理念：任何人不会自称比别人好、聪明或者富有；同时，也不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好、更聪明或更富有。基于这一法则，丹麦人非常讨厌别人的傲慢和自夸，谈到自己时往往也很含糊，会有意将个人成就轻描淡写。丹麦人不主动交换名片，很多人甚至没有名片。”

为了保持平常心态，一些大公司的老板主动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社会。闻名全球的嘉士伯啤

酒公司斥巨资扩建了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至今仍为这家博物馆提供维修运营费。丹麦船运、石油公司马士基集团捐款25亿丹麦克朗，修建了哥本哈根歌剧院。以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馆馆长索恩为例，索恩馆长在丹麦、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了好几家琥珀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千万富豪，可他待人接物非常矜持、低调。

我问索恩：“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作为一个丹麦人，不能炫耀自己有多少财富，因为这样，别人会觉得你的财富来路不明。丹麦的税收非常高，几乎排世界第一，你炫富，别人极有可能认为你逃了税。”

“丹麦的贫富差距并不大。长期以来，丹麦政府一直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在这方面，政

府最常用的一招是以税收缩小差距，最高的税收甚至达70%。想想看，仅凭此一点，作为一个企业主，难道你还敢到处炫耀自己无比富有？此外，以房产为例，私房必须缴纳房产税和地产税，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毫无疑问，你拥有的房产愈多，缴的税就愈多。”

丹麦政府规定，房产税的上限不得超过房价的2.4%，但这一比例已经让不少人，尤其是老年人倍感压力。对于在本国居住年限满40年的老人和退休后收入不满4万克朗的老人，丹麦政府会为他们提供8000多克朗的退休金，尽管如此，很多老人依然会赶在退休前将自己的房产卖掉，因为单一的经济来源会让他们没办法承担房产税，这也成为丹麦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没有房子怎么办呢？丹麦政府会设立一些养老院供这些老人居住，但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其价格为一个月3000克朗~4000克朗，这样会减轻老人的经济压力。

不过，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私宅，丹麦人似乎很乐于纳税。“像我的一个朋友，他每年要缴的别墅的房产税和地产税就有15万克朗，但我朋友说，我有



原创
创刊

钱，政府当然要想办法从我的口袋里掏点钱去搞社会福利。福利好了，贫困的人就能够好好生活下去；反过来，他们将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对我当然也有好处。”索恩顿了顿，继续说，“这些年来，税收处于不断调整当中。政府视住宅与上班地点的远近，收取不同的税费。职工，包括私营公司工人，住宅离工作地点往返在24公里以上，每超过1公里，每人每个工作日减税1.6克朗。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有点不堪重负。想想看，如果是一个普通公民，又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是不是感觉更有压力呢？”

丹麦人的“叶特尔法则”无处不在。

据媒体报道，一次，丹麦的一位大臣出席一个晚餐会，排队取食品后没找到座位，只好站着，并十分自然地与大家聊天。见此情景，一位中国同行十分不解，事后，这位中国朋友问大臣的秘书：“为什么不给大臣让座？”秘书惊愕地反问：“为什么要给他让座呢？大家都是客人，谁先到谁先坐。如果你给他让座，反而会让他不自在。”

一位前往丹麦采访的中国记者描述了自己见到的这一情景：“离开丹麦前两天，我们碰上了哥本哈根的第一场雪。世界排名第一的风力发电设备生产商维斯塔斯的首席执行官迪特烈·英格与我们一起下车后，在风雪中快步走回办公室。他自己拎着皮包与大衣，自己开门，自己倒水。一位部属站在一旁，任由他的老板为我们服务，一点儿也没有代劳的意思。要不是交换名片，我根本分不出他们中间谁是领导。令人称奇的是，这种行事作风并

非个例。我们一路采访，从未见员工或者秘书帮领导倒水，所有领导都是自己动手。迪特烈·英格告诉我们，在丹麦，老板绝不可能叫秘书帮忙为客人倒水。如果他这样做，秘书大概会把水倒在她的脸上。”

不仅是老板，就是丹麦的皇室，其行事风格与普通百姓也毫无二致，他们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就以平易近人而被誉为北欧。据坊间传闻，不少当地人曾经在超市与身穿便装的女王擦身而过。

据《日德兰邮报》报道，一个周末，女王只带着两位随从，静悄悄地走进教堂内祈祷。一位丹麦市民说：“看见她只带两个人出现在面前，我吓了一跳。不过，那真是神奇极了！”

女王居住的阿美琳堡宫位于哥本哈根市区东部的厄勒海峡之滨，是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丹麦女王伉俪每年多半时光都在这里度过。穿过王宫前面的小广场，左拐，再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菜市场了。多年来，丹麦女王一直亲临集市购物并维持简朴的生活。女王伉俪推着婴儿车，步行于公园林荫小道的照片在媒体上并不鲜见。

阿美琳堡宫没有围墙，皇宫的四栋建筑为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观朴素。除了女王和王储们居住的那栋建筑不能进入外，王宫的楼前、楼后和广场，人与车都可以自由通行。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的熙熙攘攘的民众与车辆昭示着皇室的亲民以及社会的平等。

正如索恩所说：“平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因为身份平等、

机会平等，生活在其间，其乐也陶陶！不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在超市里，包括身处琥珀博物馆，你每时每刻都能强烈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其乐融融’！丹麦处处呈现出一种闲适、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气氛。”

(黎 青图)



春 潭

● [美] 罗伯特·弗罗斯特
● 徐淳刚 译

这些潭水，虽在林间，
却几乎映出整个无瑕的蓝天，
就像身边的花，瑟瑟发抖，
又似另一些花，即将枯干，
可它们不会汇进溪水流到外面，
只是缘根而上，使黑暗之叶伸展。

至于把潭水汲入新蕾的树木
葱郁一片，即将撑起繁茂的夏天——

但在它们竭潭枯花之前
不妨先思考两遍：
这如花的潭水，似水的花，
只是皑皑白雪消融在昨天。

(茵 茜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欧洲的王室为何能存续千百年

● 俞天任

今年，是英格兰国王约翰和造反的男爵们签订后来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宪章》800周年。大家都知道，这部签订于1215年的《大宪章》，其实源于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在1100年公布的《自由宪章》，再往前推，威廉二世甚至在1093年就颁布过一个有点类似的宪章敕令，用来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领主贵族的权利。



1215年《大宪章》签订

英格兰之所以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情况，与这个国家特有的环境有关。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了英格兰，夺得了英格兰王冠，从那之后，英格兰就被一个外来王室所统治，而且这个王室认为，他们在法国的根据地比英格兰本土更加重要，英格兰只是为了保证或者夺回在法国的领地而存在。

这种观念，导致国王在和英格兰领主贵族的关系中经常处于弱势一方，国王有求于领主贵族，以至于到了约翰国王的时代，男爵们干脆起兵造反，国王

才不得不再三颁布限制自己权力的文书。

但是这三次签订的宪章没有一次被国王认真遵守过，都立即被国王撕毁。因为在国王颁发或者签订完这些宪章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国王不再需要贵族领主的支持了，所以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撕毁已经成文的宪章。

贵族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王出尔反尔。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贵族们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反抗，甚至推翻国王呢？

事实上，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之前，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王被推翻的事情，欧洲的其他国家也一样，直到近二三百年为止，有王室被消灭、被吞并，但都是被另外的国王或者皇帝消灭或者吞并，没有出现过国王被平民或者普通贵族推翻的情况。

这是因为欧洲基督教文化中有一个“君权神授”的概念，这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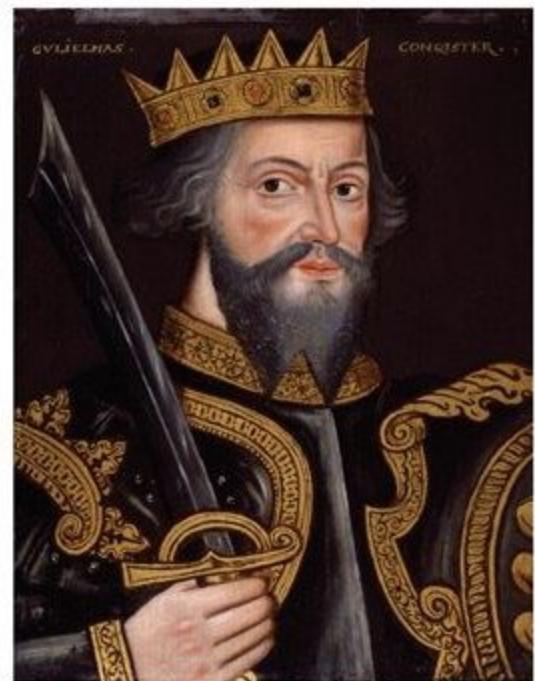
有人可能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中国文化中把皇帝尊为“天子”，怎么会没有“君权神授”的概念呢？

“君权神授”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中国文化中只有“天命”的概念。中国文化中虽然把皇帝尊为“天子”，但那只是对皇权的奉承，皇帝本人就已经是神了，不需要别的什么神来授予他皇权。中国

文化中的“天”只是一个可以由当权者任意解释的“天道”，并不存在“天”的实体，实体是土地和臣民，也就是“天下”，只要拥有了“天下”就是“天子”，“天道”也就自然站在了天子一边。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嘛，谁都可以去抢那个“君权”，抢到了就是“真命天子”。

《水浒传》里的李逵乱叫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那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要知道大老粗的李逵自己绝对想不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来，肯定是平时这种话听得多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开国”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隔个几百年就会有人来开一下国。

而欧洲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可不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前，欧洲还真有个神在



征服者威廉画像



授予某某人“君权”，管事的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罗马教廷。它代表着上帝的旨意，没有它的承认就无法成为君主，所以不相干的人可以动“杀去伦敦”的脑筋，但绝不会想到“夺了鸟位”，那“鸟位”不是人人都能够坐的。

凡人当不了国王，国王就不是凡人。去大英图书馆查一下亨利四世的家谱就能发现，这位国王原来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亚当的后裔，是真是假不用管，反正常人做不到，也就不需要去考虑做国王了。

所以英格兰那些造反骚乱的贵族在平息了愤怒之后，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王随心所欲地出尔反尔，因为他们无法推戴新的国王来代替现在的国王，就只有忍受这个唯一的选择。

人气英剧《唐顿庄园》里有这么一个场景，贵族出身的大小姐玛丽找了出版商理查德。理查德弄到了一个大宅子，两人在看宅子的时候觉得家具不太令人满意。理查德轻描淡写地说去买，而大小姐玛丽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永远是‘买’，而我们是继承来的。”这句话说明了两人价值观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了从中世纪之后欧洲贵族们的一种存在方式——继承。

继承并不是只限于父子兄弟之间的，甚至不相干的人也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弄一顶王冠来玩玩。根据“君权神授”的原则，常人不能去夺“鸟位”，但常人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成为“非常人”而去争夺“鸟位”，到最后只不过是把能够参加争夺王位的门槛提高了，那些有资格继承的人照样抢得不亦乐



《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 雅克·路易·大卫绘

乎。欧洲中世纪为了王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战争不计其数，经常为了一顶王冠好几个国家一起开战，当然参加者都要有资格。

比如，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即诺曼底公爵纪尧姆二世）有个“征服者威廉”的称号，这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是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了英格兰，打下了一片天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威廉能出兵去抢英格兰王冠，靠的是“资格”，而且看起来也很正当——撒克逊王爱德华的母亲是威廉的姑妈，他们俩是表兄弟，而且爱德华国王在世时就说过会把王位传给他。

但谁能证明爱德华的遗嘱呢？这就要看征服者的拳头有多硬了，这时才有武力出场的机会。而且，当时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支持威廉一世，也就是说，威廉一世当上英格兰君主，还真的是得到了“神”的授权。

“君权神授”的信条在宗教改革之后受到了怀疑和批判，但

是要完全摆脱“君权神授”的束缚还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已经退出了罗马天主教的英国，在17世纪后期发生的光荣革命，实际上还是被这一信条所束缚。

詹姆士二世被推翻之后，迎来的还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和女婿。甚至，就是看起来莫名其妙地抢来了一顶皇冠的拿破仑·波拿巴，在即位之时还是要得到教皇庇护七世的加持，实际上也还没有完全走出“君权神授”的阴影。

几乎就在拿破仑称帝的同时，欧洲还出了一个完全否定“君权神授”的事例。

现在的瑞典王国，在200年前还叫瑞典帝国。1809年，瑞典帝国和俄罗斯打了一仗，打输了的瑞典把一半国土割出去成了俄罗斯的附庸，也就是现在的芬兰。

战败了的瑞典人气坏了，把无能的国王古斯塔夫四世和王子都赶走了，把国王的叔叔卡尔王子找来做了国王，是为卡尔十三



世。可是卡尔十三世当时已经61岁了，而且无后，身体还不好，明摆着卡尔十三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王室就完了。于是1810年，瑞典国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丹麦亲王弄来做王太子，但是这位丹麦亲王就在那年因中风去世，给忧伤的瑞典人留下了满腹的惆怅。

此时有一位叫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法兰西帝国元帅收到了一封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信，发信人是一个叫卡尔·奥托·莫尔奈的瑞典大臣，信上说元帅被瑞典议会选为瑞典王太子，让他准备上任。贝尔纳多特元帅把这事报告给了拿破仑，拿破仑觉得这件事太荒唐，应该是个骗局，让元帅自己决定。

元帅觉得应该试一试，万一不是骗局呢？当个王太子可太爽了，所以他决定去看看。

但这件事确实是一个骗局，从头到尾就是莫尔奈一个人在胡作非为，没和任何人商量过就帮



瑞典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

他们的国家找来了个新王太子。瑞典政府一听说还有这么荒唐的事，简直要发疯了，二话不说就让莫尔奈下了大狱，准备问罪。

但是受了骗的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阁下怎么办呢？此事处理不好，拿破仑大军可是会横扫过来的。

有人想到俄国人肯定还会继续侵略，如果弄个法国元帅当王太子，会不会让俄国人就此住手呢？还有人想到这位法国元帅人

品不错，上次瑞典人跟着丹麦人去和法国人打架，打输了当了俘虏，但元帅也没有为难他们，如果让他来当王太子不会太坏，不如将错就错，让他来当好了。于是这位贝尔纳多特元帅就改名为卡尔·约翰，当上了卡尔十三世的养子成为王储，在1818年卡尔十三世死后，以卡尔十四世的名头即位瑞典国王。当时，挪威和瑞典是同君联合，就是两个国家拥有同一个国王，这样元帅捎带着还当上了挪威国王，在挪威的称号是卡尔三世。

后来挪威和瑞典分了家，自己又去找了个正宗的丹麦王子来当国王，但元帅的后代在瑞典还是很顺当地将王位继承下来，到现在的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已经是第七代了。

法国元帅开创的这个瑞典贝尔纳多特王朝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议会授的。

(梦辰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微信号 ipress)



1

据说纳博科夫年轻时，在巴黎遇见一位令他心动的女士，便

短歌集

●钟立风

径自走上前去，向女士伸出手说：“你好，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我听过的最文雅、最出乎意料、最无挑衅意味、最永恒（虽然安娜最后卧轨自杀了，却在千万读者心中获得了永恒）的示爱。女士，若有一天在街头，突然有人朝你喊出某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勿讶异、勿逃离。

2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男主角对女主角说：“你真美，看着你就是一种痛苦。”“可你昨天

说是快乐！”女主角说。“是的，既是快乐又是痛苦。”塔可夫斯基也借他电影里的人物说：“我知道会有很多痛苦，但痛苦的幸福总比灰沉沉的、郁闷的生活好。”我想这一切是艺术，更是生活真正的意义。

3

两个零。黑泽明：“如果把电影从我身上减去，那我就只剩下零了。”梁启超：“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所剩只有零了。”

(清荷夕梦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短歌集》一书)



几年前，我遇到一家大投资公司的高管。交谈中，他提到他的一个雇员最近找到他，抱怨工资太低。

“你来公司多久了？”高管问年轻人。

“3年了，我一毕业就来了。”年轻人回答。

“你刚来时，希望3年里能拿到多少？”

“当时希望能拿到10万美元左右。”

高管好奇地盯着他说：“你现在差不多能拿30万美元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嗯，”年轻人显得有点结巴，“就因为坐在我旁边位置的几个人，他们一点儿也不比我强，可已经拿31万美元了。”

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1993年，美国联邦证券委员会首次强制一些上市公司披露高管的薪金和津贴的明细资料。这样做的想法是，一旦薪酬公开，董事会就不再愿意给高管们支付天文数字的薪金和津贴了。监管人员希望这样做能根治公司高管薪酬飞涨这一顽症。因为无论是来自监管机关、立法机构，还是股票持有人的压力都没有将这一问题解决。不错，这种情况确实需要制止：1976年，高管们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工人的36倍；而到了1993年，高管们的平均薪酬已经是工人的131倍。

猜猜看，这一政策颁布之后出现了什么情况？薪酬一旦成为公开信息，媒体就会定期刊登一些特别报道，按高管们的收入高低进行排名。这种信息公开不但没有压制住高管们薪酬的上涨，反而使得美国公司的高管们开始互相攀比工资，到头来，高管们的工资火箭般地往上蹿。这一趋势又进一步被一些薪酬咨询公司所“推动”，他们建议那些当

加薪

◎赵德亮
〔美〕艾瑞里
夏培洁
译

高管的客户回去要求幅度惊人的加薪。结果呢？现在公司高管们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369倍，是高管薪酬公开前的近3倍。

想到这些，当我遇到一个公司高管时，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工资数据库里的信息被公司上下知道了，”我试探着问，“那会怎么样？”

那个高管警觉地看着我，说：“那会披露出很多事情来——内部交易、金融丑闻，诸如此类。如果每个人的工资都被大家知道了，那可是真正的灾难。除了那个薪水最高的人，所有人都会觉得工资太低——要是他们出去另谋高就，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这难道不奇怪吗？工资多少与幸福程度的关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密，这一点已经反复得到了证明。研究证明，最幸福的人并不在个人收入最高的国家里。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劲儿地争取高工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嫉妒。正如20世纪的记者、讽刺家、社会评论家、愤世嫉俗者、自由思想家H.L.门肯指出的，一个人对工资是否满意，取决于他是否比他妹夫挣得多。为什么和妹夫比？因为这种比较是明显而又现成的。

公司高管薪酬的无节制增加已经给社会造成损害性后果。高管工资的无度增长，非但不会使他们感到羞耻，还会鼓励他们之间进行攀比，再次要求加薪。

“在互联网时代，《纽约时报》的一条标题中说，‘富人现在嫉妒的是比自己更富有的人’。”

(余娟摘自中信出版社《怪诞行为学》一书，喻梁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当我是什人

妈妈经常问我：“以后找到老婆会不会不要妈？”我总是严肃地摇摇头：“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能找到老婆的人吗？”

怀哪吒

朋友总是懒得下楼拿快递，每次网购都备注“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前几天，一直给公司送快递的大叔终于忍不住对朋友说：“给你送上楼已经整整两年啦！你怀的是哪吒吗？”

怕你闹事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张请柬，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我邂逅了一位帅哥，他自始至终都陪在我身边。婚礼结束时我羞涩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他腼腆地一笑：“我是酒店的保安，新郎让我全程盯着你，怕你闹事！”

宽容

儿子拿回成绩单。老爸：“数学0分，语文1分。”儿子点点头，颤抖中……空气凝结，气氛无比恐怖，儿子感觉大事不妙……老爸深吸一口烟，说道：“儿子啊，你有点偏文科呀！”

吵架

今天跟男友吵架了，两个人在地铁站就没有讲话，像陌生人一样。结果当地铁停下的时候，惯性特别大，我一个踉跄就摔倒了男朋友身上，他抱着我就没有松手。旁边的小伙子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们，然后往旁边的姑娘那儿挪了两步……



算你狠

骑车上班的路上，前面一个大妈突然摔倒在地，我连忙下车过去准备扶，大妈说：“怎么撞人啊？”我愣了一下，掏出手机放起《最炫民族风》，大妈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跳起来，踩着音乐的节奏飘然而去，留下一句话：“小伙子，算你狠。”

提问

有一个孩子问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妈妈说：“当年妈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孩子又问爸爸：“咱家怎么这么穷啊？”爸爸说：“咱家的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

老中医

昨天认识了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与之闲聊。当听到我的职业之后，他建议我：“做你们这一行，夏天应该少开车，多坐公交或者步行；少喝饮料，不能喝酒，更不能喝茶，多喝点白开水；在家尽量不要用空调，多运动；不要在外面吃饭，特别是海鲜……”我点了点头，老中医接着说，“毕竟，你这行挣得太少

了。”

相亲

一天一男的去相亲。女：“你有房吗？”男的拿出了一本房产证。女：“你有车吗？”男的拿出了驾驶证。女：“你要是有飞机的话就更好了。”男的拿出了飞机驾驶证。女：“哇，好厉害！那你会开火车吗？”男的拿出了火车驾驶证。女：“我太爱你了，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啊？”男：“我是专业办假证的。”

何首乌的根

小丽的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相亲回来，我问她：“他长得帅气吗？”

小丽回答：“不帅，像何首乌的根。”

我迷茫：“啥叫何首乌的根？”

小丽答：“初具人形。”

天上掉馅饼

我趴在楼上阳台吃馅饼，忽然听到楼下有一对男女在谈话。女孩脸很红，低头搓着手说：“七夕节到了，你能给我买条钻石项链吗？”男孩淡淡地说：“只要天上掉馅饼，我就一定给你买……”我一听，顺势就把馅饼丢到了男孩头上……加油吧，妹子，哥只能帮你到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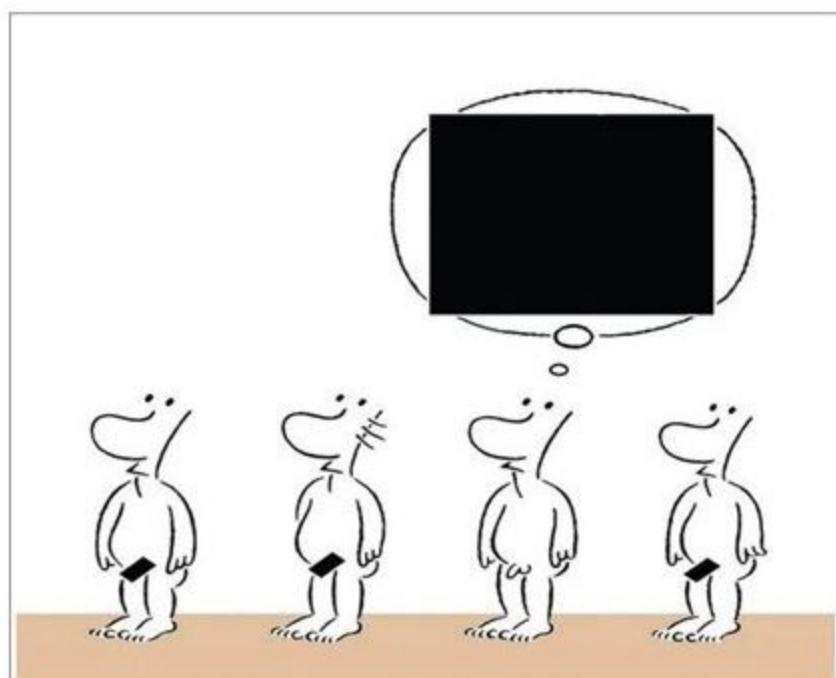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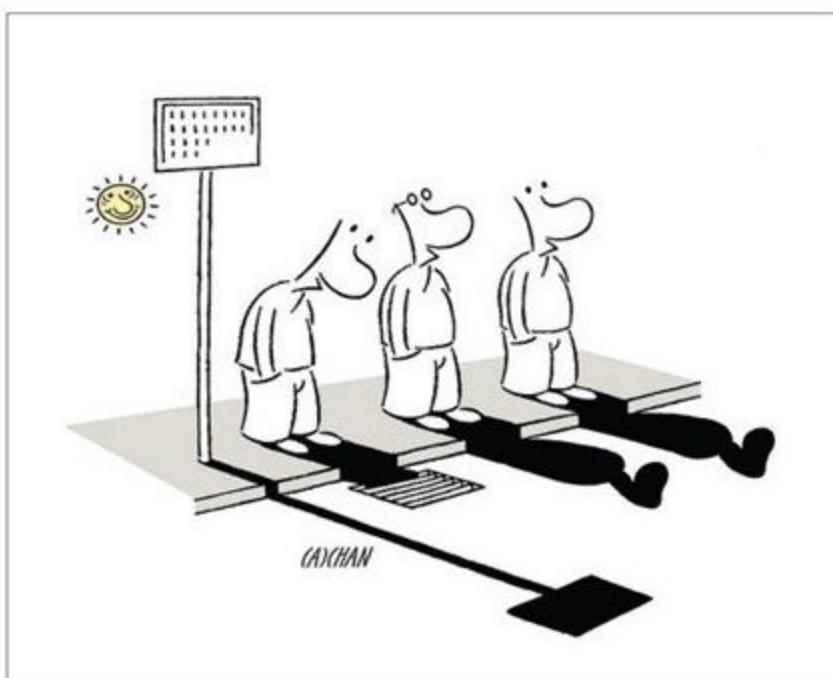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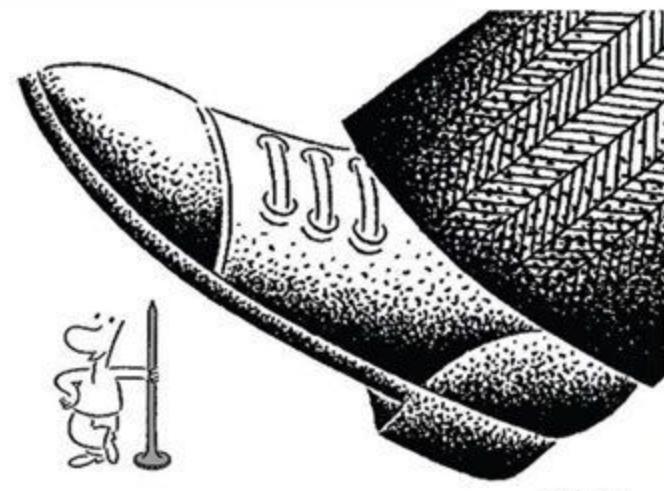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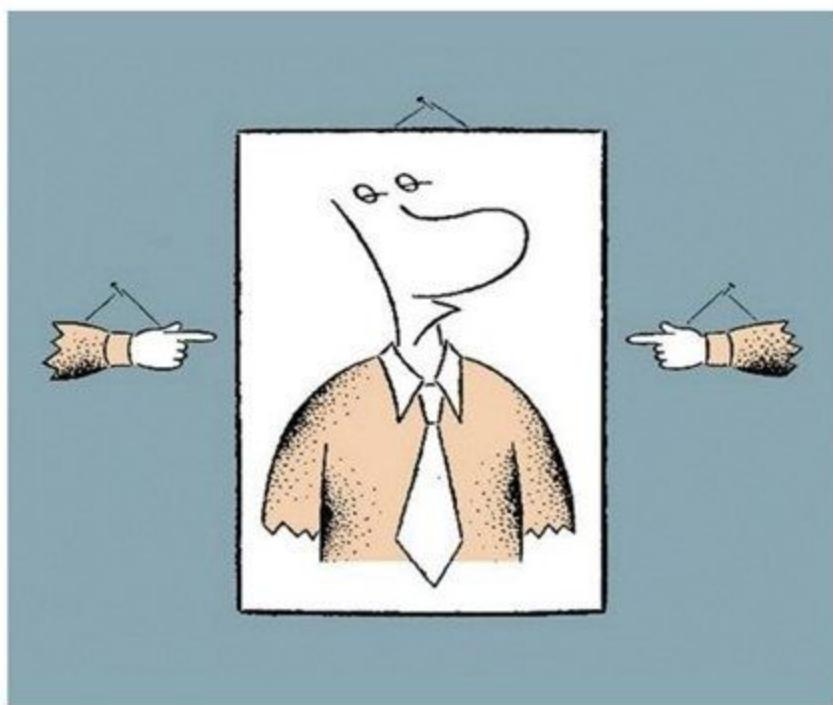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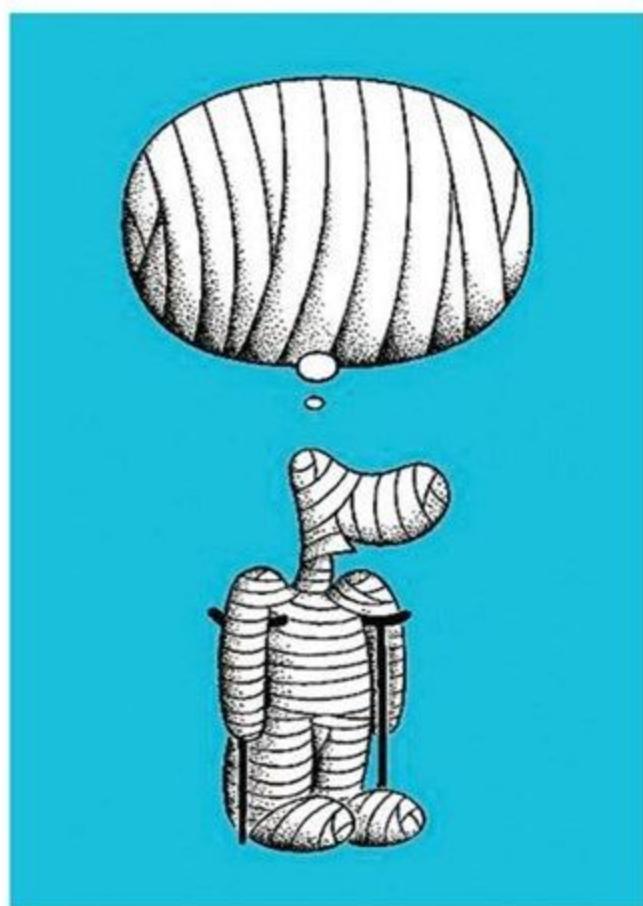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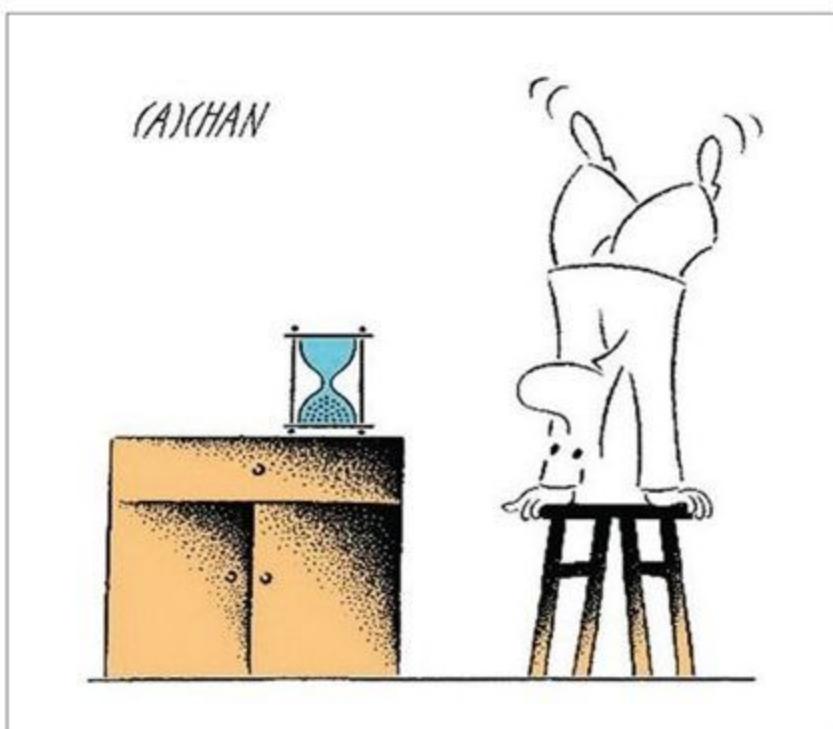
压黄线

交警要求一个女司机出示驾照。美女问：“怎么了？”交警说：“你压黄线了。”美女说：“咋了，压断了？”

（极品咖啡、余娟、龙华、余长生等摘）

罗马尼亚漫画作品欣赏

◎Juraj Cajcian





自从把父亲暂时安顿在我家之后，撒谎便成为我每日必修的课题。

清晨，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知道又是父亲，我便睡眼惺忪地问：“爸，您找我有事啊？”“女儿啊，我要回家看看。”

我在被窝里翻了个身，问他：“您在我家吃得好、住得好，干吗要回北投呢？”“哎，我要去拿钱！我想起来了，在北投的家里，还有我的存折、图章和钱哪。”

他不是失智了吗？怎么钱的事就是忘不了？我想着想着，心头好似有乱鼓一阵急敲，睡意全消，只好下床，再度从抽屉中找出自己替父亲开的新存折和另外刻的新图章，开始编起亦真亦假的故事：“爸爸，您忘了，我把北投老家里东西都搬过来了，干吗还要回去呢？您看，这不就是您的存折、图章吗？您的户头就在楼下银行，存着好多钱，花不完的。不信您数数看，个、十、百、千、万、十万，哇，好多钱。”

我的声调抑扬顿挫，演着每天都要演好几遍的戏码，演技也因为一再磨炼而更加精湛。父亲因我逼真的表演半信半疑，看着崭新但清清楚楚写着他名字的存折，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为了证明这不是撒谎，我匆匆梳洗，领着已穿戴整齐准备回家的父亲，到楼下银行的ATM机前，看清楚他户头里的数字，还怕他印象不深刻，再取出两千元，让他来回抚摸并回忆钞票的真实感后，

放进他上衣口袋里。

以为靠撒谎，我的日子可以和他的糊涂一起度过，谁知在英国定居多年的儿子，突然要回来和我们长住一段时间，这可搅乱了我们的一池混沌。

我忙着在客厅挪动家具，想再隔出一个空间，安顿多出的一个家人。但我既是父亲的女儿，亦是儿子的母亲，该怎样安排，才能摆平我心中那杆儿秤呢？

父亲原有自己的家，在北投山边一个环境清幽的公寓楼中。八年前，嫂嫂和侄儿们移民加拿大，长兄不习惯一个人住，就搬进父母那不到30平方米的公寓去了。

当时父母身体还好，很乐于照顾人到中年忽然变成单身的大儿子。三个人住在一起，虽然有些拥挤，但彼此间互相照应，相互取暖，仿佛时光倒流，三个中老年人分别重拾过往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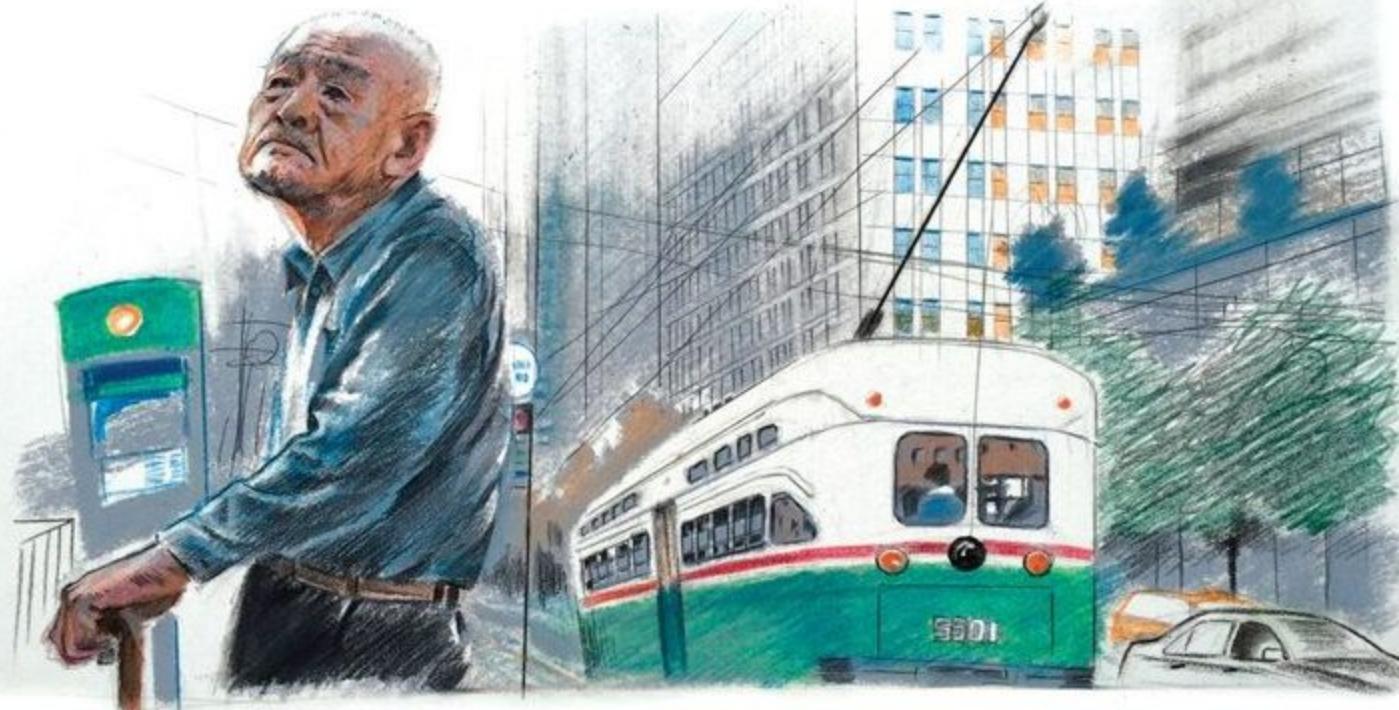
但随着父母的逐渐衰老，照顾长兄的能力减弱，仰赖长兄的时间增多，原本享受亲情陪伴与天伦之乐的长兄，不堪肩上的重担。尤其是失智日趋严重、生活在自己时空中的父亲，已搭不上常人的列车。

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我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听到医生惊人的宣判：你母亲，已是癌症末期！

主治医师面无表情地默坐在我对面，等待我的答复：要告知病人吗？要做介入治疗吗？你没有其

口 娘 家

● 蔡 怡





他家人可商量吗？

家人当然是有，但长兄刚去加拿大探亲；弟弟在上海工作；老公出差去了香港；儿子定居英国……身边不知何时吹来一阵寒风，在这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吹得我直打哆嗦，多少话梗在喉头。

我全凭直觉将母亲安排住进病房，依赖医生抽肺积水来减轻她的痛苦，同时帮父亲匆匆收拾简单衣物，接回我家，暂时安顿在空着的儿子的房间里。每天，我带着父亲往来跑医院，陪母亲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程。

母亲过世办丧事时，所有亲人由外地返台奔丧，看起来，浩浩荡荡一大家子，好不温暖。但丧事一办完，所有的亲人都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曾驻足关心：“失智的老父亲该怎么办？”好像只要不触碰这个问题，它就会消失不见；好像只要戴上一副墨镜，就可切断我眼神里的殷殷期盼。

我的心颤抖着下起小雨来，那滴滴答答的雨声像在呜咽，像是我的低诉：母亲一走，家就散了。

一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斜风细雨吹得我心头更加冷飕飕，暗忖该回北投娘家替父亲拿些冬衣。未料，打开老家大门一看，除了客厅的沙发依旧，整个房子居然空无一物，剩下的只是窗前几株母亲生前手植的兰草，在凄风苦雨中摇头晃脑……

刚失去母亲，又失去娘家的我，瞬间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回到自己家，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暂住于儿子房间里的老父亲。我失去所有依靠，成了天地间一孤雏，只剩个相貌神似父亲的躯壳，呆滞于身旁。我望着他，失智的、错乱的，岂止是他一人？第二天我病倒了，发起高烧。在高烧中，我仿佛独自在狂风暴雨中奔跑，那又酸又苦的雨水，不断地冲进喉咙里。但在昏沉模糊中，我感觉有个影子在我身边陪伴，有只温暖的大手，不断地轻抚我滚烫的额头。

大病初愈的我，逐渐发现，留在身边的父亲绝不只是一个空壳，而是个依然有热度、有灵魂的亲人，只不过他的灵魂有些缩水罢了。我喜出望外，和他一起唱儿歌、说数来宝，一起画图、折纸，过起身份颠倒的日子。

两年多的时光，在不断的挫折与失望中摸索，在泪水与痛苦中匍匐前进。好不容易才进入状态，儿子却从英国回来了。我想从长计议，但父亲并不给我缓兵延宕的时间，一大清早又直接打开我房门走了进来：“女儿，你母亲该回来了，我要跟她

住。”我当场愣住，心里一阵抽痛，刚结疤的伤口被狠狠撕裂开来。

昨天不是编了故事告诉他，长兄带母亲坐飞机，飞到“天的另一边”去了？而他自己不是也回答：“喔，天的另一边，是外国吗？美国？那太远了，我不跟她去了。”

显然，转眼他又忘了，今天对母亲身在何处我又该编个什么说法呢？我曾经因为累了、词穷了，不想再说谎，不想再演戏，就直截了当地回答：“妈妈不是已经去世了吗？您不是全程参与她的丧礼了吗？”结果他崩溃到无法收拾，好像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哭得不像失去配偶，倒像失去母亲的小孩。但眼泪刚擦干，他马上又转头问我：“你母亲该回来了吧？”

老父因为看到身材高大、以前他很疼爱、现在却完全不认识的外孙，局促地蜷缩在沙发上睡觉，内心不安，无论我编什么故事，他都要坚持回家。眼看再不答应，父亲即将翻脸，我顾不得门外正是风横雨斜，打伞带他出门坐出租车。

回到娘家公寓门外，父亲兴奋地指东指西：这是我与你母亲散步的院子，那是我成天张望你的窗口，这是……那是……好像我从来就不认识这块曾流着蜜汁的伤心地。

父亲终于走进睽违两年的家，这个他朝思暮想，以为还有母亲身影、儿女欢笑、饭菜飘香的家；走进这个他还在里面做父亲，还是一家之主的温暖城堡。

他双腿一抖一抖，吃力地走着，还回头望我。他的眼神也在发抖，如穷夜微火，闪烁着，然后灭了……他摸索着沙发坐下，像走失的五岁小孩，不拭泪，也不寻求我的协助，“哇”地大哭：“我的床铺、我的被子、我的家呢？家没有了，我怎么回家——啊——”

87岁老父的心，被敲出一个空洞，眼泪就从空洞中流出，其悲凉的哭声，和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穿插交错，一声声、一滴滴地敲打在窗外的芭蕉树上，更一针针地刺在我的心头。

我勇敢地擦干自己的泪水，决心不再犹豫，也不再撒谎，坚强地回过头，紧紧握住父亲温热的手掌，展开欢颜，像个撒娇的小女孩，说：“女儿的家，就是您永远的家。爸，咱们回家吧！”

（心香一瓣摘自《北京文学》2015年第10期，
李小光图）

◎
王
菁
野

与人分享的爱情

女裁缝阿芙多吉娅的房间里光线很好，陈设简单朴素，却很舒服。在庄园里，正是这个年轻貌美、举止优雅的姑娘让年轻的屠格涅夫心生波澜、一见钟情，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但是，少爷的风流韵事很快传到了屠格涅夫母亲的耳朵里。性格越来越乖戾的母亲认为，屠格涅夫与阿芙多吉娅之间的爱情“纯粹是出于肉体的爱”，便将阿芙多吉娅赶出庄园。当时，姑娘已怀有身孕，独自含悲忍泪地来到莫斯科，几个月后生下了女儿波拉格娅，这是屠格涅夫在世上唯一的血脉。阿芙多吉娅将出生不久的女婴送回到屠格涅夫的庄园，自己则嫁给了一个平民。屠格涅夫无法忘怀这一段爱情，他写了一首小诗《一朵小花》，倾吐了他对阿芙多吉娅的思念和歉疚：

你采下了小花，却伤害了它……她来到尘世，
莫非只为偎在你心？

这一段夭折的爱情或许对屠格涅夫的爱情观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这位作家日后的情爱体验明显是倾向于灵魂的爱，而非肉体的爱。这极有可能是，屠格涅夫在内心深处将肉体与灵魂做了彻底的切割。当然，对屠格涅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阿芙多吉娅，也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外国女人——法国西班牙裔女高音歌唱家波丽娜·维亚尔多。25岁的屠格涅夫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见到维亚尔多，就着了魔一般地爱上了这个女人。为了这个女人，屠格涅夫不惜离家去国，天涯海角地追随着她，甚至将自己的女儿波拉格娅送给她做养女。其时，这个女人已嫁作人妇，其夫君是法国人，与屠格涅夫一见如故。

屠格涅夫活了65岁，真正住在这个生他养他的庄园里的总共有17年。为了追寻这份不平凡的爱情，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总是与维亚尔多一家比邻而居，且时常造访。维亚尔多的丈夫比她大20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妻子的这位追随者或许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的。屠格涅夫作为维亚尔多和那个家庭的朋友与他们共同厮守着。他一直钟情于这个女子，终身未娶，以至于在他逝去后，那座偌大的庄园后继无人。最终，屠格涅夫的庄园被他的一位远房亲戚继承下来。然而，这位亲戚也很有钱，对这座庄园并不感兴趣，庄园曾被长期闲置，无人问津。

我注意到，故居的房间内挂着的所有屠格涅夫画像都保持着同一种特殊的姿势：他把右手伸进衣服内按住胸口，那是心脏跳动的地方，也许，那里隐藏着令他一生都隐隐作痛的秘密。

屠格涅夫对待爱情的方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尽管他所追求的对象对他十分平淡，尽管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一直生活在那个家庭的外边”，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爱情延绵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临死前，屠格涅夫把他写给维亚尔多的书信和其他文稿全部交给维亚尔多保存，没想到这些珍贵的资料都被维亚尔多付之一炬。屠格涅夫把毕生的爱都奉献给了维亚尔多，但献给她的诗在全集中只有一首，这就是《我为何一再吟着忧郁的诗》。

那热情的声，那动听的音，为什么，夜阑人静时，飞进我身边，要我倾听——为什么，不是我将那隐痛之火点燃在她的心中……她胸间愁苦的呻吟不是为我而悲恸。这又是为何，我的心，疯狂地奔去她的脚下，就像海浪起伏翻滚涌向无际的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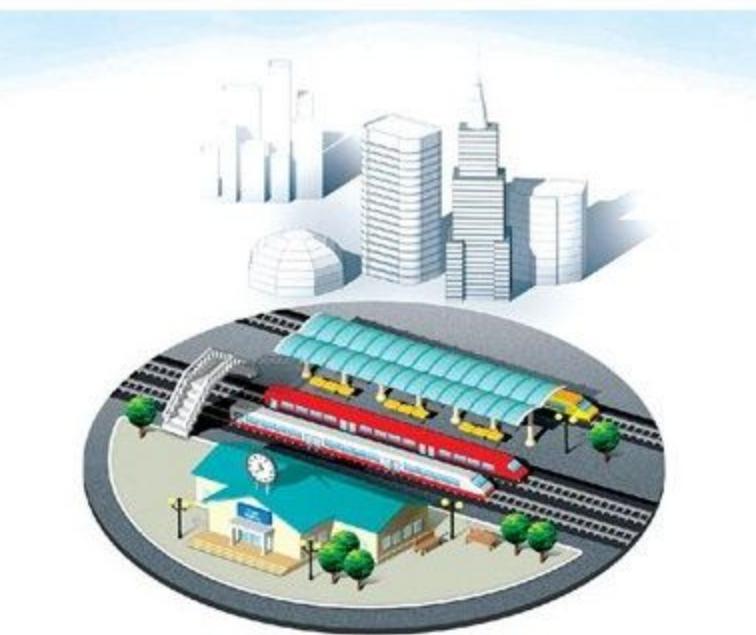
伦敦火车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每天要接待两三百万人。车站分为地上、地面、地下三层，每层有16个进出口。刚建成时，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语言不通，加之火车站的环境又复杂，每天坐错车要求退票改签的旅客达上千人，高峰期一天曾有上万人赶不上车或是坐错车。

当时车站的领导发动大家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有人建议，增加人手，在每个候车室、月台做引导。但这种方案被否定了，因为不是每一个旅客都懂英文。

有一个年轻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动售票机出售的车票的颜色和候车室的颜色、月台的颜色以及要乘坐的火车的颜色对应起来。

比如，旅客从自动售票机上买一张到曼彻斯特的车票，车票是蓝色的，旅客就去蓝色的候车室候车，然后上蓝色的月台，最后上蓝色的火车。只要你不是色盲，即使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也能到达目的地。

当时就有人反对说，为什么要改候车室、月台和火车的颜色，花花绿绿的，不让人看花眼了吗？这样花费的成本太大了。也有人说，月台这么多，



七种颜色的伦敦火车站

●头发乱了

火车这么多，用来区别的颜色不多，肯定会有接近的，到时候旅客因为无法区分清楚颜色而乱坐火车不是更麻烦吗？

车站领导敏锐地意识到改变候车室、月台和火车的颜色，这一打破常规的做法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于是认同了年轻人的想法，让他在最短时间内完善这个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这个年轻人做出了最完美的方案：在同一时间段内，所有的候车室、月台及进站的

火车，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区分开来。接着用一种特殊的LED灯光把一个方向的旅客引导到一种颜色的候车室内，在一个候车室内，按车票上的出发时间顺着一种颜色的通道走到相同颜色的月台，然后上同一颜色的火车。

现在，你要是去英国旅游，在伦敦火车站，你不用问任何人就可以轻松乘上火车并到达目的地。

打破常规，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不仅让伦敦火车站成为世界上每天接待人数最多、运行最通畅的交通枢纽，也成为游客到英国必看的风景之一。

(秋野摘自《生活潮》2015年10月上，全景视觉供图)

一声声的发问，饱含着无限的深情，这份不能专有又无法遏制的爱情令屠格涅夫怎样痛并快乐着，我们从这仅存的一首情诗中便可见一斑。另外，我们可在屠格涅夫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说真的，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已经看够了人家的面色，自己又没有家，待着干什么。”可见，那种与人分享的爱情和寄人篱下的滋味很难受。可是，他承认还是无法抵挡爱情的魔力：“很久以来，她在我的心中是女中豪杰，她永远使别的女子黯然失色。我自作自受，我唯有在一个女子踩在我的脖子上，将我的头按进泥土里时才感到幸福，我的上帝呀……”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及她的家庭到底遵循着怎样的情感格局，我们已经

无从考证，但在屠格涅夫临终前，维亚尔多是守在他床前的“唯一亲近的人”。只有这个女人，对屠格涅夫的死伤心欲绝。

我在屠格涅夫的工作室里看到了这位西班牙女歌唱家的半身画像，那张半身像就放在屠格涅夫的工作台上。并不完美的一张脸孔，却镀着一种令人眩目的光辉，在这层光辉的掩盖下，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情。能让屠格涅夫40年如一日地痴恋着的人，一定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只是我无法参透而已。不过，我的脑海里还是浮现出一个著名的典故：塞壬的歌声。

(山高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行走的家园》一书，李晓林图)



◎ 金秋

中国孩子的教养危机

● 卢 璐

好也要选择一下年代。

70年代的夏天，小舅舅扒着火车从济南到章丘同学的村里，偷偷地收一篮子卤水泡过的鸡蛋。妈妈一个一个地蒸给只有几个月大的我吃，掉在地上一点儿渣儿，也被爸爸捡起来吃掉。

80年代的春天，爸爸进了特别红火的外贸局，第一次去了德国。回国的箱子里面，早餐发的盒装果酱、黄油、袋装糖、盐、胡椒、餐巾纸、咖啡棒，他全部敛了回来。在我自己开始出国旅行之前，我并不知道原来家

所谓的教养，其实是和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在饭都吃不上的年代，扯什么贵族？

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我妈上学的学校门口有老乡摆摊儿卖自家产的花生。有的男生饿到无法自持，见到花生抓了就跑，被老乡抓住狠打一通。我妈上的是住校的军队保育小学，抢花生的是少将的儿子。原来就算“官二代”，投生的时候，最

里一直用的印有标记的玻璃杯，是泰国航空的；蓝白塑料柄的刀叉是法国航空的。

90年代，我每天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公交车挤到令人窒息的状态，饭盒被挤扁了，书包带被扯断了，这都不足为奇。

战争、疾病、贫穷，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谈教养。所以，虽然我不认同，但是我可以理解大爷大妈旅行团在国际机场里面高声大叫，在星级酒店吃自助餐，拿自己饭量几倍的食物，在人人排队的景区门口随便插队、勇争第一。人无法超脱自己的时代和教育，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固化了的行为和态度。

二

现在我们去国外旅行，很多都是自由行。遇到的中国旅客，大多是安安静静、彬彬有礼的，英文流利，相处愉快，除非他们带着孩子。

偌大的餐厅里坐满了肤色各异的客人。不远处的一桌是两家中国客人，两对父母和三个八到十岁的孩子。在整个进餐过程中，三个孩子几乎没有坐到椅子上。你追我赶，大呼小叫，一圈一圈地转着满地跑，跑一会儿来吃一口，转头再跑。父母们本来讲话声音并不大，但是为了让孩子听见，不得不扯着嗓子喊。那里成了一个球状的噪声源，整个餐厅的客人都冲他们翻白眼。

两个父亲面对面边吃边聊天，不时还哈哈大笑，仿佛这一切都和自己没有关系。母亲们则高声呼唤孩子们吃肉、吃主食、吃水果，但是没有听到她们说：



“你们要坐好，不要吵。”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对中国父母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孩子整个人瘫软地歪在父亲对面的椅子上，妈妈把水果切成小块，喂到孩子的嘴里面。

隔壁桌子是一家有三个孩子的俄国人。大的两个坐在桌子上自己用刀叉吃饭，一岁多的那个坐在婴儿椅上，用手抓着妈妈切好的食物自己吃。再过去的一桌有一个英国孩子，也坐在椅子上，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对面是一对胖胖的捷克父母带着一个长头发的孩子。孩子不想再吃了，盘子被收到一边，妈妈打开iPad，孩子端坐着看动画片。

大家一起乘船出海。有个七八岁的中国胖小子，平日估计上过英文课。见到外国人，一个箭步冲过来拦住我们的路，超高分贝喊：“Where are you from？”后面的父母满脸的欣慰——英文班的钱付得真值，儿子敢大胆开口和外国人说英语。中午吃自助餐，他跑过来插队，用没有变声的童音尖声地喊：“Bananas, Bananas。”服务员给他拿了香蕉，他端着就走了，原来他不会说英文“Thank you”。

国庆节期间，坐着飞机来星级海滨度假酒店消磨时光的父母们，在国内肯定不是没有受过教育、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贫民。这些父母肯付每小时一百块甚至两百块的高价，逼孩子们去学习英语、国学、奥数、钢琴、芭蕾舞。可是为什么没有父母可以言传身教地让孩子学习一下教养？

要教孩子在和别人讲话之前，先说“Hello”；自己独立安静地坐着吃饭；不要拿自己吃不完的东西；不要在公众场合尖叫

着奔跑；不要插队；用每个周末花了大价钱学的英语，对着为你微笑服务的员工说声谢谢和再见。

这比奥数还难吗？这比五线谱还复杂吗？这比英文语法还繁琐吗？现今中国，没有教养的熊孩子比比皆是。每次说到这个话题，都会有人跳出来，摊着手、耸着肩说：“这就是老人带出来的孩子，我痛心至极，却无可奈何。”

是的，现今中国社会有一个畸形的现象：孩子是父母生，祖父母养。可“子不教，父之过”。没有人说过，养不教是爷爷奶奶的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养孩子都是一个耗费体力、精力、财力的事情。有老人可以帮忙，是分担辛苦，但是不能因为有老人帮助，就放弃了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去硅谷的计算机博物馆参观。闭馆的时间已经到了，大家都被清场到纪念品商店里。这时涌进五六个中国学生，女生都背着叫得出牌子的包包，男生都穿着认得出牌子的T恤。

五分钟之内，我就知道了每个人在这里都买了什么，到美国大概花了多少钱，哪个家里最有钱，哪个家里最有权，哪个女生喜欢哪个男生。

比起讲中文时的张扬，他们讲英文的时候，语调一下子就低了一个八度，含含糊糊地像含着个鸡蛋。在这种奇贵的纪念品小店里，他们之间，照常进行着炫富比赛，每个人都买了非常多的东西。收银太太一直板着脸，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拼命地忍，用最快的速度敲着收银机，终于把这群“财神爷”都送出了门。

小店一下子清静了。收银太太绷着的脸也松缓了下来，长舒一口气，对我和我后面的一两个顾客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一时间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同样的表情，超越了语言和文化——这群祖宗可算走了。

三

现在国人谈话的时候，有个人人热衷的主题：土豪。中国人有多土豪，买空了整个店；中国人有多土豪，买断了整个岛；中国人有多土豪，买下了整条运河……

中国用了三十年赶上了欧洲一百年的经济发展步伐，可是中国的孩子，还是高声尖叫、推搡粗鲁，完全没有意识到除了自己，原来还有别人待在旁边。

也许你会说我苛刻，他们只是孩子，何必计较？就是因为他们是孩子，他们聪明，他们优秀，他们可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成年人，如果选择了要孩子，请你承担自己的责任。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爱，被关注，被抱在膝头温暖地呵护。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习，需要发展，需要尽可能地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用之人。

而每一个孩子在成人之前，更需要让他明白人类社会的礼仪习惯和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让他遵守规定、友好待人。

有教养可以离幸福更近。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棵树，达到静待花开的美好前提是，有人已经剪过枝，施过肥，浇过水。一切就绪，方能静待花开，否则就变了守株待兔。

（梅子摘自微信公众号“lulu_blog”，邝颯图）



悲剧带来的惊喜结局

◎罗惠月 编译

旧金山大地震、爱尔兰大饥荒、泰坦尼克号沉没、黑死病——历史上满是些毫无征兆、此起彼伏且异常恐怖的悲剧，千千万万条生命湮没其中。但灾难偶尔也会产生令人意外的结果。

卡特里娜飓风让儿童更健康

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场风暴。它夺走了2000条生命，引发的洪水淹没了新奥尔良85%的土地。洪水过后，一片废墟，经济损失总计近800亿美元，市民们瞬间流离失所……儿童的健康问题成为全市人民关注的焦点。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新奥尔良土壤中的铅含量高得出奇，儿童受此影响，血液中铅含量很高。铅的危害性极大，不但会缩短大脑运转的寿命，也会使身体的其他方面受损。然而，卡特里

娜飓风来袭时，滔滔洪水涌过城市，卷走了大量有毒的土壤。根据2010年的一项调查，洪水将土壤的含铅量降低了39%，飓风之后出生的孩子血液中的含铅量也相应下降。

大屠杀推动印度独立

阿姆里查大屠杀是殖民主义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部分，400名手无寸铁保卫印度的勇士被英军杀害。

大屠杀发生之前，甘地奉行实用主义，在“一战”中支持英国，希望借此为印度赢得一些自主权。但是1915年大屠杀之后，他对大英帝国最后的幻想随即烟消云散。屠杀悲剧直接使甘地坚定地支持印度独立，最终促成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

动”，并由此改写了印度历史。

核事故促进野生动物保护

“核事故”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这两个地名：切尔诺贝利和福岛。这两次让人闻之色变的悲剧咬噬着两国人民的灵魂。两次核事故都使大量放射物泄露在自然环境中，而放射物的危害将持续几十年。

也许听起来很疯狂，但实际上含有放射性物质的荒地有益于除人以外的动物。福岛核事故让蓝鳍金枪鱼体内带有铯元素，科学家能通过铯精确地追踪它们，帮助自然保护者保护这个数量急剧减少的物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更具戏剧性。这个小镇

被人们抛弃后，只剩下那些仍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后来一些极度濒危的动物来到此地





谦逊之道

◎亦舒

古人坚持谦逊之道。

对方是贤伉俪，自称愚夫妇。人家是府上，自家是寒舍。亲友家孩儿统统尊为公子、千金，自己的子女则谦称小犬、丫头。

文章当然是拙作，主意是愚见。

写一封信，到结尾署名，还得注明愚兄，诚惶诚恐，无论如何不肯做聪明人。

大抵是看穿了，直的树木先遭砍伐，甘的泉水先被汲干，智慧岂可外露？否则人家不怕，便是妒忌，彼时若要明哲保身，非得学习深藏不露。

虽然时移世易，大道理还是不变。

任何一个行业的顶尖人才，总是没有架子的居多。一般人说，官越大越和气。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就是这个意思。

事业做到一定地步，器量、见识、胸襟，自然而然地跟着开阔，实实在在感觉到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手头上的一点成绩，不足夸耀。

也许，只有著名的成功人士方有资格平和得毫不计较，而一般人，犯不起这种奇险，生怕一退让，立即被对头踩死。

(芊芊摘)



并安了家。这个地区如今成为动物圣地，野生动物数量上升的幅度之大是几十年罕见的。

大火创造了现代大都市

我们都听说过芝加哥大火。这场1871年的火灾将城市中心区域烧得一干二净，让全市三分之一的居民无家可归，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恰好是这场大火让这座破败的小城变为如今繁华的大都市。

发生火灾之前，芝加哥是一个活跃但混乱、拥挤的城市，共有33.4万名居民。这场大火改变了这座城市。满目疮痍的城市需要重建。一个个适合现代大都会的新的重建项目通过了，著名的地标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闻名遐迩的湖边地带也建成了。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这场大火放松了政府对移民的紧张态度，成千上万的异地同胞涌入这座城市，加入重建队伍，并最终留了下来。若没有这场大火，美国人口第三大城市极可能还只是一处穷乡僻壤。

大轰炸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

20世纪40年代早期，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军事行动——伦敦大轰炸。在大约9个月的时间里，几千吨炸弹被投放到英国城市里，死伤4.3万人，很多城镇毁于一旦。这场恐怖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可这间接影响了英国战后福利政策的制定。

面对德军闪电战的威胁，英国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在战争中备受摧残的伦敦。于是“全面福利国家”首次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政府补贴的育儿院白天向母亲们开放，而她们正在为战争和防御贡献力量。政府还制定了一项集中住房的政策，以帮助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政府还控制了药物及救护资源的分配，这是英国效率极高的现代医疗体系的前身。这些措施很受欢迎，让支持施行福利政策的工党在1945年选举中大获全胜，也造就了英国现行的福利系统——绝大

部分英国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有保障。

南极悲剧证明了假说

1912年，罗伯特·法尔肯·司各特出发前往南极，为英国开拓疆土，接踵而至的却是悲剧。司各特和他的队伍赶到南极时，挪威人已抢先一步到达。司各特和他的队员们花了一天时间收集岩石样本，随后却被暴风雪困住，12个小时之后全部遇难。

当救援队在挖出司各特和他的队员们的遗体时，他们还发现了几口袋岩石样本。据分析，其中一块岩石是舌羊齿蕨的化石。这正好证明以前大陆是相连的一个整体。

当年，人们对大陆漂移的认识还停留在假想阶段。而这块化石在最不可能出现的遥远的南极大陆现身了，与在印度、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标本一致。这一夜让“大陆漂移”从假说成为大众接受的科学，为现代板块构造学铺平了道路。

(王树芳摘自前十网，王青图)



人生的意义

●Parag Salvi



人生就是——
你闯入父母的生活，变成他们的开心果



人生就是——
你第一次背起书包的兴奋劲儿



人生就是——
和好朋友在教室外面一起被罚站



人生就是——
在大学里邂逅心仪的女孩子时，好朋友在旁陪伴



人生就是——
面试被拒，回去与朋友聚会庆祝失败



人生就是——
做你原来不敢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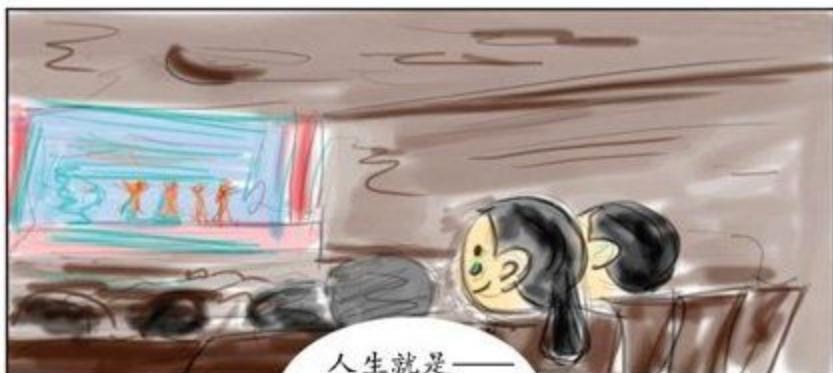
人生就是——
努力忘记新车遭遇的剐蹭



人生就是——
为新家装修



半夜给小家伙换尿片，第二天疲惫地上班



观看孩子表演时落下的那滴眼泪



孩子终于有人来带，你和妻子出去度周末



就算孩子在家，还是忍不住与40岁的另一半偷偷亲一口



妻子已经发火，你却肆无忌惮地放屁“排毒气”



60岁，跑完马拉松



给孙子孙女讲故事



看着孩子生活如意时，自己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人生就是——

让孙女教你操作最新款的数码产品



人生的意義——

就在于一件件小事



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都关中比较安全；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那就定都洛阳。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处于一个安全的地带。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只有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

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宇文泰走投无路，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向东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隋炀帝离开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寻欢作乐。但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

中 国 古 代 的 定 都 哲 学

◎ 押沙龙





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被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682年），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有许多饿殍。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真正的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武则天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本是名正言顺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

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历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的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了所谓的中古时代。这倒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天高几摄氏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生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至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丁 丁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27期，黎 青图）



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告辞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拜访者觉得自己真的该走的时候了，他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呃，我想我……”紧接着主人就说：“噢，你这就要走吗？时间真的还早呢！”于是尴尬就接踵而至了。

在我所知道的这类事情中，最悲惨的例子要数我可怜的朋友琼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是那么忠厚，因而不会说谎，同时又是那么规矩，从不愿失礼。

在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他去一个朋友家拜访。接下来的6个星期都属于他自己——他没有任何事可做。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喝了两杯茶，然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呃，我想我……”

可是女主人说：“噢，别急！琼斯先生，你真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

琼斯从来都是说实话的。“噢，能。”他说。

他留了下来，喝了11杯茶。夜幕降临，他再一次站起来，怯生生地说：“我想我真的……”

“你非要走吗？”女主人客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可以留下来吃晚饭呢……”

“呃，是可以的。”

呢！你有什么事要去办吗？”

“没什么事。”他承认，接着又闷声闷气地说了说将闲6个星期，然后苦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大家发现主人家的宝贝儿子把琼斯先生的帽子给藏起来了，因此男主人说琼斯先生非留下来不可了。于是琼斯又待了下来。他时时刻刻都想果断地离去，可就是办不到。后来男主人开始厌烦了，他用反话挖苦说：“琼斯先生最好留下来过夜。”琼斯误解了他的本意，竟热泪盈眶地向他连连道谢。于是男主人便把他安顿在一间空房里，内心却在狠狠地诅咒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男主人进城上班去了，留下琼斯和儿子玩。这一天琼斯一直在琢磨要离去，可他又左右为难，根本没法脱身。男主人下班回来，发现琼斯居然还在家里赖着，大感吃惊和恼火。他想干脆开个玩笑把琼斯支走吧，于是就说，他认为该向琼斯先生收房租和伙食费了。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加拿大〕里柯克

“那就留下来吧，我肯定我丈夫会很高兴的。”

“好吧。”

吃完饭之后，女主人想“打开他的话匣子”，于是就拿出照片来给他看。

到20:30的时候，琼斯已看了71张照片，大约还有69张没看。

琼斯站了起来：“告辞！”

主人说：“嗨，才20:30



“你在哪里？”根据一项调查，夫妇对白中，老婆问丈夫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恋爱中，男人的回答是：“我希望在你身边。”但是专家指出，一对夫妇的热恋，有个三四年已很幸运。经济的压力、抚养子女的负担之下，爱情渐淡，“你在哪里”变成了管束，令男人喘不过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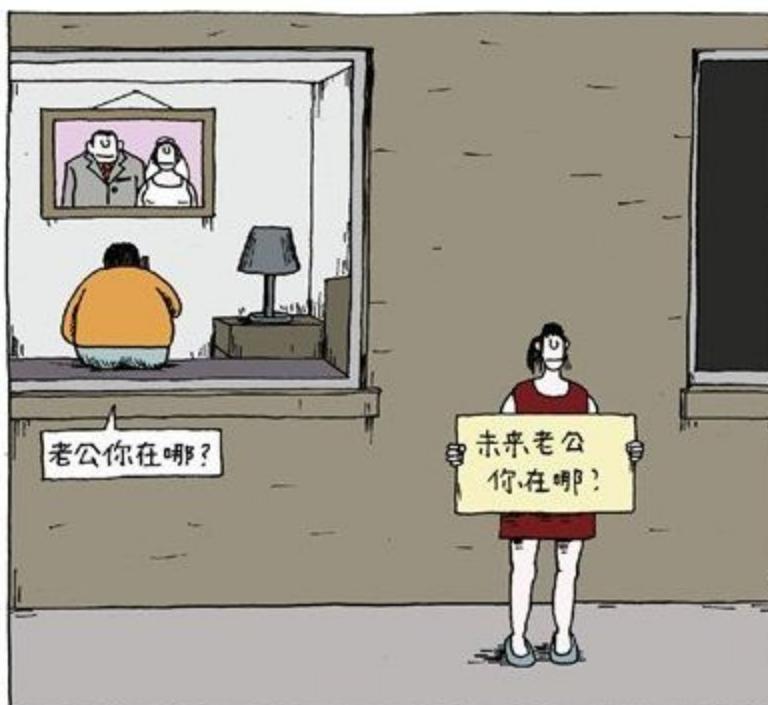
无趣的男人，将很快衰老；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才是好男人。可是女人永远都不明白这一点。大人也需要玩具：从汽车、音响的奢侈，到养鱼、种花的淳朴，都令他们着迷。面对男人的这些兴趣，女人会即刻说：“算了，节省一点，买大一点的房子才能去玩那些无聊的东西！”

路过山顶那家极有品位的咖啡室时，老婆走进超市，大喊：“厕纸又涨价了。”女人的毛病是从一个可爱的少女，一秒一分、一刻一时、一天一年地，变成一个杀梦的人。不过，她们有一千零一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你以为养这个家是那么容易的吗？”她们通常忽视男人的血汗。

和蝎子要蛰死对方的天性一样，女人必须统治，这才对她们的人生产生意义。

嘿！那个不幸的小伙子目瞪口呆了一阵子，然后向他预付了一个月的食宿费，而且还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哭得像个孩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然，他整天都是闷在客厅里，由于缺少新鲜空气加之又缺乏锻炼，他的身体很快就不行了。他靠喝茶



你在哪里

●蔡 澜

女人攻克对方不是在一朝一夕，她们是时时刻刻地、一点点地侵蚀过来。她们长期抗战的功夫，颇值得学习。男人在精疲力竭时觉得反抗已经是多余的，他们便很快地学会投降，这是最不花气力的。

到男人一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的时候，女人又要哭：“我是关心你呀！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反而要说我管你，真是好心没好报！”有时一天来几次电话，到你的办公室，到你的健身房，到你吃饭的餐厅。

好了，这时候男人的狩猎本

和看那些照片来消磨时光，心智显然已经开始失常。最后他终于垮了。后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候，他会从床上惊坐起来，尖叫道：“呃，我想……”紧接着又倒回到枕头上，再过一会儿，他又会跳起来，大叫道：“再来一杯茶，再拿些照片来！”

能爆发，在又听到“你在哪里”的时候，像大力水手吃到了菠菜，偷情的本领愈来愈大，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抓得住。“你在哪里？”“我在开会。”“你在哪里？”“我在加班。”“你在哪里？”“我在餐厅谈生意。”

“怎么这么忙？”女人大喊。

男人心安理得地回答：“多赚一点嘛，中西合璧情人节时，给你买个戒指，为你好嘛。”中西情人节，要十九年才一次。女人还听不出来，感动得要命。对女人们一好，她们便开始担心了。

男人做过亏心事之后心有愧疚，当然对老婆愈来愈好。终归，男人是顾家的，聪明的男人不至于弄到家破人亡。而聪明的女人，学会放丈夫一马，大家除了做夫妇，也可以做朋友。婚姻最圆满时，也是大家成为老伴时。

在女人不明白这一点之前，她们还是要问：“你在哪里？”

最高的境界，最后的绝招，是男人拿起电话，问老婆：“你在哪里？”

（月月鸟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蔡澜眼中的八婆与美女》一书，王 原图）

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痛苦折磨，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去世了。

他的灵魂从囚禁它的牢房挣脱而去，其速度之快就像被追捕的猫越过花园的篱笆一样。

（怡 心摘自《格言》2015年第11期，小黑孩图）



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正经婵儿

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

蔡澜回答得很简单：“贤淑、调皮。”

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多到已经被整理出了两本不大不小的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舒服，不累。

清代人蒋坦写的《秋灯琐忆》里，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个有趣的人。秋芙酷爱下棋，她棋艺不精，但是又常常拉着蒋坦下棋直到天亮。有一次，她把下注的钱都输掉了，蒋坦笑她赢不了。秋芙不服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眼看这局又要输，她便耍赖，使唤怀里的小狗爬到棋盘上搅局，蒋坦拿她没办法，而这

也成为蒋坦后来枯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

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那么计较。有时候要点小赖皮，其实很自律。有趣的女性不是只会笑不会哭，她们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因此很好哄，也很喜欢哄别人。

林语堂曾说，《浮生六记》里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于，即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一蔬一饭都能自得其乐。群居的时候不哀怨命运，孑然自处的时候随顺喜乐，无论被生活怎样对待，都可以找到平凡的乐趣。

沈复生于清乾隆时期，正值太平盛世。他虽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因为没有功名，和芸娘

结婚后同父母关系处得又不是很融洽，所以经济上很拮据，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生活。芸娘性格柔和，相貌秀丽，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布鞋做得尤其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她就拿自己的手工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对于做饭有天分，给她几样寻常蔬菜，她一定可以做出口感不俗的菜肴。

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他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些许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茎上，这神来一笔，使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

芸娘守规矩，但不假正经，侍奉公婆是本分，对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奇。有一年她想去逛庙会，可是碍于她是女子，于是和夫君商量，瞒着婆婆，在家里偷偷把眉毛画粗，戴上帽子，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紧腰带，脚踩时兴的男士蝴蝶履，拉起沈复一起去逛庙会。

有趣的女人是捕手，敏捷地捕捉着生活中的美。芸娘自然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把最琐碎乃至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尽管生活对她严厉，她依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这是中国古代士人讲的“趣”。这个趣是宠辱不惊，是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虽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亦不改其乐。

心中有诗意，因此常微笑；心怀有智慧，因此常感恩；胸中有大欢喜，故而从不怨天尤人。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害怕，每天醒来日子都像是新的，因为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充实了生命，就像是红酒注入了高脚杯。

空 船

●蔡志忠

庄子有一则关于“空”的故事：一个人乘船渡河，有艘空船由上游冲过来，即使脾气最坏的人也不会生气，等空船快撞到时，他会用手轻轻将空船推开。如果船上坐了一个人，乘船渡河者会立刻大喊：“快闪开！船会相撞啊！”喊一次、喊两次、喊三次都没回应，就算脾气再好的人也会动怒！

为何之前不生气，现在却动怒了呢？是因为之前是艘空船，现在船上有人。如果一个人能无我无心，便能遨游于世，有谁能伤害他呢？

（刘振摘自皇冠文化出版社《菩提树下的微笑》一书）

以人 为 鉴

●王鼎钧

某种宗教说，所有的灵魂都不愿转世为人，视做人为苦役，独有一个灵魂自告奋勇。

神问他：“你有什么理由？”他说：“我前世为人，犯了很多错误，很希望有机会从头再来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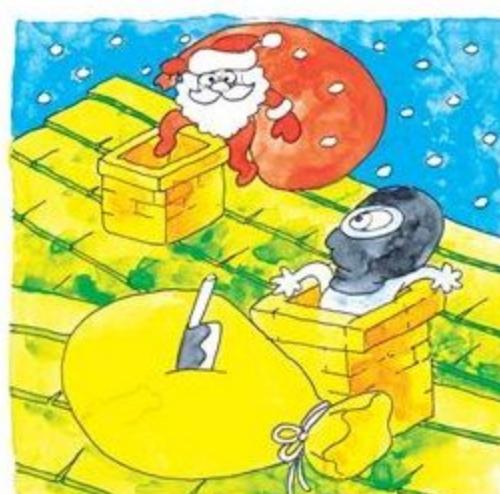
“好吧！”他的要求得到批准。转世之前，依例要先喝一碗迷魂汤，他不肯喝。“喝下这碗汤，前生的经历完全忘记了，如

像三毛一样，住在撒哈拉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玩。于是我想与这样的人为伴，就算是身处黄沙漫天的沙漠，也不会觉得闷。

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把日子经营得红红火火。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



意 · 林



何还能知道长短得失？”神告诉他：“放心吧，你犯下的错误别人也会犯，只要观察别人的行为引以为戒就够了。”

（若 子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人生试金石》一书）

同 一 个 原 因

● [印度] 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苏格拉底在狱中，即将被处决。一天，他听到一位狱友在唱诗人斯忒塞克惹思的情歌，这首歌歌词特别晦涩难懂。

苏格拉底请求这位狱友教他这首情歌。

马乱也无所谓，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改变——容貌、身材、金钱、权势，唯有对生活不计回报的热爱不会朽坏。

当人有趣时，世界也会帮

“你为什么要学？”狱友问。

“以便在我死前再学一样新东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回答。

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听说了这件事，也甚是不解，终于有机会与老师见面上了，他问：“为什么一个人在死前一个星期还要学习新东西？”

苏格拉底：“与你在死前五十年学习新东西，是同一个原因。”

（田文英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我不教他谁教他

● [巴西] 保罗·科埃略

◎陈荣生 译

在盘珪永琢禅师的一次授业期间，一个弟子因偷盗被抓了。

所有的弟子都要求把他赶走，但盘珪永琢并没有这样做。

一周之后，该弟子再次偷盗。其他弟子非常愤怒，一致要求处罚偷盗的弟子。

“你们都很聪明，”盘珪永琢说，“你们知道对错，你们喜欢到哪里学习都可以。但这位可怜的兄弟，他不知道对错，只有我会教他，而我将会继续这样做。”

此时，偷盗者的泪水沿着脸颊滚滚落下，偷盗的欲望即刻消失。

（周继红摘自《羊城晚报》
2015年10月1日）

他。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微斯人，吾
谁与归？

（赵 燕摘自
微信公众号“十点
读书”，赵希岗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关于“上厕所”的那点事儿

●高晓松

公元580年8月26日，中国发明了厕纸。

大家不要觉得厕纸只是个小东西，所有人都要用到，厕纸的发明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四大发明有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纸最早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了纸以后用来干什么呢？当然是先用来写字，但是没几年，人们就发现纸不光能用来写字，写完字以后如果把这纸直接扔了就有点儿浪费了，还可以用来干点儿别的。在用纸当厕所的用具之前，中国人如厕完毕之后用什么呢？用竹片。大家知道在发明用纸写字之前，人们写字用的也是竹片。所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一开始人们用竹片写字，用竹片上厕所，后来就改成了用纸写字，用纸上厕所。纸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的，纸刚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非常贵，到了公元580年，纸的成本降了下来，中国才发明了厕纸。

我小时候特别反对“文以载道”，一本书、一篇文章为什么非要载道啊，讲那么高深的道理，我就喜欢看那些闲书。我记得有一个叫李渔的大闲人，他就写过一本闲书，里边什么正经事儿都没讲，就是讲怎么扫地能不扬灰、怎么追女孩……其中他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讲如何在书房当中上厕所，他说：“如果在书房里摆一个马桶，那这个味道就会影响文思，当文思泉涌的时候突然闻到这种味道，文章就写得不漂亮。可是如果要出去如厕的话，回来该写什么又忘了。那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在书房的墙上钻一个洞，在洞那边放一个

竹片，当文思泉涌的时候突然急着要出恭，就跑到洞那儿向外面撒泡尿。”

我曾经研究过当年皇家的马桶，中国的马桶在那个时候远远超过西方。西方的马桶、下水系统等都是后来才有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是早晨起来直接就把那些东西从窗户泼到外头去，这都是真事儿，还曾经出现过由于下大雨，泼的东西太多，差点儿把人淹死的事情。中国的皇家一直都很讲究，皇家的马桶讲究两点：一个是不想看见，一个是不想嗅见。怎么才能做到看不见呢？马桶的底部放一层水银。大家都知道水银有这种功能，就是固体掉进去以后，它就被淹没在水银底下找不着了。这个味道怎么解决呢？用羽绒。现在大家都穿羽绒服，以前这东西用在皇家的马桶当中，用非常软、非常细的羽绒铺在水银上面，羽绒可以吸附气味。皇家当时的如厕用具是丝绸手帕，皇家贵族就是这么奢侈。后来有了纸以后，他们才改用纸了。

上面说的这些当时只是贵族们在用，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才开始用上纸的呢？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去乡下——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都是一定要了解贫下中农，所以我五六岁的时候，就跟家里人去农村。我去的是北京的农村延庆，还不是非常贫困的农村。可在当时是什么样子？不要说纸了，连吃的东西都很少。

在农村最可怕的事儿就是上厕所，那是我小时候最尴尬的经历。因为都习惯了上城里的厕所，结果一看这农村的厕所什么也没有，就后面墙上铺了一块石头，后来我们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说这叫“发愤图强”。我还记





冥王星知多少

● 谢 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新视野号”宇宙飞船在太阳系飞行，经过9年半、48亿千米的旅程后，不久前飞越距离冥王星最近的地方。冥王星位居宇宙遥远的一角，85年前才被发现，一直是个神秘莫测的星球。

我们首次较清晰地观察冥王星。这个过去曾经被认为是“第九行星”的星球，有一些“底细”，也许你不知道。

一、过去，它的大小一直是个谜。远距离和这颗小星球的大气层，影响了测量的准确性。“新视野号”让科学家得以量出

得当时上厕所是什么样：那时正值春节，大概是初五初六，天还下着雪，地上有雪，我在雪地里蹲着行走了有五十多米，一直摸到人家堆玉米秆子的垛那儿，那儿有很多玉米叶子……

直到现在，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公共厕所里，居然还没有普及卫生纸。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一个国家或者城市文明的重要方面。中国的GDP现在已经世界数一数二了，就差这点儿卫生纸吗，怎么公厕里就没有呢？北京还专门报道过，说我们搞旅游吸引人家来，外国游客想不到上卫生间要自己带纸，当然中国人自己知道，外国游客想不到，进去完事了就很尴尬。在美国，每个厕所里至少有两种纸，大多数的时候有三种纸。我记得我们的公共厕所里以前也试着放过卫生纸，但是我们的国民素质也确实有点儿问题，公共厕所里一放纸，很快就被消耗完了，后来没办法就把纸都收走了。当时还统

它的直径大约是2370千米。

二、冥王星的日出和日落频率，换算成地球时间约为每周一次。这是因为它旋转的方向刚好和地球相反，而且旋转速度很慢。

三、冥王星很小，只有月球的 $\frac{2}{3}$ 。它的5个已知的卫星以紧密、鸟巢似的轨道环绕着它运行。5个如此缠绕的系统，几乎可以摆在地球和月球之间。

四、它仍然不是一个行星。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定义，行星必须是圆的，绕着恒星运转，且有足够的引力，使它们的轨道回避大部分的太空碎片。除非最后一个条件撤除，否则冥王星仍然只是一颗矮行星。

五、除了冥王星外，它的发现者汤博在14年间研究宇宙照片，发现了29500个银河系，多达4000个小行星以及至少一颗新发现的彗星。

六、“新视野号”宇宙飞船里装有汤博的骨灰，两面美国国旗，一枚带有讽刺意味、上头写

有“冥王星：尚未探险”的邮票，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布什送给“新视野号”项目负责人斯坦恩的上面铸有“佛罗里达”字样的2角5分硬币。

七、一个11岁的女孩贝尔妮，为这颗新发现的星球起名Pluto（冥王星），并非因为同名的迪士尼卡通狗。她为新星球命名是在卡通狗出现的前一年。她的舅公镁丹，曾将火星的卫星命名为佛波斯和戴莫斯。

八、Pluto这个词也代表一种泻药，叫“泻药水”。它的广告这么说：“自然不通的时候，Pluto能通。”

九、“新视野号”的行进速度快过子弹。2007年它经过木星附近时受到引力的帮助，速度曾增加到每小时82000千米。它经过冥王星附近时，速度变成每小时48000千米。子弹的平均速度大约只有每小时2700千米。

（刘振摘自《讲义》2015年第10期，Getty Images供图）

计了一下，居然每一个北京市民到公共厕所里平均消费八米卫生纸，八米长的纸啊，写一幅长卷都够了！

我们最先发明了火药，但最后我们被船坚炮利的西方用火药打败；我们最先发明了指南针，但是西方用我们发明的指南针进入了大航海时代，首先发现了世界新大陆；厕纸也是我们最先发明的，现在去西方每个公共厕所里都有厕纸，反而在我们的公共厕所里没有厕纸，这说起来是一个多么伤感的事情啊！

其实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文明，不是少数人的文明，不只是皇家贵族士大夫的文明，而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平等地拥有了这些代表文明的东西，这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

（未名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鱼羊野史·第4卷》一书，喻梁图）



寻找薇薇安

◎假装在纽约

2007年冬季的某一天，一个叫约翰·马鲁夫的地产中介来到芝加哥波提吉公园附近的一个跳蚤市场。他要出版一本关于这个公园的书，想来这里找一些旧照片。兜了一圈后，他找到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很多旧底片，于是就花了400美元买了下来。

回到家他打开箱子，底片很多，足足有3万张，但可惜的是没有他要的波提吉公园的底片。于是他失望地把底片锁进了储藏柜。



几天后，这个年轻人鬼使神差地又想起了这些底片——历史往往就在这样的鬼使神差中发生转变。当他把其中的一些底片扫描进电脑的时候，他惊呆了：眼前出现的是一张张十分精彩、艺术质量很高的照片。

他试探着把几张底片放上eBay，结果意外地受到追捧。对摄影几乎一无所知的马鲁夫不禁产生好奇，到底是谁拍下了这些高水准的照片？

于是，他决定找到这个神秘的拍摄者。

2009年4月，他从另一个买家手里买下了另一个箱子，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来自一家照片冲洗店的信封，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薇薇安·迈尔。

与此同时，马鲁夫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把一部分照片放在了上面，同时开始在街头摄影网站发帖。这些照片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很多人的喜爱，有很多国家的报纸都刊登了照片。

可是，还是没有人知道，薇薇安·迈尔是谁。

随着买到的箱子越来越多，马鲁夫收藏的底片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0万张，而另一位收藏家也收藏了12000张——这个摄影家看起来十分高产。

2009年10月，马鲁夫又买到了一个箱子，在里面找到了一张写着一个地址的信封。马鲁夫找到了这家人，对方告诉他，薇薇安·迈尔是他们家的保姆，在1956年到1972年期间带大了他们家的3个小孩。

真相慢慢地浮出水面。那个叫薇薇安·迈尔的神秘保姆，1926年出生在纽约，2009年在芝加哥病逝，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奥地利人。因为在法





国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她说英语时带着很重的法国口音。1951年，25岁的薇薇安·迈尔和母亲返回美国，在纽约住了5年后搬到了芝加哥。

之后的几十年，直到临终前不久，薇薇安·迈尔一直在芝加哥做保姆。但是，她从来不和外人谈自己的经历。她似乎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交过男朋友。

虽然他们看到过她摆弄相机，但是没有人知道，在那么多年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她像一个扫地僧一样，隐匿在尘世之中，用一台Rollei双镜反光相机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构建了一个如此美妙的摄影世界。



她拍摄的人物有孩子、贵妇、工人、流浪歌手……当然，还有她自己，她的底片里有很多是自拍。

她没有上过一节摄影课程，但是她游走在芝加哥的大街小巷，躲在相机的后面，悄悄地记录下了那么多普通人的面孔、眼神和生活的瞬间。

1959年到1960年期间，她从当时做保姆的家庭请了6个月的假，用尽积蓄去了世界很多城市。所以她留下来的那些底片上，有来自美国、埃及、意大利、法国、菲律宾和泰国的人。对了，她还到过北京。

薇薇安·迈尔从来没有把自己拍的照片展示给外人看过，人们也在不断追问：如果不是为了让人看到，那么她拍摄那些照片是为了什么？大概，可以解释的，只有热爱吧。

如果不是马鲁夫偶然的无心之举，薇薇安·迈尔的名字和她拍摄的十几万张照片，也许永远也不会被世人知道。或许正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扬名立万，所以她的镜头才会如此纯净，而她的故事也才会让人如此震惊和感慨。

2015年1月15日，马鲁夫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获得第8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薇薇安·迈尔终于成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只是，这所有的荣光，不知道是不是薇薇安·迈尔自己所希望拥有的。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薇薇安·迈尔摄）



机场里的小旅行

● 邓 娟

“尊敬的旅客，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

令人害怕的通知还是来了，延误的事实一旦在脑子里散开，所有恶劣情绪都在瞬间被孵化。

你意识到接下来的一连串计划，都将如推翻的多米诺骨牌，要因为这个不属于个人失误的原因而更改。

等待如此可怕，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还要等多久。这个银灰色框架、落地玻璃幕墙、铮亮大理石地板的环境，刚才还在向你展示现代生活的节奏和气息，现在却成了禁锢你的庞然怪物。

但是，并非所有机场都面目可憎。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的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精致、舒适，一如这个国家流露的气质。除了有游戏室和24小时影院，从T1到T3航站楼，分别设有以仙人掌、梦幻花园、兰花、向日葵和蝴蝶为主题的五大花园，展示着美不胜收的热带岛国风情。在超过一

千只蝴蝶都能怡然自得的生态机场，怎么会有人感到无聊苦闷？

高冷的航空公司在这里也格外善解人意，时常举办一些旅游体验活动，比如新西兰航空公司曾在T3航站楼还原电影里霍比特人居住的村落，让旅客们过了一把瘾。

如果你不满足于浅尝辄止，世界上还有多家设有博物馆的机场能够满足你的探索欲。荷兰甚至把国家博物馆搬进了阿姆斯特丹机场，无须办理入境手续，你就能饱览欧洲洼地黄金时代的珍品。此外，韩国仁川机场有汗蒸桑拿，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有天然温泉，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你能享受到米其林名厨烹饪的大餐……

而你不得不承认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如此之大，没有花园、博物馆、米其林美食，有的只是灌着冷气的候机室，面对书店仅售卖成功学，餐厅90元一碗的牛肉面令人难以下咽。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面对的总是这样没有个性的国内城市机场。

在机场，你无法改变环境，便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安排些事情，找一点乐子。

看电影或看书不一定是好主意，对于要求环境私密性的你来说，来来往往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广播不可避免地形成干扰。有时候，在机场观察别人也是一种乐趣。在伦敦斯坦斯特机场，一个身穿明黄色裙子的女人曾引起培训顾问尼克·霍利约克的注意，她手上的绳子连接着一个大大的笑脸气球，却还是无法冲淡她孤独且悲伤的气息。“她这样做，看上去像是为了等某个迟到的人，又或者是因为那个人永远也不来了。”尼克想。在他按下快门的时候，这张意味独特的照片留在了尼克的相册里，也点亮了他日后对这场延误经历的回忆。

延误的场合即使从候机室转移到更狭窄、闷热、封闭的机舱，惊喜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一架北京飞澳门的航班，在北京机场干等了3个小时，关在飞机里的乘客变得暴躁不堪，恰好搭乘这班飞机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自发演奏了一首曲风由从容转向欢快的《美国四重奏》，当乐声流泻，所有人都安静了，飞机一轮又一轮的排队时间显得如此美妙。

当然，你很难遇上这种惊喜。但是你眼前座椅后方总有一只未撕开的清洁袋吧？别以为它的用途就只是装垃圾，澳大利亚天才级摇滚歌手尼克·凯

哪儿有阴影，哪儿就有Wi-Fi ◉宝 谷

杰弗里·汉森是秘鲁利马一家名叫Happiness Brussels的广告技术公司的首席创意官。不久前，秘鲁抗癌机构的一个负责人找到汉森，希望他能帮忙策划制作一个特殊的沙滩广告，广告的目的只有一个——呼吁人们别过久地在太阳底下暴晒。

夏天，许多人在阳光沙滩上流连忘返。但长久地暴露在阳光下，将诱发皮肤癌。皮肤癌是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超过300万人因为被紫外线照射而患上皮肤癌。

该用什么方式来“引诱”人们多在阴凉处待着呢？汉森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到沙滩观察，总算小有收获。他发现，人们现在外出游玩必备一样东西——智能手机。汉森想：对在沙滩用手机的人来说，免费Wi-Fi很具吸引力。

是的，他想在免费Wi-Fi里做文章——如果免



夫就是把这个袋子当便笺纸，记录他旅途中的疲惫、冥想和难忘的瞬间，这些作品最后集成一本书，名字就叫《呕吐袋之歌》。

这些例子借鉴起来其实不需要成本，也没有地域隔阂。只是，习惯赶路的中国人不习惯等一等。在国内，玩手机、打扑克是候机时的主要活动。有一部和飞机有关的电影《幸福终点站》，场景甚至只聚焦在机场。东欧游客维克多到达纽约机场当天，他的祖国发生政变，包括护照在内的证件都失去了法律效力，他既不能办理入境，也无法返回家乡。滞留的他被迫在机场生活了9个月，在椅子上睡觉，在洗手间洗澡，靠着为其他旅客服务赚取伙食费。随遇而安的男人和机场这个浓缩的物理空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他在这里发现了慷慨和野

费Wi-Fi只存在于阴影里，对使用手机的人来说，就具有十足的诱惑力，而他也将轻松达到让人们避免暴晒的目的。

汉森搬出他的技术团队，花了数十天时间，终于研究出一款可供250位手机使用者同时接入网络的阴影Wi-Fi系统。团队用蓝色简易挡板在沙滩上盖起一栋巨型建筑，再将Wi-Fi系统安装在建筑里。在这个蓝色的建筑下，人们可以免费享受Wi-Fi网络服务。不过，只有在建筑的阴影里才有Wi-Fi信号，因为Wi-Fi系统同时配备了可以追踪太阳运动的传感器。当太阳移动，蓝色建筑的影子发生变化，Wi-Fi的信号区域也会随之变化。

哪儿有阴影，哪儿就有免费的Wi-Fi，这对沙滩上的游客来说充满诱惑力。那些喜欢顶着烈日在水里冲浪、暴晒在太阳底下聊天的人统统被吸引到有Wi-Fi的阴影里。所以不难想象，阴影Wi-Fi在利马沙滩推出以后有多受欢迎。阴影Wi-Fi不仅给爱使用手机的人带来便利，更告诉人们：暴晒很危险，只有躲在阴影下才能有效预防皮肤癌。

阴影Wi-Fi被开发出来之后，汉森给它配了一句广告词：Wi-Fi与阳光不可兼得。许多人表示这句广告词很绝妙。的确，对在沙滩上游玩的人们而言，这句广告词不仅是一种选择性诱惑，更是一种健康提示。

（从 容摘自《新智慧》2015年第5期）

心、荒唐与温馨、循规蹈矩和妙趣横生，甚至和空姐产生了爱情。

“准时，虽然是我们对旅行的基本要求，我却经常希望自己的班机能够延误——这样才能被迫在机场里多待一点时间。”阿兰·德波顿说。这位作家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驻扎了一个星期，写了一本《机场里的小旅行》，告诉我们：机场可能比人们以为的更具启发性。除了作为出发和抵达的过渡空间，人们其实可以把机场当成一个目的地，细细品味每一个角落的风景。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小旅行，在每一个地点，遇见不同的人和事物，只要善待时间，就会一直享受在路上的乐趣。

（豆 豆摘自《新一代》2015年第10期，勾 韵图）



1

朋友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个小伙子，骑辆破摩托去什么地方，路况不好，结果“哐啷啷”一声，油箱盖还是什么部件，被颠掉了。

小伙子急忙下车去捡，不料被一个老太太抢先捡起来，她不肯还给小伙子，非说自己捡到的，就归自己了。小伙子好说歹说也没效果，只好报警。

警察来了，也拿老太太没办法，反过来劝小伙子认了吧。这时候高潮来了，只见老太太蹒跚地走到社区废品收购站，把油箱盖卖了5毛钱，然后拿钱走人了。收废品的大哥，又把油箱盖还给了小伙子，事情这才解决。

2

几年前，我在车上遇到个西部人，大家一起说笑，说起他家乡是古都，地下文物极多，随便在自家院子里挖一挖，这辈子就够吃了。

那老兄说：“哪有你们想得那么容易？盯得紧着呢。我们那

儿盖房，经常会挖出古物来，有些人就会一声不响，用锄头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捣碎。反正挖出来也不归自己，何苦来着？”

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们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想象着无数被捣毁的古物，心疼至极，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3

今年5月份，四川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自家

生，从东江捞出了44根疑似乌木的木头，可木头刚从江底被捞出来，林先生就被人举报，说他“倒卖古木”。

林先生打捞上来的疑似乌木被扣留，经有关部门鉴定，发现确是稀世珍奇乌木。当地政府发布通报称：为了表彰林先生上缴国家文物的举动，特给予个人奖金5000元，并颁发荣誉证书。

媒体报道称，调查表明，90%的读者认为，挖掘或是捡到的无主之物不归自己，这么规定不合理，可合理的规定又该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

4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无主之物就意味着无责任，只会带来对资源的极大毁坏。谁也不会珍惜那些产权不明确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不是一纸规定，就能把人变成圣人。只有尊重人性，制度或规定才会有意义。

大概是三年前，韩寒去台湾，把钱包丢了，但很快就找回来了。然后蒋方舟去台湾，也把

尊重人性，制度才有意义

●雾满拦江

门口的承包地里发现了一根罕见的巨形乌木，原本以为这是笔不小的横财，但当地派出所认为吴高亮私采滥挖地下矿产。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这块乌木属于地下文物，必须收归国家所有。

但如何处理这烫手的宝物，当地政府也没主意，只能打报告向上级请示。可始终不见上级回应，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没有结果的烂尾新闻。

两个月后，广东有位林先



那年4月，我一个人到班贝格旅行，那里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小镇上有一幢小别墅吸引了我的注意。别墅并不大，但是外墙上爬满了盛开的白蔷薇，非常美丽。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站在梯子上，认真修剪着蔷薇的枝叶。

这时他身边的一扇窗子忽然打开了，一位老妇人探出头来。与这风景不太和谐的是，她表情焦躁，语速奇快地冲老人大吼大叫着，虽然说的德语我听不太懂，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她强烈的不满。站在梯子上的老人聆听着老妇人的吵闹，手却未停止，依

钱包丢了，也很快找回了。

又不久，一名杭州男子去台湾，也学着韩寒、蒋方舟丢钱包，这次没找回来，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但他回到杭州时，发现钱包已经给他寄回来了。

起初大家感叹台湾人民道德水平就是高，后来才有人发现，台湾和大陆的法律完全是不一样的。大陆这边要求人人做道德君子，要拾金不昧，昧了就要接受道德的谴责。而台湾那边则不然。

台湾民法规定，捡到丢失物品之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应将物品归还，但拾得者可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一的报酬。同时还规定，如果丢失物品的是贫困户，这十分之一的报酬，还应减免。至于对方是不是贫困户，报酬是不是可以减免，如果有争执，这事可以上法庭解决。

这条法律的意义，就在于考虑到人性。占有是人性中无法抑制的本能，但如果捡拾者能够拿



最动人的沉默

●辉姑娘

然慢慢地修剪着枝叶，保持着优雅的沉默。直到吵闹完毕，他也

到报酬，而且还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这就弥补了捡拾者的巨大心理落差。

5

现在国学火热，但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这种热只是虚热、叶公好龙式的热，我们中有些人，根本无意在现实中践行国学。

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土豪，有钱、任性。他在外边做了善事，不取分文，结果孔子骂他：“你无端抬高了道德门槛，把贫穷的善人阻拦在行善的门外。”

此前，贫穷者在行善中，因为获得酬赏而弥补了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会行善不倦。但现在被你一搅和，行善的门槛高到了只能付出而一无所获，这让贫穷者还如何做得起善事？

而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农夫，农夫把牛送给他，作为救命之酬。子路牵牛而归，受到了孔子的表扬。子路懂事，他做了好事，获得了报偿，此后人人都愿意效仿他做好

停了停。忽然，他剪下了一朵身边开得最盛的白蔷薇，微笑着将它递向窗口的老妇人。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暖融融地晒在身上。那一刻，老妇人脸上绽放的笑容，比巴伐利亚的阳光还要灿烂。那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沉默。每一次回忆起来，都带着白蔷薇的淡淡芳香。

沉默可以应对一切，带着微笑与爱的沉默则更胜一筹，在应对的基础上，它可以治愈一切。

(半夏摘自中信出版社《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书，SIPA供图)

事。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6

1788年1月18日，一艘英国战舰，把700多名恶行累累的犯人，押送到了不毛之地。此后80年，英国陆陆续续又流放了16万犯人到这里。多年后，这里崛起了一个富裕而令人羡慕的国家——澳大利亚。

哪怕是一群流氓，也能够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国家，只要制度合理。

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好的法律，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好的规矩或法律，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简单可行，第二是符合人之常情，第三则是能够有效疏理人际关系。人的天性是相同的，入尧舜之国则为尧舜，入桀纣之国则为桀纣，能够于逆流之中保持自身高洁情操的，是稀有物种。

(骑士摘自微信公众号“lwwuwuwu”，王青图)



1973年的某个深夜，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

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亲密的朋友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也同他划清了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

人活在那样的时节，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始写书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簿上写着字，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神游千古，忧在当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事实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刷了这部手稿。但他还在默默地写，写到“生命如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终于摄取了它的所有光芒”。

顾准没有自杀、没有绝望，一位唯物论者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许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远说：“是知识在这个时候拯救了她的儿子。”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就还有救。

事实上，是看在知识的分儿上，这个人还有救。

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讲述自己年近六十，才拥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时的欢愉心情。那份迟到的天真，满溢纸上，真是

被知识拯救的生命

● 吴晓波

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高兴。

书桌是一个象征，一个读书人富足踏实的象征。

当年抗战爆发之时，北平学生奋起抗争，那至今回荡在历史星空的吼声便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个时代，连书桌都放不下了，那问题的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

然而，读着那位商人的文字，在为他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了几分替读书人伤感的凄然。

少年时负笈远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没有一张固定的书桌；到了青年，赶上一个激越的年代，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中，书桌是一种应该远离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到了中年，开始为生计、为职称、为篮中菜、为身边娃而忙碌浮沉，书桌简直就成了一个缥缈的奢望；只有到了儿孙成家、退休事定后的晚年，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来，才蓦然想到，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还没拥有过一张真正的、宁静的书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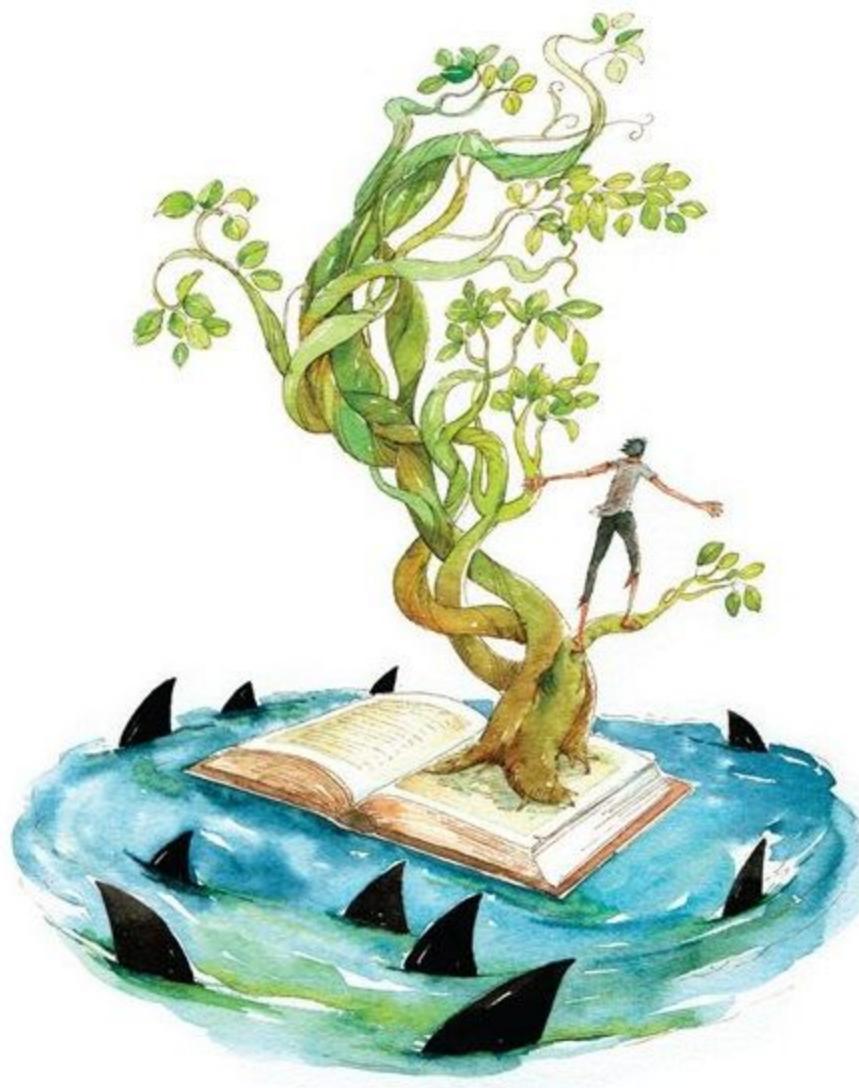
于是自怜、茫然，开始匆匆置办……

这样的描述，几乎是我们父辈的“人生公式”了。

很多年前我大学毕业之际，一位年年拿一等奖学金的同学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毅然决然去了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南方。在毕业晚会上，他昂然宣称：在30岁前，成为一个有自己书桌的读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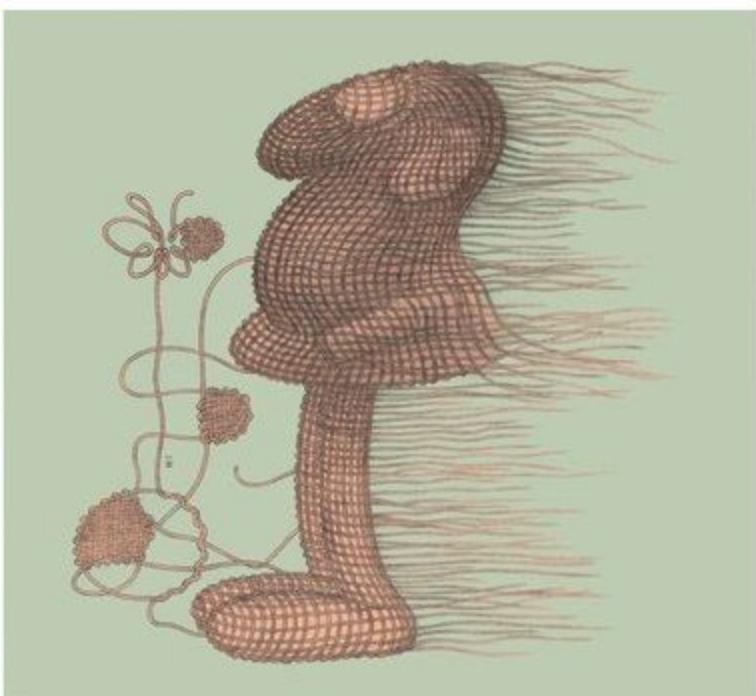
那份豪情壮志，为伤感的晚会平添了一缕憧憬。

在那样的时刻，一张书桌，在学子的心中便意味着全部的“物质基础”——要想有张书





● 崔鹏



理财来自金星， 投资来自火星

我的一个远亲，在过节的时候向我咨询某种非常特殊的投资方式。我虽然不了解这种投资的细节，但大概知道是属于风险不小而且收益不高的那类。我的建议并没有影响这位女士的投资热情。她告诉我，她一直做这种投资，不是因为这个收益高，而是她喜欢，喜欢就足够了。

不止一个投资者和我这么说过，而且这么说的基本都是女性。我曾经对这些没有理性的人感到非常惊讶，或许她们这么说是为了掩饰自己错误的投资决策？但后来我发现，事实似乎是，她们混淆了投资和理财之间的差别。

投资是可以用唯一的标准来衡量的一个领域，这个标准就是在相当长的一个衡量周期中的平均风险下，获得的收益水平。在这些限制条件下，高收益水平的投资对投资者来说就是好的，没有人喜欢

桌，总得先有买书桌的钱吧？总得拥有一个放书桌的空间吧？总得有毫不犹豫买下任何喜欢的书的钱囊吧？总得有从容读完一本书的宽裕时间吧？总得有一群可以从容地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拥有这一切，你不就拥有了位现代读书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吗？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那个晚会已经有20多年了。

低收益的投资，即使这个人再有个性也不会。

投资如此理性，普通人根本没必要去做这件事，应该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做。说得更过分一点，大部分风险水平的投资都应该做指数投资，所以即使专业机构做这种投资也根本没必要让“人”去做。如果某个指数类投资公司向你吹嘘他们的团队如何出色，并要求你为此付钱，你可以转身就走。这是因为，就像股票投资家彼得·林奇说的，你完全没必要请马友友来为你打开收音机。

那么投资者能为自己的财务生活做点什么？也许在理财中，普通人的智慧会更有可为。在这个领域里，充满了人性以及人性的偏好，复杂的文化和局域性问题。

迈克尔·R.所罗门是美国圣约瑟夫大学的行为学教授，在为关于消费和投资的行为寻找案例的过程中，他去了墨西哥。在墨西哥的一座山区小城，所罗门遇到了一位当地的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属于镇上相当不富裕的阶层。他没有一幢过得去的房子，也没有老婆，却穿着相当体面的休闲西装。所罗门的团队对牧羊人的生活状态感到很惊讶，他们问他为什么不把钱先用来修补房子或者让自己吃得好一点。牧羊人回答道：“如果那样，镇上人会看不起我的。”对这个牧羊人来说，他的房子只需要一个干燥背风的地方就可以了，食品也需要填饱肚子，但是他不愿因没有体面的穿着而失去镇上人对他的正面评价。牧羊人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要靠镇上人看得起他、认同他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几套西装也许才是他最重要的资产配置。牧羊人其实也是理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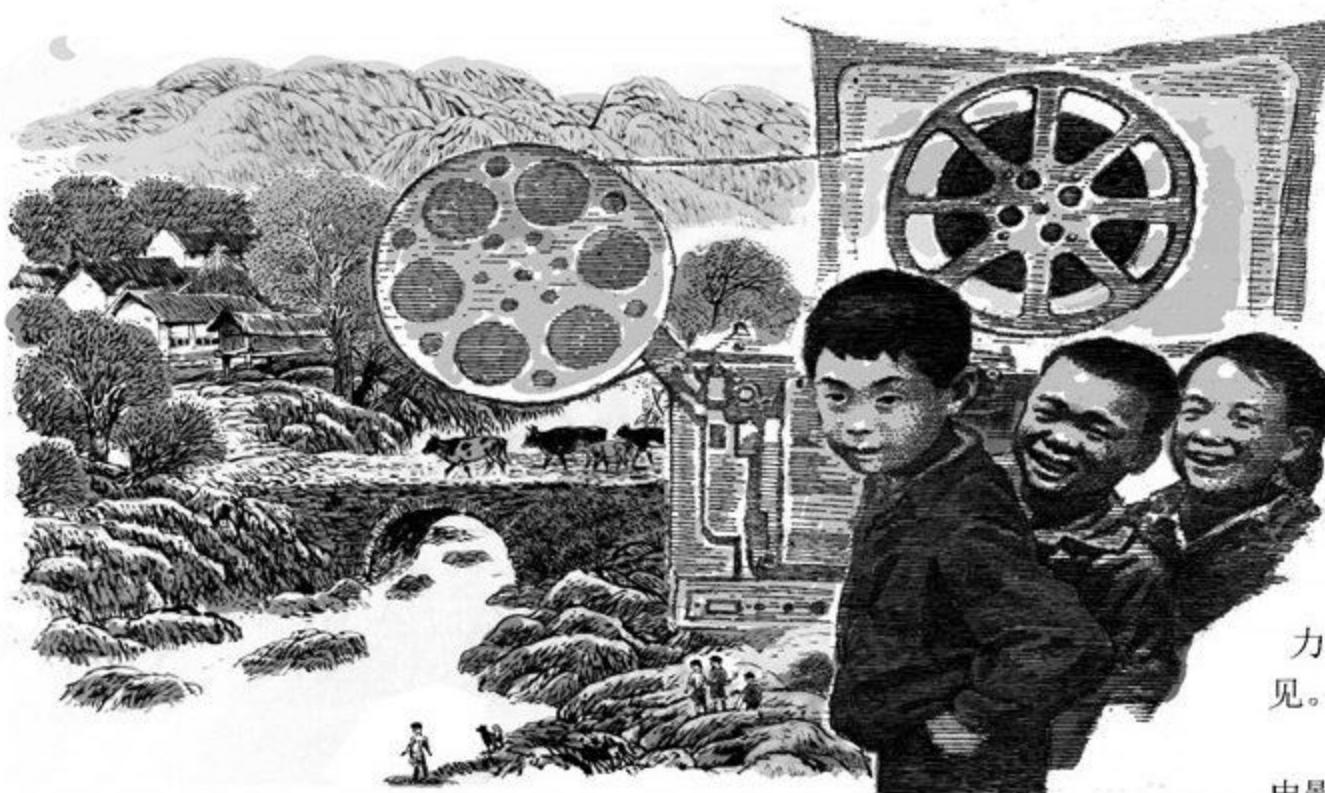
投资是个枯燥的统一世界，而理财是个有趣的平行世界，那才是普通人大有可为的地方。就像有一本书里所说的，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类似的，理财来自金星，投资来自火星。

(赵衡摘自《第一财经周刊》，刘宏图)

20多年来，我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走近一张自己的书桌。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我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的那个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抛弃的顾准是否闪现过这样倔强的念头。

(唐丽光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星如月看多时》一书，勾犇图)



松明照亮的夜晚

●周华诚

有时是碾米坊。

有时是木材厂。

有时是宽敞的晒谷场。

晒谷场上的机会很少。一般只有老人大寿，孝顺儿女包一场电影，放给全村人看，这才会摆出来，在晒谷场上公然放映。鞭炮声召唤远近的人们前来。放的电影喜气洋洋，其中必有一场是越剧《五女拜寿》。另外一场好看得多，很可能会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喜欢的武打片。幕布的两边都会坐满人。在山村幽蓝的夜空下，当剧中人举起手枪射击，靠山边的人看见他是右手举枪，而靠河岸的人则看见主人公是一个左撇子。

碾米坊也不是常态。只有当木材厂堆满了木头，放电影活动实在无法开展之时，碾米坊才会被考虑启用。碾米坊内四壁皆是尘灰，有人走动时，震动起的尘

埃是米糠碎末的气息。但是碾米坊至少有门，可以方便把控，只有买了票的人才被允许进入。碾米坊实在狭小，很大一块地方让给了老旧的碾米机。碾米机靠河岸下的水流冲刷，来带动机械部件吱吱呀呀地旋转。在电影人物悠闲地走动，或是艰辛地思考之时，碾米机就会不失时机地吱吱呀呀起来，为剧情配上合适的音乐。

最好的场地是木材厂。

木材厂宽敞，也有门。窗子高而窄小，试图逃票的人完全爬不进去。在没有伐木计划的时候，这是最适合放电影的地方。

一排排的长条椅子就靠在墙边。有的条椅腿断了，随便找一块木头钉起来，跟原来的一样结实。人们一排排地坐在这样的条椅上，整整齐齐。电影一开始，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人们专心于

别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记得那部叫《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台湾彩色故事片，让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在一排排的长条椅上流眼泪，甚至有人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在闪烁的光柱里，我看放电影的人也哭了，力大如牛能扛两百斤木头的二舅公也抽噎。我也哭了，但我努力遮掩，生怕被别人看见或听见。

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那场电影在村里一连放了一个星期。

有人连续流了七天眼泪，因而心满意足。

我已经忘了放电影的人是谁，面孔如何。我甚至忘了看过哪些电影，也忘了电影的票价是多少。那时候我只有十多岁，还在上小学。我的暑假都在山里的外婆家度过。我只记得一个又一个山村的夜晚，我被小舅、表哥、表姐领着，沿河走三四里的土路，去另一个村庄看电影。

那时外婆家条件并不好，舅舅和表哥们也难得有什么零花钱，哪有钱经常看电影呢。我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时候，山里的人们，经济状况都差不多。每场都有那么多的观众，想来电影票的价钱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晚饭后，人们隔着河岸相互呼喊对方的名字。“吃饱了吗？吃饱了就走哇，电影要开场喽。”“你再等等。”“不等了，我前头走，你后脚来。”

河里的水，是高山上淌下来的溪涧水，一路呢喃。河岸上的人在走，要去三四里地外的

木材厂看电影。今夜放的是什么电影，他们早已知晓。头天电影散场的时候，木材厂墙外边就会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彩色宽银幕武打故事片。

这激动人心的字句，要在人们的心头记挂一整夜，又一整天。现在，还要记挂一路。这样的字句，就像现在的人们看到的3D效果一样，不，比3D效果更富有想象力和冲击力，一路撩动小舅舅和表哥们的弦。

我跟在小舅舅和表哥们的后面，走着山路去看电影。

山村的夜晚，有月亮的时候很亮，没月亮的时候就很黑。

我有四五个舅舅，最小的舅舅当时才十六七岁，白天经常上山砍柴。

他会把松明留下来，晒干。去看电影的路上，他在裤兜里揣一块松明。

什么是松明？山松多油脂，劈成细条，燃以照明，叫松明。

晒干的松明最宜于在很黑的夜晚使用，照亮我们去看电影的路。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天色尚早，朦朦胧胧。对山里人来说，完全用不着任何照明设备，他们的眼睛如夜鹰，熟悉大山的每一处犄角旮旯。松明只在回家时用。

回来时路更黑。小舅会燃起那块松明，举着它，把我们一路带回家中。在石蛙的鸣叫里，在一连串的犬吠声中，那块燃着的松明，会让我们仍然沉浸在摇曳的故事当中，一路都无法自拔。

小山村的每一个夜晚，都

那样令人期待。

在日常艰辛的劳作之外，在上山砍柴、下地劳作、入林伐木及各种各样的挥汗如雨、筋疲力尽之后，小舅舅和表哥们，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仍然充满力量地行走在山村的小道上。

去晒谷场、去碾米坊，更多的时候，是去木材厂。

我十岁还是十一岁的一个夏夜，在去木材厂的路上，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从朦胧的河岸上摔了下去，至今我的右额仍留有一个半指长的疤痕。

它与电影有关，与文艺有关。因此它虽然很难看，但我并不讳言，也从不曾想刻意遮掩。

那个夜晚，小舅舅和表哥们把我从乱石河岸边捞上来，找了一块手帕简单包扎，然后我们便继续前行，去往木材厂。我顽强地看完了那场电影。

我的额头至少包扎了一个月之久。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但肯定磕伤了颅骨。整个过程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只是将各种草药混合研碎包裹在手帕里，捆扎在伤口上。一个月之后，我的伤口成功愈合。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了一部短片，那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放映。时隔多年之后，它让千里之外的一个山村少年从河岸上摔了下去，右额因此留下一个永不消退的疤痕。

那一夜，电影依然摇曳，松明依然摇曳。

（阿 起摘自《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3日，刘志刚图）

智禁手杖

●夏生荷

20世纪60年代初，大卫·舒普将军出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当时，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都有一个习惯，平日都喜欢手持一根轻便的手杖。这是美国独立后，英军留下的殖民地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美国军官的习惯。

时代变迁，这个传统在美国的陆军和空军中已不怎么流行，只有海军还依然如故。其中，又以海军陆战队最为“顽固”。舒普的前任试着劝说下属们放弃手杖，但收效甚微，因为仍有许多军官固执地认为，只有拿着手杖，才能显示出军人的绅士风度。

舒普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转变这种陈旧的观念。事实上，作为海军陆战队的最高长官，他根本无须多费口舌，只要一道禁令就行。但舒普没有这样做，而是发出这样一条指令：“如确有必要，军官有权携带轻便手杖，以便随时支撑他们不够硬朗的身体。”

结果，命令颁布的第二天，就再也没有一个军官带手杖了，他们都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够强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轻松地化解了，既没有伤和气，又保住了彼此的面子。

（余 娟摘自《读书文摘·经典》2015年第9期）





文苑·原创精品

谈到衣服，不得不说张爱玲。她是异数。

她弟弟张子静说她顶喜欢穿古怪的衣服。在一次朋友的婚宴上，她穿一套前清老样式手工绣花的袄裤去道喜，让满座的宾客无不惊奇。有一年，她在战后的香港买到广东的土布，是那种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和嫩黄绿叶子的布料，光彩夺目。这种布料在乡下只有婴儿穿，她却带回上海做衣服，认为此举乃是保存劫后民间艺术。她穿着这样的衣服仿佛穿着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冬天来了，她舅舅叫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博的皮袄，说是让她拆了做件皮大衣。她如获至宝，宁可受冻，也舍不得裁剪这件古董。

看过一张她和李香兰的合照，照片里，她一身米色的薄绸衣裳侧坐在凳子上，左腿搭着右腿，颀长的身材清晰可见。头发齐肩，低眉浅笑，只见两边衣袖、裙摆墨点淡描，暗紫凤凰飞舞其间。那件衣服别具一格、画意古典，是用她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由她的女友炎樱设计做成，将她非凡的气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惊鸿艳影，风华绝代。

看三毛的每张照片，都让我惊叹于她的穿衣打扮。三毛虽不算美人，却有一种独特的风情，足以撼动我们的心灵。说她是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当之无愧。在那个年代就留着中分的刘海，时至今日，多少女人仍然趋之若鹜。三毛的穿衣风格可妩媚动人，红色的波西米亚连衣长裙，配以流苏款的复古配饰；又可



张爱玲（左）与李香兰（右）合影

更衣记

●曾少令

素雅清丽，米色毛衣套白色短裤，搭配黑纹红边的丝巾，再加上一顶米色牛仔帽；也可摩登不羁，粉红色的内衬外加一件白色



三毛

的中长外套，下身一条深灰色的扎脚宽松哈伦裤，裤子膝盖部位有类似补丁的修饰，头戴一顶深灰色鸭舌帽，脚下穿着一双黑色的马丁靴。

印度和中东的纱丽、纱笼、刺绣、棉麻布料的衣裳，充满文艺的况味和流浪的气息，使三毛的着装看起来特立独行、别具一格，充满异域风情。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她在美国洛杉矶曾这样装扮：一顶牛仔布的鸭舌帽，上身穿了一件米色的毛衣，里面搭配一件牛仔衬衣，毛衣外露出牛仔衣的领口和袖口，下身袭一条白色的热裤，三分长的黑色堆堆袜配一双白色的休闲鞋，清新自然，又不失文艺范儿。这种装扮至今受人热捧，尤其深受广大文艺女青年和学生的欢迎。

旗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流行于民国，是中西文化碰撞后引起的服饰变革，脱胎于满洲的旗装，是中国的国粹，更是中国女性文化的象征。我对旗袍情有独钟，它是一种有灵气的衣物，带着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用手轻抚锦缎，冰凉的质感，仿佛穿过民国时期花天锦地的上海滩，看到穿着华美旗袍的女子，妖娆婀娜的身姿，凹凸有致，风情万种，迷人眼，恍如隔世。优美的曲线，有如宋词的婉约；古典的风韵，恰似旧时光的味道。诚如张爱玲所说：“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但并非所有的女人都可以把旗袍的那种美诠释出来，只有那种具有一定阅历的成熟女性才能与旗袍的风韵相得益彰。

追求爱与美

●李银河

静和动是一对矛盾，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总是静久思动，动久思静。就像旅游，在一处住久了，就有出去旅游的冲动；在外面流浪久了，又会有回家的向往。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这样，独处久了，就想凑凑热闹；热闹久了，又想独处。

我的内心总是趋向于静谧，不喜热闹。在大多数时间，我愿意避开人群，过自己安静的日子。我在滨海小城，可以一个人在一套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住几个月，别人以为苦，我却怡然自得。

独处需要两种元素，一是

因为旗袍修身的特点，对形体有很高的要求，却也迎合了南方女子清瘦玲珑的身材。在温柔富贵乡里，一个身材修长的女子，淡扫蛾眉，略施粉黛，袭一件青花瓷旗袍，撑一把油纸伞，徜徉在青石小巷，烟雨朦胧，蓦然回首，那花容带着淡淡的忧伤，那曼妙的身姿足以倾城。让人不禁想起戴望舒《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小时候，母亲会给我缝制衣服，她做的衬衫、毛衣、裙子，让我爱不释手。每次母亲车衣服时，我就站在一旁静静观看，很快我也学会用针线缝缝补补。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玩具就是芭比娃娃，爱给她穿衣、梳妆、打扮。母亲在车衣的过程中常有剩布，我便拿起这些剩布为芭比设

内心强大，二是内心丰富。内心强大是指对他人没有依赖性，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能够成为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是绕树的春藤；成为独立完满的人，而不是依人的小鸟。内心丰富是指人不会使自我陷入无所事



计并制成衣服，按照自己的想法裁剪、缝制，虽比不上买的精致漂亮，但是芭比娃娃穿上很合身，个性十足。我常常是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

六岁那年，一个闷热的午后，我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已是向晚的黄昏。而我身旁的母亲早已不见踪影，约好要一起去学校报名，让她醒来时定要叫醒我，她竟和姐姐一同去了。我心里又是恼火又是害怕，偌大的房子，只有我一个人，四周安静极了，我想出去，门却被母亲反锁了。

我便爬到窗前，望着窗外的夕阳，落日熔金，一片寂静，不禁泪眼蒙眬，只好把满腔怒火发泄到衣服上，于是恨恨地拿起一把剪刀，欲剪碎以解气。正当我把剪刀对准衣服准备下手时，想

事、穷极无聊的境地，总是有写作的动力，有读书的渴求，有观影的兴趣，有对美好事物的兴趣和追求。

叔本华的钟摆理论说，大多数人在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会陷入痛苦，在需求已得到满足时会陷入无聊。人生就在这痛苦与无聊的两端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在一切物质需求已达到满足的境况下，能够继续自己对爱与美的不懈追求，使自己终生不必陷入无聊的境地，这是对一个人的极大挑战。我面对这一挑战跃跃欲试、信心满满，决心将全部身心浸淫在对爱与美的狂热追求之中，并将这一激情保持终生。

(小璐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苑明琨图)

起那是母亲在昏黄的灯光里，一针一线给我做的衣裳，也是我最爱的一件，又狠不下心来，只好剪了一个衣角便作罢。我揩拭泪水，不禁思绪万千，想必是母亲看到我睡得那样香，不忍心惊扰我的美梦吧。顿时觉得母亲那样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亲手给我做的上衣，那柔滑的料子因存有我的体温，已不再冰凉。我忆起往昔她温柔的眼神和慈爱的笑容，终于破涕为笑……许是因为童年的经历，使我对衣服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小时候特别喜欢穿五彩缤纷的衣服，而今，年龄越长，越喜素淡的颜色，倒是与自己的性格越来越贴切了。冬天的时候，我喜欢穿厚厚的高领毛衣，加一件外套和一双雪地靴，即便显得臃肿也无妨，只要它能给我温暖与安全感。



硅谷的人们发明的东西很少。计算机并非硅谷的发明，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互联网，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也并非出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技术“迅速传播”。硅谷有着独特的、近乎魔鬼般的嗅觉，能迅速理解一项发明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并从中盈利。

“破坏性的创造”，这就是人们谈起硅谷是创新工厂时的终极含义。那些离经叛道的个人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为什么硅谷出现在美国？总的说来，美国对这些人才比欧洲友善，而加州最为友善。比如，在欧洲，不穿西服、不打领带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雇员；而在加州，亿万身家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衫。

硅谷的故事未能发生在欧洲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欧洲人不愿冒险的思维模式。我曾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过10年，每当一个工程师团队有一个新产品的想法时，经理就会问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人干过这个吗？”如果他们回答“是”，经理就会说“我们太迟了”；如果他们回答“否”，经理就会说“那就没必要了”。这样，工程师们就没法做什么新东西。而在硅谷，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硅谷培育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文化，进而把它变为一种科学。

硅谷同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教师的思维方式。欧洲大学是静止和封建的官僚体制，一位教授就好像一个男爵，他向助手们施以恩惠，同时他又是系领导的终身奴仆。而与

信念使然。

当人们在这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之后，硅谷便开始受益于其自产的百万富翁的慷慨。慈善活动和天使投资为打造创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的时候要支持创造性。”这可以成为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旧金山湾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社会压力让你必须“与众不同”，必须“做到最好”。

当靠自己的奋斗而致富的人们聚会时，他们不只是吹嘘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还会谈论如何花钱以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为初创公司添翼助飞。在某种意义上，通过个人奋斗成就的百万富翁对使之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体制怀有感恩之情。这一现象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因此，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试验田，然后才是一个科技和创业精神的试验田。

硅谷通过与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结成的三角关系，促成了先进科技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使硅谷成为一个多样的世界。

（珠 珠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硅谷百年——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一书）



硅谷百强分布图

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

● [美] 阿伦·拉奥 皮埃罗·斯加鲁菲

◎侯爱华 译

此相反，旧金山湾区的高校则鼓励其教员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

人们可能会质疑，何以硅谷诞生在美国西海岸而不是东海岸。后者居民的教育程度更高、更加富有，也更加国际化。这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反现存体制的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

《〈读者〉名人堂》系列精品图书上市

《〈读者〉名人堂》系列丛书将30年来出现在《读者》上的名家进行分类，并精选各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名家作品集结成册：

《〈读者〉名人堂·潮流派——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收录时下最热的女作家所撰之文章，其中包括柴静、安妮宝贝、蒋方舟、张悦然、于丹、杨澜、叶倾城等作家。

《〈读者〉名人堂·潮流派——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时下最热的男作家所撰之文章，其中包括韩寒、郭敬明、李承鹏、白岩松、郑渊洁、何炅、黄磊、易中天、郎咸平、当年明月、王朔等作家。

《〈读者〉名人堂·港台风——那些年，青春正红》，收录港台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男作家作品，其中包括李敖、倪匡、刘墉、王鼎钧、林

清玄、余光中、梁文道、李家同、蔡澜、白先勇、苦苓、隐地等作家。

《〈读者〉名人堂·港台风——遇见更好的自己》，收录港台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作品，其中包括龙应台、琼瑶、张小娴、席慕蓉、张晓风、三毛、林海音、亦舒、刘若英等作家。

这是一个多元的文学世界，让你跨界感受文化的价值与魅力。这



其中有由低谷跨越巅峰的励志故事，有丰富的经历与独特趣味述说的人生价值，有独立的个性与思想，篇篇精彩，是大阅读时代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系列图书10月初全国同步上市，各新华书店、网络书店均有销售。

邮购联系：020-85614309
85614308

汇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7号华建大厦C栋601室

收款人：彭昶
邮政编码：510630
户名：广州天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4400 1580 5190
5250 0359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320mm × 450mm；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80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定价：30000元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30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成品尺寸：



互 动 · 互 动

“《读者》光明行动”(32)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秋天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米亚罗最美的时候，河谷两岸密林中的树木渐次经霜，叶子都被染成了鲜红色。伴着清爽的秋风，“《读者》光明行动”今年9月在这里筛查的第一批29名弱视孩子翻过鹧鸪山，踏过这片红树林，到北京接受免费治疗。

脚木足中心小学依大渡河支流而建，距马尔康县城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因各个村落间距离较远，孩子们都住在校园边的一排活动板房里，周末才回一次家。10岁的藏族小姑娘班马准在这里读四年级，这次筛查中，她被确诊患有弱视，左眼视力仅为0.1。人群中，这个腼腆的小姑娘并不显眼，印象最深的是，当工作人员问她“喜不喜欢上学”时，她点点头说：“喜欢，因为学校里的大米饭好吃，每天中午都有肉……”班马准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奶奶因患脑溢血瘫痪在床，爷爷年近70，一家四口住在40多年的老房子里，靠着低保金和进山捡菌子生活，家里人舍不得用瓦数大一些的灯泡，所以房间里从早到晚显得昏暗阴冷。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妈妈不会说汉语，班马准这次到北京接受治疗也是托同村的阿姨照顾。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班马准的视力提升到了0.4，性格也开朗了不少，治疗间隙她还给医生护士们跳了几段藏族舞蹈。班马准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学好普通话，这样就可以和更多人交流了。

“《读者》光明行动”已启动两年多，截至发稿日，总计收到善款7,447,164.54元。北京的欧阳女士一家自两年前开始关注本项目，到现在已经帮助18个贫困家庭弱视儿童恢复了视力；内蒙古的杨爷爷今年74岁，看到本刊的报道后，他戒烟戒酒，把省下来的钱都捐给了弱视儿童；江苏的徐女士每月定期汇来500元，她说，虽然自己在经济上不是很宽裕，但是觉得孩子的光明更重要，于是分12个月凑齐一个弱视儿童的治疗费用；深圳的张先生每年都要资助一个孩子，并在他们出院后继续同他们保持联系，给予孩子生活、学习上的额外帮助……点滴爱心汇集成巨大的力量，“《读者》光明行动”已帮助来自全国17个省份78个县（市）的947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得到医治，给近千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公益是掺不得假的事，只有怀着一颗柔软、透明、悲悯的心，才能体察别人的痛苦和不易，继而伸出援手。新的一年即将来临，《读者》杂志初衷不改，“光明行动”愿与您继续携手，传递爱心，接力善举，帮助更多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

腾讯乐捐通道已开通——“为四川阿坝120名弱视孩子筹集治疗费”，微信“扫一扫”即可捐款，数额不限。还可领取捐款箱，发起爱心筹款，邀请朋友“一起捐”。



致
歉

本刊2015年第23期在稿件签发后，发现卷首语与前一期某篇文章部分内容重复，编辑部及时作了更换，并通告全国各印厂。因中闻集团武汉印务公司内部工作交接出现疏漏，没有按编辑部已经更换的内容印刷，致使湖北、湖

南、江西三省发行的2015年第23期《读者》卷首语与前一期内容重复。在此，我们向读者真诚致歉！今后，在编辑、印刷各环节我们将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让杂志更趋精美。

《读者》编辑部